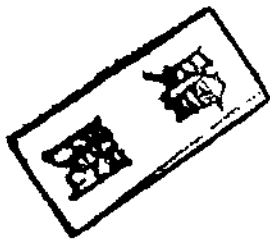


11 MAY 1940

# 中國 藝術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京北  
福羅洋行

(經售) 歐美呢絨嗶嘰  
男女西服大衣  
花素綢緞紗羅  
(特點) 物質美而堅固  
1940式樣維新  
售價格外低減



(地址) 北池子德盛洋行舊址  
(電話) 東局六三三三號

人人  
用愛

壽字牌牙刷

老子牌

衛生 新式 精工 廉價 固料 點優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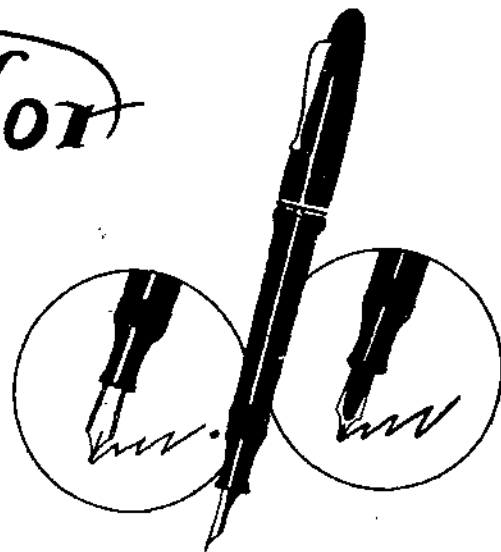
品出廠工刷牙生街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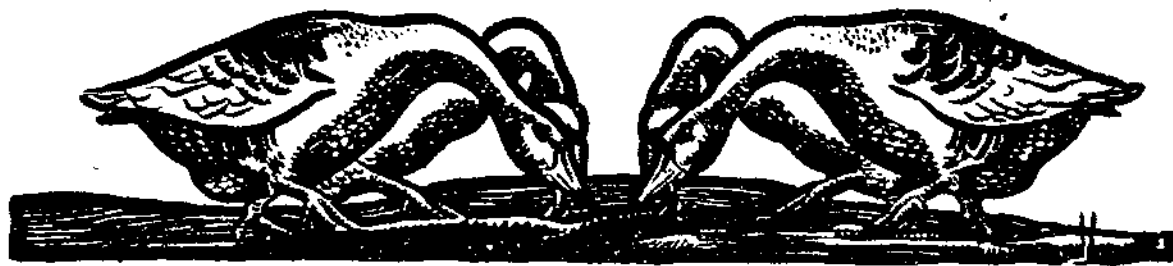
售經有均房藥店商貨大各·號八首南街正場市安東店支

修配，販賣，電刻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北京燈市口七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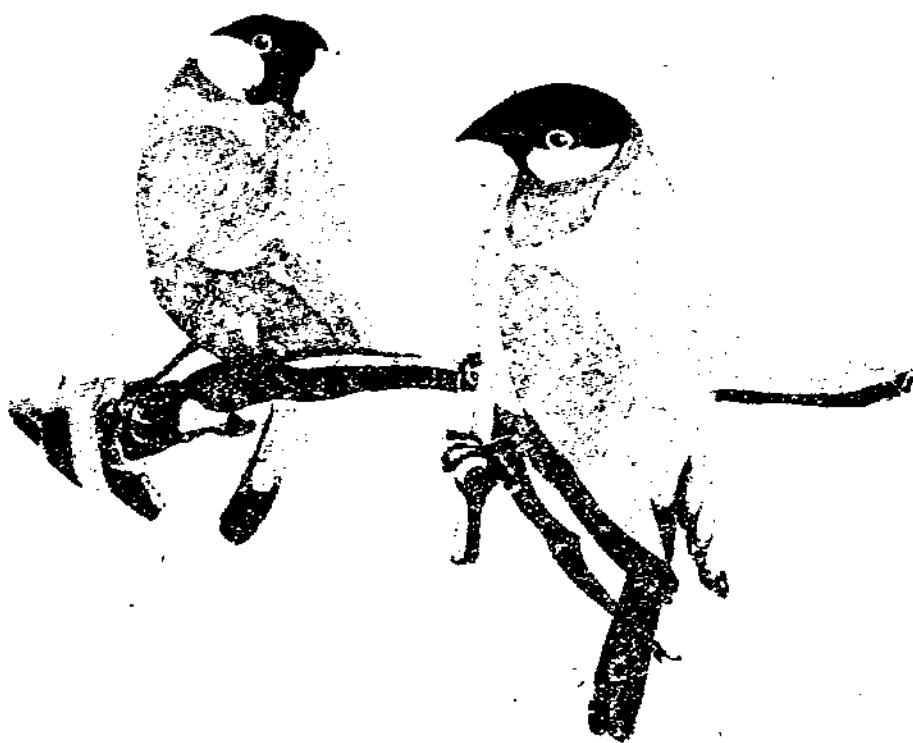
Sailor





# 中國文藝

五  
月  
號



第  
二  
卷  
第  
三  
期

---

中國文藝社發行

---



仄韻樓詩藁	金受申(壹)
梵香吟草	傅嵩楫(壹)
和杜悅鳴先生感懷詩	杜度(壹)
雲水集	觚宦(壹)
笏山散人吟草	笏山散人(壹)

新詩

寄遠	開元(貳)
Sapphics	H H(貳)
尋春者	衛緯(貳)
靜夜	野火(貳)
鷹	白金(貳)
題已失	李駿(貳)
霧之晨	林子規(貳)
有懷	莎萍(貳)
自繪	孟枯(貳)
殞星	曹妮(貳)
冬村	汎芷(貳)

論文

創造與選材	靳極蒼(元)
我國前一世紀大眾戲劇作家兼實踐者	張鳴琦(四)
新文化建設與文學家	史翼之(四)

批評與介紹

「驢背之旅」譯文討論	DD 何漫(四)
------------	----------



# 月刊 中國文藝

第二卷·第三期(五月號)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 隨筆

漢文學的傳統	知堂(一)
馭夫術	芸蘇(五)
古物識微	瀾滄子(七)
關於「桃花源」	應淡(九)
釋煩惱	袁復光(三)
一個聚會的雜談	本社(三)
北京糧價	飛(四)
病房雜記(三)	張我軍(五)
戰爭與和平	張深切(七)
廢言廢語	者也(八)

## 散文

寄居草	慕容慧文(一九)
憂鬱之家	果菴(三)
人	蕭菱(三四)
春	梁雲(三五)
野店	麗節(三六)
聲音	孫羽(三)
園亭	方則慈·吳興蓮合譯(三)

## 全 國 著 名 雜 誌 介 紹

<p><b>中國公論</b> (月刊)</p> <p>政治經濟輿論</p> <p>社址：北京郵局信箱46號</p>	<p><b>婦女新都會</b> (三日刊)</p> <p>婦女生活畫報</p> <p>社址：天津特別一區福州路26號</p>	<p><b>青年呼聲</b> (週刊)</p> <p>青年問題研究專刊</p> <p>社址：北京北長街26號</p>
<p><b>法文研究</b> (月刊)</p> <p>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主辦</p> <p>社址：西交民巷71號</p>	<p><b>中和月刊</b></p> <p>研究學術·灌輸知識</p> <p>社址：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p>	<p><b>藝術與生活</b> (半月刊)</p> <p>藝術綜合雜誌</p> <p>社址：北京西長安街和記印書館</p>
<p><b>立言畫刊</b> (週刊)</p> <p>戲劇文藝·生活綜合刊物</p> <p>社址：北京宣武門外椿樹上三條</p>	<p><b>新婦女</b> (月刊)</p> <p>婦女生活刊物</p> <p>社址：北京中南海東四所</p>	<p><b>中國</b> (月刊)</p> <p>政治·評論·文藝</p> <p>社址：上海虬江號972路中聯社</p>
<p><b>再 建</b> (旬刊)</p> <p>中國公論姊妹刊</p> <p>社址：北京中國公論社轉</p>	<p><b>南京新命</b> (月刊)</p> <p>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雜誌</p> <p>社址：南京復興路200號</p>	<p><b>中國青年</b> (月刊)</p> <p>學術·論著綜合雜誌</p> <p>社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p>
<p><b>朔 風</b> (月刊)</p> <p>討論學術發揚東方文化</p> <p>社址：北京西單北大街248號</p>	<p><b>華文大阪每日</b></p> <p>政治·文藝綜合雜誌</p> <p>發賣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p>	<p><b>濟南文教</b> (月刊)</p> <p>文藝綜合雜誌</p> <p>社址：濟南東關外華美街11號</p>
<p><b>南京國藝</b> (月刊)</p> <p>純文藝雜誌</p> <p>社址：南京中山北路55號</p>	<p><b>國 風</b> (半月刊)</p> <p>評論·專著·翻譯綜合雜誌</p> <p>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032號</p>	<p><b>新 光</b> (月刊)</p> <p>婦女·論著·美術·文藝等綜合</p> <p>社址：北京西單二龍路30號</p>
<p><b>教育學報</b> (季刊)</p> <p>研究教育刊物</p> <p>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p>	<p><b>全 家 福</b> (月刊)</p> <p>婦女·小說·生活·漫畫綜合</p> <p>社址：北京東城新開路45號</p>	<p><b>新 東 方</b></p> <p>政治·經濟·文化綜合</p> <p>社址：南京太平路三八二號</p>

國內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莎士比亞傳·····劍鐸譯(五)

南國作家最近動靜·····W C C(五)

王獨清論·····史美鈞(五)

文壇報導·····文木杉(五)

藝術

談舞蹈的實際與形式·····梅平(五)

法國音樂家介紹·····張維之(五)

漫畫·····孫特哥等(六)

畫報·····諦聽(六)

短篇

青龍劍·····畢基初(六)

餓·····國新(六)

離婚·····蘆沙(七)

追求·····楊潤華(七)

中學生日記·····寒流(七)

長篇

咆哮山莊(密愛黎·勃朗特)·····林栖譯(八)

編後記·····編者(八)

# 漢文學的傳統

知 堂

這里所謂漢文學，平常說起來就是中國文學，但是我覺得用在這里中國文學未免意思太廣濶，所以改用這個名稱。中國文學應當包含中國人所有各樣文學活動，而漢文學則限於用漢文所寫的，這是我所想的區別，雖然外國人的著作不算在內。中國人固以漢族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蠻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滿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國人這團體裡，用漢文寫作，便自然融合在一個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漢文學之傳統，至今沒有什麼變動。要討論這問題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這里不過就想到的一兩點略為陳述，聊貢其一得之愚耳。

這里第一點是思想。平常聽人議論東方文化如何，中國國民性如何，總覺得可笑，說好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是一是皂隸傳話，尤不堪聞。若是拏專司破壞的飛機潛艇與大乘佛教相比，當然顯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學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臘，他自有高深的文教，並不亞於中國，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出品，所以東西的辯

論只可作為政治宗教之爭的資料，我們沒有關係的人無須去理會他。至於國民性本來似乎有這東西，可是也極不容易把握得住，說得細微一點，衣食住方法不同於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別，如喫飯與喫麪包，即有用筷子與用刀叉之異，同時也可以說是用毛筆與用鐵筆不同的原因，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異表現。但如說得遠大一籌，人性總是一樣的，無論怎麼特殊，難道真有好死惡生的民族麼？抓住一種國民，說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義是好或是壞，結果只是領了題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調罷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說漢文學的傳統中的思想，恐怕會被誤會也是那賦得式的理論，所以岔開去講了些閑話，其實我的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想說明漢文學裡所有的中國思想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後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為強者保障權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響，談性理則走入玄學裡去，兩者合起來成為儒家衰微的緣因，但是



我想原來當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離婁下有一節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末了的譬喻有點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顏回並列，卻很可見儒家的本色。我想他們最高的理想該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理想不知何時讓給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個顏子，成爲閉戶亦可的態度，以平世亂世同室鄉鄰爲解釋，其實顏回雖居陋巷，也要問爲邦等事，並不是怎麼消極的，再說就是消極，只是覺得不能利人罷了。也不會如後世「酷儒書」那麼至於損人吧。焦里堂著易餘籀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卻亦以是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即

真理也。劉繼莊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案淮南子秦族訓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古人亦已言之，劉君却是說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賢制禮定法全是爲人，不但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爲一貫之道歟。章太炎先生著蕪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諸言絮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卽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絮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

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壓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為儒家之理想矣。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佔了，以爲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我常自稱是儒家，為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中國人能保有此種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於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於這事我倒是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為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只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為孔子生於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杞憂，我只怕

的是儒教徒的起鬪，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禮和子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稿矣。對於別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只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別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爲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復到原來狀態，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說到這裡，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漢文學裡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只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內說而已。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爲文藝之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却並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為我深知凡有助長於一切事物都是有利的。爲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爲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態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爲鑑。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題曰女，中引莊子天道篇數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於此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此與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樣，文人雖然比不得古聖先王，空言也是無補，但能如此用心，庶幾無愧多少年讀書作文耳。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但是上邊講了些廢

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裡只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於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別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我想恐怕沒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尙書實在太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學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儘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裡會說，「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這里除重對偶的駢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是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彷彿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那里去，而且變的一點裡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

意。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却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確證。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駢偶或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並沒有比從前能夠改好得多少。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顛倒了。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是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於駢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不過這里的難問題是在於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於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問。但是我總自以為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夠將駢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話文裡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於阿芙蓉，雖然有治病的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癮，不是玩耍的事。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並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於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將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三月廿七日。

# 馭夫術

芸 蘇

古者周公制禮，所以女子受防閑，今也周姥立法，自然是要掉一個箇，於是乎男子也就難免被套上一副無形的羈勒，去受制御了。友朋閑居，談論及此，總不能不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之嘆息。其實平心而論，家庭之於男子，不過占據其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其於女子，則幾乎可以說是占據了她的生活的全部，所以丈夫關心妻子，總不如妻子關心丈夫之深。古人有言：「良人者，所仰望以終身也」，既要仰望以終身，自然不得不盡其權力所及，設法把他拴緊，免生意外，所以妻子想要制御丈夫，原無可以非難的餘地，所可討論者，只在其制御之方法何如耳。我有父執某武舉人，好騎馬而無術，束縛馳驟，不得其道，終於爲馬所摔，折斷鼻梁，很可爲不講方法者當作前車之鑒也。

考究如何制御丈夫，本是女人切身的問題，用不着我輩男子出來越俎代庖。不過話雖如此，我輩究竟是個被制御的對象，休戚相關，所以也就不能不盼望女人之制御丈夫，周旋中節，能像文子所說那樣：「如造父之御，內得其心，外合馬志」，如是，則伊們既可以達其目的，而我輩也省挨些不必要的鞭策，用敢貢獻幾句，供其參考，雖則爲人，實亦爲己。而況「以夷制夷」，「用華制華」，已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要治男子，而不請男子當參謀，烏乎其可？古人有言：「唯賊知賊」，我則曰：「唯男子知男子」。昔者清祖皇太極舉兵內犯，軍事雖極得手，而政治終無辦法，深覺得要統治中國，非利用有本領的中國人不可，聽見所屬明帥洪承疇可以色彈，於是不惜犧牲其愛妃傅爾濟特氏的色相，改扮婢裝，入侍承疇，費盡苦心，竟把承疇勸降，而清朝終得承疇的力量，壁劃經營，遂能統治中國，垂三百年；女界同胞焦心於制御丈夫，不得其道者，大有其人，今不費吹灰之

力，而能得我這個克繼祖武的人物，自告奮勇，出爲獻替，其可以不言聽而計從乎？

然則制御丈夫，何者爲要？我敢掏出赤誠，獻上一字真言曰：「愛」。韓非子說過：「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實在是至理名言。「愛」是女子唯一的法寶，無上的利器，只要她能拿出真實的愛，運用得法，男子沒有不俯首貼耳，任其操縱的。現代女子對付丈夫所用的方法，大都不出監視，干涉，聒絮，吵鬧這幾齣，而不肯用她那溫柔的愛情來作武器，實在是很大的錯誤。男子性情，大都愛好自由，雖偶爾惹草沾花，原不過逢場作戲，絕不會有放棄家庭的念頭，如果你時時監視。事事干涉，捕影捉風，妄事拘束，使他動彈不得，連友朋酬酢，也難自如，他豈能不拿你當個活枷鎖看待？若再因些小瑣事，就來聒絮吵鬧，必致使他回到家來，便覺頭痛，畏家庭如地獄，如此做法，不啻爲叢驅雀，爲湯武驅民，容易發生意外，總不如稍加放任，以愛羈縻，將家庭造成溫柔鄉，使丈夫覺得處處稱心，無事外求，自必不肯舍家雞而逐野鶩，而閨內女王，也就可以垂拱而治了。

德國何輔民士陶(von Hofmannsthal)有一首歌說：「婦人對吾言，我並非枷鎖。汝不會立誓——永遠屬於我。男人的貞操，無有能保證；保證總成空，男子無常性」。婦復言吾友！怨走怨的路，浪遊各地方，縱情母後顧。多多的牀中，任君舒肢股。多多的手兒，任君細摩撫。「如果怨的杯，或會酌苦酒；更試此醇醪，看是否適口。但如我的唇，仍是較甜美」，婦人再申言，「回來我這裏」。〔據簡又文譯〕。讀了這首歌，令人覺得西洋女子能抓到男人的弱點，忍耐操縱，其手段實在我國粗心的摩登女士，高明得多。我國的女子多以

爲西洋尊重女權，一定是把丈夫踩在地下的，因此也來東施效顰，視丈夫如草芥。極端之例，且不必提，舉其輕者來說，拿丈夫當嫖婦，命其看管小孩者，有之；以丈夫爲廚子；命其燒煮茶肴者，有之，聚會起來，津津樂道，互相讚美，殊不知這樣做法，只有枉傷丈夫的自尊心，絕不是創造家庭幸福的途徑。西洋我是沒有到過的，實地情形，雖未親歷，但在作品中所看到的西洋女子，多是優柔纏綿，其愛護丈夫的周到，比我國列女傳中的賢婦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決不是我們的女士們心目中所想像的那樣的粗暴。

伊爾文見聞記這部書，凡是上過高中的人，總該看到了吧？書中有一篇叫作妻 (The Wife) 的小文，敘述作者的朋友列士利 (Leslie) 因投機破產，怕他愛妻麗麗知道傷心，強裝笑顏，多方掩蓋，但憂鬱之情，終爲其妻看出，雖遭整話，仍不吐實，後來聽了伊爾文的勸告，乃懷着危懼，告訴其妻，初以爲其妻必失望落膽，不能自持，而事乃竟出意外，其妻聽完，反快活得像天使一般，兩腕環着他的脖子，問他這幾天的憂悶，是僅僅爲着這一點小事而已嗎？於是立刻扔掉那豪華的生活，只帶着一張紀念愛情的豎琴，到鄉下去過那家徒四壁的日子，雖遇環境陡變，却略無懊喪，仍終日彈琴唱歌，歡樂逾常，以慰安丈夫，使他的丈夫反覺得此時所得到的幸福，比富裕時所得到的還要多得多。我在北大預科上英文課的時候，讀到這篇文章十分喜歡，以爲得妻如此，真是幸福，因而對於西洋女子，大懷好意——不，不，這話有語弊，應該說，大抱敬意，纔懂得我國的留學生，喜歡討那非我族類的外國老婆，固不盡由於好奇而然也。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後來的行動雖稍嫌過激，其實也是個極痛丈夫的典型的賢妻。當她丈夫疾病沉重，無錢治療的時候，因她丈夫素抱不借債主義，只好偷偷僞造老父的筆蹟，瞞着丈夫去打來一大筆的印子錢，作爲轉地療養的費用，她的丈夫後來雖很發蹟，但她怕他生氣，仍不敢告知此事，只好瞞着丈夫的耳目，樽節家

用，有時徹夜替人寫字，得些報酬，以攤還債款，如是者前後達八年之久，後來債主因要務不遂，宣言要告她僞造文書的罪，她丈夫知道，不但不表同情，反辱罵她破壞他的名譽，並說：「男子是不能連名譽也爲妻子去犧牲的，是不能連身分也爲妻子去犧牲的」，她這纔知道丈夫的自私自利，其愛她者並非真實愛她，乃是拿她當玩偶玩要，就駁他說：「可是自古以來，有好幾百萬的女子，是這樣幹的」，她傷心之極，便拋下丈夫和親生兒女，單獨出走了。讀了這篇戲劇的人，恐怕沒有不同情娜拉愛護丈夫的至情，而罵她丈夫的不是人吧。

斯蒂爾 (Richard Steele) 的小品集中有一篇題名「僥倖幸福 (On Conjugal Happiness)」的文章，敘述了真妮 (Jenny) 對她哥哥畢克司達夫 (Richard Steele) 稱了她怎樣愛她丈夫脫蘭啓拉斯 (Tranquillus) 之後，真妮接着就說：「……老實告訴你，我現在只有一個恐懼徘徊在我心裏，常常當我在萬分滿意之中，使我頓然感覺煩惱：你一定知道，我怕的是在他眼裏我不能永遠保存像目前這麼可喜的模樣。你知道，畢克斯達夫哥哥，你有魔術家之名，若是你能够傳給你妹妹一種駐顏的秘術，我的快樂真是勝過于我做了大千世界的主人，就是你在星夜裏指示給我看的——」，「真妮」，畢克斯達夫對她說，「用不着向魔術求助，我要教你一個簡單的法則，絕對能够擔保你在像脫蘭啓拉斯那樣鍾愛你的，性情又溫和又合理的男人眼裏，始終是一個可喜的人兒。努力于取得他的歡心，你就會得到她的歡心；永久保存着你现在求這種秘術時候的心情，我敢包你絕對不會有需要這種秘術的機會。一種不可侵犯的貞節，欣歡的心境同溫和的性情，在標緻的麗兒的各種嬌媚引力丟失之後，仍然能够繼續存在，并且會使她的愛人看不出她容顏的漸漸衰老」。畢克斯達夫這一番議論，把那馭夫術的精髓，發揮無遺，很可供我們的女士們玩味揣摩，用不着我們再去畫蛇添足也。

# 古物識微(一)

瀾 滄 子

清紀頌(?)淡彩川水扇面 題云，茫茫一望河川影盡付彌蕪烟柳  
中壬戌秋盡補祝燕老長兄壽 困(?)匪弟紀頌(?)

此畫不知描寫何處實景，然絕似北京附近風景，誠寫實佳作也。  
傳彩清淡簡單，水墨以外，只青與赭二色而已。寫水鄉平遠之景，無  
一筆不自然，無一點習氣。所差者工夫尙未精深耳，否則即可臻於化  
境。

古今作家大抵可分爲三種。一筆墨有淵源，而又以自然爲師，文  
質彬彬，斯爲上乘。一筆墨雖有來歷而殊少自然之氣，文而不質，可  
爲畫師而難稱大家，此外有一種畫家不依傍古人，不因襲傳統而一以  
自然爲師，如宋之牧溪其表表者也。方外作家多屬此派。彼等眼中不  
知有王李，遑論董巨而其大成者則卓然獨立，睥睨專家，未可以其爲  
敦外別傳而擯斥之也。至若明末清楚之大家石濤上人則可謂能融合第  
一種作家與第三種作家之長而治爲一爐者。

北京附近風光似受黃塵影響，過於單調淺淡。余居阜外時，常用  
水彩寫生。所得色調恰與此畫相似，嫌其單調，遂不復多作。惟雨後  
塵落，自然色澤較爲濃艷鮮明，可引人興味耳。北京左近未曾出大畫  
家，良由於此。

山水畫以樹石山川房屋爲主。此畫只前景左村角落中有一孤樹，  
且甚淡漠其右方有樓一座。背景右角山丘突起，稍帶微鼓，其左右一  
塔轟焉聳立，下爲伽藍。再往左方，汀洲之間，露橋杆一簇。又折回  
右方則片帆獨駛，徘徊於港灣內。水通前景，一扁舟載漁子二人撒網  
捕魚。此外唯見村落平房三五成羣，爲點點烟柳。參差，  
遠山朦朧而已。如此畫題，雖有聖手，無從發揮。趙大年之平遠的鄉  
村風景，亦爲天所限而時嫌平板。

畫家字終不及其書。嘗觀米虎兒題畫詩，文字筆墨俱甚草率，似  
漫然不經意者，而其畫則精湛勝乃父。今觀此畫亦然。

扇面構圖爲一種特殊的方式。水平線之描寫大約有兩種。一不爲  
扇面所拘束而依照普通方法描寫。扇面上下彎曲而水平線則依然水  
平。一隨扇面之弧度略爲彎曲，於是一幅之中有兩水平線相交又焉。  
然無論何種，其落款皆與扇之摺痕平行而作欹斜之狀。

明周叔祐荷花金魚扇面。題款篆書江陰周淑祐五字。真僞未辨，  
然畫風可紀。案畫史謂其畫稱絕品，花卉蟲鳥用筆如春蠶吐絲，設色  
鮮麗，氣韻生動。此畫用筆誠如畫史所言，蓋從顧愷之來也，而渲染  
淡雅，又爲清和甫田一派沒骨之淵源。唯輪廓俱勾出，僅纖細如花蕊

之物不加雙鈞耳。全幅有刺繡韻味。

清雪舟畫水墨山水扇面題款云，謾謾松下風悠悠塵外心以我清淨耳聽此太古音壬辰重九後一日擬南田老人遺意於羊城客次奉墨緣觀察大人鈞政西湖南屏雪舟繪呈。案韜養齋筆記云雪舟廣東某寺僧，曾雲遊京津上海，山水筆力蒼勁，墨色渾沈，尤宜小幅。

清朱瑛淡彩山水扇面 題款云秋浦 辛丑小春朱瑛爲青匡詞兄寫此明李流芳一派畫風，輕描淡寫，而文雅有書卷氣。秋浦之中，雙帆並駛，船客相顧，如聞笑語，筆簡而意妙。黃葉紅樹或照映日光，或婀娜生姿。可稱妙品。

清馬昂秋林杖策圖 金地斗方失群冊頁。真偽未辨。右上角題秋林杖策馬昂。有白文朱地方印，爲蕭齋二字。畫鄉村景色頗出神。山用亂柴皴。遠山着色。樹木人物略施青綠及淡赭。筆墨蒼勁。似得石田遺意。史謂其尤工青綠。此畫雖以水墨爲主而點綴青綠，老到簡鍊，生色不少，信有由也。

清余垣水墨山水人物扇面 題款云一間茅屋兩株松抵得雲山千萬重清澈心原似明月忘言日日此相逢 乙未夏六月仿梅花道人法 鏡珊大兄雅屬 竹溪余垣 筆墨淡雅而工夫尙欠精深。畫風似受西法影響。清代山水畫家受西法影響者以吳墨井爲最著，故其畫時有異國情調。此種畫風特色有 寫實一也。明暗特別分明二也。有此特徵故清新自然，重渲染，重墨不重筆而與傳統的象徵的畫風相對立。董北苑

已有此種作品，觀者幾疑其爲近世人手筆。日本則現代作家如竹內栖鳳即屬此派。清代尙有戴本孝，譚半千等皆受西法寫實主義之影響。房屋及人物因渲染關係，特別發白。其長處在此而短處亦萌於此。

清季鐸水墨竹石扇面 題云蝶夢初回茗椀持一甌清墨仿天池蕭蕭幾葉涼生筆正是瀟湘夜雨時乾隆十五年六月寫於人倚樓復堂李鐸

此畫雖未必是真物，而筆墨頗佳。國朝畫徵錄謂復堂花鳥學林良，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按畫史謂林良善水墨花卉翎毛樹木遒勁如草書。蓋廣東畫家之錚錚者。然此畫題款謂一甌清墨仿天池則復堂畫學淵源可知矣。徐天池畫史謂其山水人物花虫竹石超逸有致，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畫則仿宋。總之林良徐渭皆畫中之浪漫派，而文長有時且流於怪誕。

清梁子渭溪橋聽瀑水墨絹地冊頁 又居廉秋柳鳴蟬淡彩扇面題云法新山人秋柳鳴蟬爲芸軒四兄大人雅正居廉。

廣東畫家自林良以下自成一派。畫風浪漫，描寫自然，時流於感情之偏激的表現。筆墨簡略而恰當，不拘泥於傳統。質勝於文，情勝於理。有時失之於粗獷，蓋富於革命的精神而缺少造形的美感。現代作家如林風眠氏以其不東不西之作風流行一時，筆墨橫溢而非神遊於規矩之中者，南國風土實爲產生此畫派之母體。求其例於歐西則西班牙畫派庶幾近之。

## 關於「桃花源」

應 淡

小時候念書講究背誦，所謂銀瓶瀉井也。其式是強迫的，我受這強迫的教育爲時很短，其間且喜逃學；後來穿操衣去跳蘇格蘭舞，便已經多看新書，與古書告一段落，沒有讀古書的機會，所真正念過的幾部舊籍倒是課外的事情，即何逸清先生（□□人，吾總角之友何炳棣的父親，□□印書館何□□的族叔，少年以辦教育名于鄉，一生清貧而終于使得吾友讀至研究院），義務課讀，他似乎頗喜歡讀古書，總是津津有味，有些我們覺得厭煩了，未免在旁啾啾作態，他有點耳背看見我們那樣：還以爲是聽得高興了，便愈講得自娛之至，至今回想起來就不禁失笑。每星期還要作一二篇古文，我總是得滿分，這却是高興的事，猶憶一文開門見山云：「曉起開窗，望屋瓦上，一片皆白，」云云，大家賞識。（題目大概就是踏雪尋梅記，雪自然是踏過的，梅則當病未能知爲什麼非要尋去不可，但那時却也虛妄的我到了。）其評語中有云，「終非池中物也」，當時不懂還以爲即是魚兒，今日思之，亦均頗可笑。我們讀古書有許多古怪的方法，譬如看綱鑑，我從頭看起，炳棣兄從後側看，彼時我不大高興那些奪錦標的法子，然而也只好遵守，此豈非亦一性剛才拙，與人多忤乎。——想起這句話，在陶公大概還有點謙虛若在不慧，那真是絲毫不客氣矣。

現在除了詩詞差能背誦，文章却一篇也背不出來，當時頂喜歡的赤壁賦，秋聲賦等也都忘了五七分也。桃花源記則是家中的窗課，家君上的書，現在還可以默記，銀瓶瀉井自然也還是不成。其實這個不

是短歌，或者四六句的東西，是難得上口的，不知何故却能記熟，今天拿出來重看一遍，覺得發生出來一點新意。大抵陶公是腦子頗遲鈍，因此也就很仔細準確，詩文能够有條不紊，都很完全，因此也就沒有所謂斧鑿痕。陶文不多，除與子疏及五柳傳外，好的也還是韻文。疏寫來大約較穩慢，是陶本色；傳長短，可以說忽然得之的罷，讀時也很爽快。記則向來是與人以驚奇，這爲麼呢？憶有句云：洙泗響微轍，漂流遠在秦，又有句云：

孔覽周王傳

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這在道理味的沈思加以點情之外，明明又可以看出他有時也是愛特殊想像的，故有人以陶潛爲江西詩派祖父，我頗相信。桃花源恐怕就是這個歸根掘穴的地方的一個老虎洞罷。他倒底怎麼寫出來的，這也很難說，我這裡不過是胡說而已。

記約七八十句，每句至多者沒有過八個字的，都是短句，一路短語雀躍而來，默讀之，亦彷彿有點喘不過氣來而心頭小鹿一自在跳着。至「見漁人乃大驚」，乃大驚，說不定陶公想到這裡才動筆，靈光一現，一片桃花，趕緊畫了一張素描也。中國詩文向例不分行，雖然金聖歎講律詩說過四條玉笋，兩行榆柳的話；除了很像美國自由詩的尺牘的擰頭之外，多半看便讓人悶損。我們可以把桃花源記分行排來試看，我覺得一點沒有勉強痕跡。一個完整的想像，靠着出奇的手法，引人入勝。我們把宅分成七十四行。



除「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向來有兩種標點法，似乎哪一句均不  
容人不分開念，或者是看也是一樣，其中以三字或四字的逗爲主，一  
逗之時又得順流而下，彷彿讀李白之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  
萬重山，李詩蕭脫表示喜悅，陶公於此則是入神矣。先不說藝術吧，  
比如在外國以銀數字當了自由詩讀，真是一棵小搖錢樹焉，那麼陶公  
也很容易得飲酒，並不必去乞食了。出奇入勝本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偶一爲之，或亦大可令沙士比亞吃驚，但丁吃醋乎？此所以連聖孔丘  
有時也不老實說話乎？

## 二

從前寫過一篇關於桃花源記，專談讀法，那未免如小朋友把我的  
屋子當作了桃花源來玩，雖然自己覺得可憐，自然也很薄弱。偶翻黃  
陶菴的文集，遊橫山記序中有云：

「昔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  
之咏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  
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老人卮爲比，以爲天壤  
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其實我們隨一回想或者前臆亦可有得；  
蓋文學本身即非現實，無所謂逃避耳。然而東坡何以忽不作詩人，說  
那種老實話呢？但只可惜是煞風景，未能動得陶公桃源之毫髮。明  
江天一止菴文集中有「文不可襲」小文一則云：

「生平多襲古人處，明知而不覺入其中，此皆不肯斷捨之過，果  
真能割捨，則吾自有吾心坎所窮討之境界，出而筆之於書，又殊足爲  
登臨眺詠者之所攬挹而不盡矣。吾何憚而不舍古人乎？然不從古人中  
經歷一番，則又空腸白腹，何所容其割捨乎？所謂到一山至一境，隨  
得隨捨，而後彼境之佳好可得；雖然，不獨之也，卽忠孝節義事亦不  
可襲，襲則無濟於家國天下，有死法無生氣。」錄畢重復感覺其大方  
可親。江天一雖在三百年前說此種話，不算太早，但不慧此刻重鈔却  
亦不算大晚也。國家天下的事情不容易說白，若筆之於書，則早爲陶

公所獨得，我們卽筆平得如何詳盡，總還是如車夫爭理，永無是處；  
牡丹亭的作者有云，公講理僕講情也，如江天一的話並不難翻譯，然  
亦只可說是吾亦講情耳。然而今日詩人只會作情詩而不講情，亦卽不  
講理，那末桃花源的讀法真不足爲外人道，實無他也。

## 三

藍玉霖著東征集卷六，紀水沙連中云：

「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峙，山青水綠，四顧  
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覺過也。番鱗嶼以居，極稠  
密，獨虛其中爲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可愛。」

「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爲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  
禾稻，謂之浮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罟罾，駕鱗甲弓矢射  
之，須臾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洵不知帝力於何有  
矣。」

「鱗甲番舟名，剝獨木爲之，切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數，小者  
三五人，環嶼皆水，無陸路，出入胥用鱗甲，外人欲詣其社，必須草  
火，以煙起爲號，則番刺鱗甲以迎，不然不能至也。嗟乎，萬山之內  
有如此水，大水之水有如此勝地，浮田自食，鱗甲往來，仇池公安足  
道哉。武陵人誤入桃源，余疑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  
非欺我也。」

「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遊，于情弗暢，且恐山靈笑  
我，所謂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人弗皆得宴遊焉，則不  
獨余之幸也已。」

我想三談桃花源，實在難於及時雨的三打祝家莊，蓋竊意桃花源  
之佳勝不在文亦不在實，否則由來千種意就是桃花源也，陶公蓋乃以  
偶然的想像加上特殊準確的文章藝術成之。不慧近年來頗想看點不做  
作的古文，可是太不容易，那也本非容易的事實，不能單自罪于天下  
有字之書多所未觀耳。如藍玉霖的小文似卽不惡，曾經數次紹介與入

時的青年男女賞鑑，均願甚樂之，他們都是滿腹電影的，却亦能容納此種東西，可見我說陶文之妙不在文與實是的確不錯，而讀法似亦尚可保留，不讓他逍遙法外。東征集記荷包嶼云：

「辛丑秋余巡台灣北從半線遼海而歸，至猴樹巷以南，平原廣野，一望無際，忽田間澗水爲湖，周可二十里，水中洲渚昂然，可容小城廓，居民不知幾何家，甚愛之。……其實此種文字亦不過寫實而已，並不算難得，只是不容易寫得好，不然新西遊記，如所謂異邦情調的東西亦不爲不多矣，却只讓人覺得比古文更是做作，不能够因爲那是新的文章便都得以尊崇，所謂新文學的年齡才不過二十餘不能算多，却是也不爲少了罷。藍文又云：

「時斜陽向山，驅車疾走，未暇細爲攬勝，然心焉數之矣。……

「余生平生有山水癖，每當茂林澗谷，奇峯怪石，清溪廣湖，輒徘徊不忍去，慷慨有家焉之想，而吾鄉山谷幽深，崇巒疊嶂，甲于天下，所不足者河湖耳。是以余樂水更甚于樂山。……如荷包嶼其庶幾乎。連村落于嶼中，四面皆水，環水皆田，熾舟古樹之陰，即在羲皇以上，釣魚射獵，無所不可，……所恨千里重洋，僻在海外，不得常觀光上國，恐子孫渺見寡聞，如夜郎之但知自大，是則可愛也。姑死之以志不忘焉。」藍鼎元文比桃花源自然不成，因爲這又別是一路，然而我想也總可以補浮生六記之闕文了。台灣向有美麗島之稱譽，均不容埋沒也。

附記：

東征集六卷，有康熙末年藍廷珍荆璞（作者的兄弟）舊序，末一語云：「未知果有小補於台灣否也。」蓋二藍均爲軍人又具有實學家的頭腦也。其前有雍正十年作者同學王者輔序，開始云：

「從來軍中不言文，非謂無用文地也。……

「古人原未嘗有意爲文，說理談事如家常告語，其胸中有惻隱羞惡異性情流露行墨間，則爲至文。今人彫肝琢腎，句造字鏗，有藻繪而無義理，有浮華而無神氣，花鳥虫魚之外，不知宇宙中復有

何事可以爲文者，則所謂文非文，而所當文者不能文也。……其意且慷慨恣肆，而末一語殊有見識。序中又述作者之書云：「詞不當浮夸，而論切中乎人情物理，余不知古所謂才者何如，然以耳目所及見聞，蓋亦妙矣。……」前又云：

「余生平不好爲文，亦不樂觀無用之文，故于世道所標榜，稱名士，嚶嚶自詡風流者，概未有所許可，不意乃得之鹿洲山人。」鹿洲即東征集作者也。有用無用究竟怎麼講也很難說，平日思索，如不能讓人欣賞，只想批評的文書即無用，蔡福州外紀中有一則云：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此非故意歪曲却是真有正味，然而此只是說者的人品，事實未必然耳。藍文紀竹塹浦云：

「竹塹浦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鬍飾金，夸爲奇貨，由來舊矣。……然那城淡水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

「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病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爲溝澮，闢田疇，可用良田數十頃，歲增民數數十萬。……

「竹塹經營中才可辦，曾莫肯一爲議及，聽野番之戕害生民而弗恤，豈盡皆有胸無心，抑中才亦難得若是乎？大抵當路之人末由至此，故不能知，而至此者雖能能知而不能言之故也。」紀火山云：

「一在半線以北，貓羅貓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煙，夜有光，生番所宅，人跡莫至，吾聞其語而已。一在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小山屹然，下有石罅，流泉滾滾，亂石間。火出水中，無煙而有烟，烟騰騰高三四丈，晝夜皆然，試以草木投其中，則煙頓起，頃刻之間所投皆爲灰燼矣。……信宇宙之奇觀也。於戲，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尋常所能測度，類如斯已，未嘗經耳目，自以爲予智莫己若，真夏虫語水耳，君子所歎學問無窮，而致知格物之功又當兼閱歷驗之也。」這裡可謂清談理想而忍過現實，正是我輩的命運耳，記得當初開卷之趣不及此，故可補記之。

# 釋 煩 惱

袁復光

凡事總須有耐心，舉例來講，生活便是，呱呱墮地以後，不知捫來多少煩惱，隨時隨地，這煩惱好像電花，很容易迸躍出些。避開形而上，死便可謂是個終點，在這一段漫長途，不知有多少粒煩惱種子深掩在凌亂足跡裡，煩惱散盡，生命亦將滅絕。却是消散煩惱也需毅力，要一步一步牽墨，煩惱便就更糾纏，更沾惹。有那受不了的，既踟躕又思索，結果想解脫也解脫不得，空空耗磨時光。真的倒不如耐一點心，把生當影，影子一閃即逝，說來生似乎也在茶氣酒盞間便告閉幕，細細推敲生的種種，及不免落個聰閑里的儂子之譏了。

推敲不妨，總要樂觀些才好。試想人生究竟除開煩惱還有什麼值得悲觀的呢，左不過煩惱在脚踪追隨罷了。既知躲閃不開，那麼索性豁然自居，倒有些趣味可尋，太好了。就把煩惱做雲彩看，心算是太陽，一層雲翳飄來，宇宙自不免黯淡，可是太陽仍屬明亮，不會頓然收斂起光輝來的。雲翳不能永豪，況如一力作持，心境自會有力滌除一些煩惱障礙，客觀主觀如兩塊夾板，這樣煩惱自然被擠出來，或者如此還許較一世不懂煩惱的渾然一肉體的強，也是難免。

難能可貴的，便是人能無論何時何地從乾癟的週遭境遇中提煉出一點漿水，這與別處荆棘的生之途上委實滋養不少蘊葱。這種智能是付照妖鏡，可做鎖身法寶，便是如果煩惱蜂湧上來，可以用此鏡揭它一下，姜太公在此百無忌禁，這些牛鬼蛇神定會悄悄斂跡。這種心情非常難得，須加意維護；使愉快永遠流動心底，解除煩惱，不成問題了。若是時間一長，愉快把宅凝鍊得純淨，自是法力無邊，足以應付一切，同時也可譬做針管，一針扎進去，甚麼樣的環境也都隨了內心

變得渾圓，不再如何磨手。

人生不是蚌蚌，朝暮之間有生死，不容易做到，所以倒彷彿軟皮糖了，說長即長，說短即短。短雖短如石火，瞬間就告消滅，長又長得像蝸牛的緩爬，在不少的歲月片斷堆積裡，實在免不掉一種倦怠之思。可是如再細想想，這種倦怠念頭倒又沒有甚麼。人生的路，有幾條其直如矢的？總是灣灣曲曲才能耐人咀嚼。這倦怠就是那灣轉地方，必定在一定的期間稍一頓挫，然後生活的力量更覺洋溢，更覺興味；也便是「花明柳暗又一村」的主力點。所以人生有倦怠，管見以為無大妨礙，說得詩意，更是調劑；祇是調劑是調劑，沉湎是沉湎，如果終日沉湎倦怠，毫無絲毫振奮，那自然又是另一番筆墨了。

煩惱似乎是直覺說法，有點含糊。究竟煩惱是一種濃重的苦，等而次之還有傷感悵悵苦悶等等，這些是略淡而涉飄渺的苦。在青年人，感情如春日柳絮，隨風飄泊簡直無所棲止，偶然時間空閒，都會太息一聲，不過這太息是算不得煩惱的，近乎不滿，却又不大鑿確。因為青年人很少滿足的時候，歸根結蒂說何者為滿足的標準，因之也就泊沒。這祇算是一種悵悵罷。這悵悵少年時老年時很少有，多媚集于青年人身上，譬如風和日麗，一個好天氣原不足道，在少年多盡興享受，在老年則漠然品嘗，獨有青年人，說不定會生出一種抽象不具體的悵悵傷感苦悶的混和體的意念。這種意念足使心境微波，盪漾不止，各種略含玄哲味道的問題一一抽條發芽，埋在靈魂深處坐牢了根。由此，一得暇晷便要思索，思索拖問題，問題生思索，結果或將跌入憂鬱的沉默裡。這樣，輕微的悵悵換來濃厚的煩惱，青年人罹此苦的，想來總有。

人之一生中，黃金頑鐵全在這個時代。青年時期煩惱最多，雖不要緊，却也傷身，總之，煩惱全是握自己手掌中的，安心放宅，宅也不十分貪戀。話實在有點瑣碎，一種期待的苦心可却又餓了宅。

# 一個聚會的雜談

## 出席者——筆畫次序

評文文文文文  
論學學學學學  
橋川時雄 義石之良 王方紀 辛島

本美文文文文  
社學學學學  
張深切 我知武夫 村上 蘇民 蘇民 蘇民

深切 今天蒙諸位不棄，辱臨小聚，非常感

謝，這個小聚會的性質，並不是所謂座談會，祇是大家好久沒有見面，藉這個春宵來消遣一下而已，請大家隨便談談……又，辛島先生這次從京城來燕，實在很難得的機會，敬祝一杯聊表歡迎之意……。

辛島 張先生，你們為什麼不設一個中國文藝賞，好像日本的芥川賞也是什麼賞的樣子以鼓勵文學的向上……

深切 這個事情我們也考慮過了，不過覺得中國文藝社的力量還太薄弱，不敢擔任這個重大的責任，如果將來做得到的話，我們還是希望周作人先生給我們做一個周作人賞，那就很好了。

一氏 那也很好，你剛才說中國文藝的力量還薄弱，這是你個人的見解，據我們看來，中文現在無疑的是中國文藝界最好而且最有力的雜誌我想中文很可以創設一個文藝賞。

我軍 但是中國還沒有像日本能靠筆耕吃飯的文人階級，所以雖然有文藝賞，未必便有多大的效果。

辛島 我想從鼓勵這方面說，總有多少的効果。

深切 效果當然是有，不過在這文壇尚未再

建的時候，其效果總薄弱一點吧，現在為要再建

文壇的意思，是不是有組織文藝團體的必要呢？

我軍 那是困難吧，我想時機還尚早。  
一氏 是，也許時機還尚早，但是的確是必要的，如果先由懇親的集會而漸進入於團體的組織怎麼樣呢？

民生：是是！這個辦法好。

紀生 是，我也贊成這個辦法。

深切 晚上，本來錢稻孫先生和尤炳沂先生也豫定要來，恰巧周作人先生那邊也有約會，所以來不了。關於中日文翻譯問題，也很想請教諸位，對此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意見？

辛島 翻譯實在很覺得困難，尤其是日華有同文的關係，更覺得有困難的地方。

深切 是文體感覺困難呢？抑是語言呢？

村上 都困難，文體當然特別困難——因為氣韻無法能夠表現出來，就是語言也不容易……

辛島 同感同感，我覺得中文翻譯日文是比歐文翻譯日文更難的。

深切 張先生，日文翻譯中文怎麼樣？

我軍 我未感覺有什麼困難，我大概都是用直譯的方法多，有難解的地方據用意譯，我以為這種的譯法，纔是忠實的翻譯。

深切 中日文的翻譯，的確有相當的困難，因為兩國的語言組織不同——中國語是獨立語，日語是粘著語，所以翻譯上有許多不便的地方。

紀生 這次「學術」雜誌有一篇水滸辭典草稿倒有意思……。

辛島 (借看後)有意思有意思，不過這種書在日本也不少。

一氏 水滸傳之影響於日本的江戶文化是很多的。

橋川 是的，不少。

深切 這次的芥川賞「密獵者」和「光の中に」大家都看見了吧。

小竹 沒有(大家說沒有)怎麼樣，好麼？

深切 「密獵者」，我覺得不好，太不像日本作品，朝鮮作家金史良的「光の中に」倒不錯，取材也很好，不過結末稍微缺乏力量。村上先生對聊齋誌異的作品價值有什麼見解呢？

村上 我覺得是一個被壓迫階級的作品，是作者的夢幻和不滿或他的憤懣的一種的表現，也許因為他的太太不美了，所以他老想愛慕着美人因此用以幻想而去自慰他的這種慾望，(哄笑)可是我想從這裏是不能產生現代文學的。

民生 是是！

深切 這個作品你想好不好？

村上 當然是很優秀的作品，我想可以和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併駕齊驅的。

深切 我想世界上好像還沒有像他這一種的作家……。

村上 沒有沒有，日本和世界都還沒有過像他這種的作家。不但過去沒有，就是將來不再像這一種的作家吧。(下略)

# 北 京 糧 價

飛

在米麵價狂漲到如此的今日，誰能不承認食糧問題是橫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酒貴了我們可以少喝，煙貴了可以少抽，車貴了可以少坐，甚至於可以以不喝不抽不坐，惟獨糧食貴了，不但不能不吃，而且還不能少吃；少吃了，肚皮裡就得咕嚕咕嚕作響，身體也軟弱得有氣無力，可以說得你頭暈眼黑，真是件沒有辦法的事。奈何！

這無疑地是受着心理的驅使吧，近來看書，專愛注意到平日所不注意的米價問題。偶閱通鑑至漢文帝，見當時粟紅貫朽，一斗米只賣三文錢，不禁駭書神往，覺得那時候的人真是幸福，絕對受不着生活的壓迫，雖然只恨我們自己出世太晚，不能「躬逢其盛」再遇見這種好日子，但是看見米價這份錢，心裡總不能不癢癢，眼睛總不能不發紅。後來又看到「兩穀秋雨盈」上的「米價」一則：「槐鄉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燾傳：『永寧宣撫審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價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又不禁欣然色喜，覺得我們應該知足。現在米價雖貴，究竟還不過百元左右一石，但是和升米值二十金相比較，相差的遠遠而又遠呢！我們居然沒有生在那時而生在今日，還不算兩氣麼？

關於北京的糧價，在「越後堂日記」中，曾有下面這一段記載：

「近日都中百物踊貴，米麥尤甚。余所食米，去年春時，每百斤京錢二十八千，今漸至四十七千，昨日且五十千矣。雜合麵（以黑小米，菽米，和麥皮爲之，都中極貧戶所食。）一斤至四百餘錢（舊止百錢）。前日聞李合肥道官來辦平糶，設局於崇文門，又置分局於內外城，未知如何也。昨聞邸鈔，山西會中丞奏，省城銀一兩，易八三錢一千三四百，而斗米須錢二千四百。省南（平陽，汾河，蒲州，絳，解，霍，等州）紋銀一兩，易錢一千一百，元絲銀則易錢九百餘，斗米須銀二兩有奇。今日邸鈔，李合肥奏，據會國荃函稱：小米市斗每石二百九十斤，銀十四兩六錢，合官斗每石銀七兩三錢。高粱市斗每石二百四十斤，銀七兩三錢，合官斗每石銀四兩一錢零。是會說所稱者，乃市斗白米也。合肥又言：據河南委員稱：該省時價小米市斗每石一百九十斤，制錢六千三四百。合銀四兩二錢零，按官斗每石一百四十餘斤，約合銀三兩二錢零。高粱市斗每石一百八十斤，制錢四千四百五十，約合銀三兩，按官斗每石一百三十餘斤，約合銀二兩二錢零。合都門紋銀一兩，易京錢十七千，松江銀一兩，易十六千五百，而市豆每石一百五十斤，白米百斤至五十千，已合銀三兩，一石則合銀四兩五錢；小米百斤至四十餘千，一石須六十餘千，合銀三兩七錢有奇；高粱都人食之者少；白麵每石一百三十斤，須京錢六十千；小米麵

每斤京錢四百六十；然則京城米價貴於河南，滿漢游民，徒食日粟，饑餓飢者，又紛至沓來……我曹無死所矣。」

這篇日記，是光緒三年十月初九日所記，離現在已有六十四年之久。彼時都門米價，每百斤纔賣到京錢五十千，按現在北京洋價每元易京錢四十六千折，則不過一元一角，每石市斗百五十斤，不過一元六角零；雜合麵一斤纔賣到京錢四百餘，即四個多小銅子一斤，合現在洋價還不到一分錢；小米百斤四十餘千，折合還不到一元；白麵每石百三十斤，須京錢六十千，合洋一元五角零；小米麵每斤京錢四百六十，恰合一錢，要是按彼時都門銀價每兩易京錢十七千來折成現在的洋價每元易京錢十二千二百餘計算，白米亦不過每百斤爲四元一角，每石六元一角餘；雜合麵每斤三分三釐；小米百斤三元三角；白麵每石百三十斤（約合現在三袋）六元四角有零；小米麵每斤三分七釐；而李尊客先生已經在叫苦連天，說他沒有死所，如果他生在今日的北京，白米貴到百元左右一石，還未見得真是上好的白米，雜合麵，小米，小米麵都貴至三毛錢一斤，洋麵十餘元以至二十元一袋，真不知道要急到什麼程度，還能活嗎？

時間相隔過久的事，是不堪回憶的，根本也就不應該去回憶它。因爲回憶的結果，無非是徒亂心曲，除了增加人生的痛苦和失望外，於事實是絲毫無補的。不要說是漢文帝時斗米只賣三文錢不能重見於今日，就是像光緒初年李尊客先生所大聲疾呼認爲貴到極點的那樣的糧價，敢說今後也絕對是不會再有的。你若去回憶它，追想它，成嗎？豈不是等於在做大夢。我們現在只希望食糧價格有能夠回復到五六年前那樣的一天，白米每石十三四元，洋麵每袋三元餘，雜合麵，小米麵每斤十餘枚至二十枚，那就是幸福了。

南人喜食米，北人喜食麵，這是天然的關係，很不容易改變。住在北京城的南方人，有數十年以上的老北京，一切言語，氣派，習慣，都幾幾乎和地道北京人完全同化，然而就是一樣，他們每天兩餐還是非得吃飯不可，至多也只能吃一頓麵，要是餐餐都不吃飯，那就苦了。試想在米麵價狂漲到如此的今日，住在不是產米之區的北京而非要吃飯不可，那可不是更是難事！無怪乎米價越貴，越是有入捨得買的。

「貴！算得了什麼，只要買得着。」這是今日一般有錢人們的口吻。於是他們有白米白麵可吃了！於是囤積的糧商也就大發其財了！

我想李尊客先生他要不是窮，絕不會如此感着切膚之痛，也絕不會這樣嘆着「我曹無死所」的。

「天下無如吃飯難！」設諸今日而益信；加諸現住北京的南方人而尤恰。請在米糧店門首排班站著的人們，是否有此同感？

# 病房雜記 (三)

張 我 軍

## 出院別走後門

在病房生活，大有與人世隔絕之概；不過病房的世界，隨時自有病房中發生的種種新聞，真叫做別是一般滋味，爲人世所嘗不到的。所謂病房的新聞，例如是今天又進來一個新患者，獲病的經過是怎樣特別，病狀又是怎樣出奇之類，尤其是生產的新聞特別地多。例如有一位太太，四十多歲纔產頭胎，非常的難產，婦產科的醫生、助產士、護士總動員，忙了一夜，好不容易安然下地的，是個男孩子，她的丈夫樂得嘴都合不上來之類。然而只有死亡的消息是輕易聽不到的。這些新聞，大都由一位護士練習生捎來，她是個十六七歲的，好說話的女孩子。我們管她叫做「包打聽」。

這一日，漫漫的長夜過了一大半，時候約莫在五更前後。我們的房外，忽而發出嘈雜的人聲、脚步声。被這聲音吵醒的我，直覺地以爲這大概又是難產的事件發生，醫生、助產士、護士們又總動員了，所以壓根兒就不去揣摩那聲音是從哪裡發出，迷迷糊糊地趁着聲音沈靜下去，又重入睡鄉了。

天亮了，「包打聽」來了。我想，昨夜的難產事件，也許又有什麼特別的新聞可以從她口裡傳來，於是便出了一個題目：

「昨兒晚上有人生產啦？」

「我想，我的「消息通」很足以叫她驚訝。然而她似乎並不驚訝，

只是很平凡地答道：

「是的。」

按老規矩，是出一個題目，她便做一大篇文章的，多半的時候，不出題目她也要指手畫腳地做一大篇。可是今日的情形，太不對勁兒了；我想，關於這個消息，她大約還沒有到手，所以對於我的問，只好漫應之。

下午，有事到護士室，可巧她們都不在，我便在桌前一個椅子坐下，一邊等着她們，一邊瞧瞧桌上的雜物。這時候，在桌上發見一張紙條，有意無意地點點寫着什麼。

「二十五號出院」

「唔，西隣的病人出院了！」我一面爲這位芳隣默祝，一面想「我們不知道那一天纔可以出院？」。這樣想着，把紙條拿起來一看，在「出院原因」欄內寫着死亡二字。

我怔了一下，然而立刻恍然大悟了。原來出院，並不限於痊癒出去，死了抬出去也是出院。想來這是當然的事，可是我們向來聽說病人「出院」，總以爲是「病好了」，不得不爲其祝福，所以乍看「出院」與「死亡」連在一起，便不由得一怔了。

昨夜五更時分，把我從睡夢中打醒的嘈雜的聲音，至此出典已經大明了。旬日之間，同一戰線內，東邊倒了一個，西邊又躺下一個，死神的魔手步步伸出，真有些叫人戰慄！

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走到安着屍房的院子站了一會兒，希望看

出一個究竟。但是那裡，並沒有形似死者的遺族的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一切一切都與平日無異，便是那陰沈沈的天，也和昨日一樣仍然是陰沈沈。

「大概是一早上就從後門抬出去了。」心裡想着，望望後門。兩扇大門，緊緊閉着，和往日無異，只是這會兒，露出瘳瘳而冷酷的面孔向我痴笑着，好像在說「你不用嚇我，朋友，我今天又吞一個了」。我當時打了一個寒戰，咬住牙關在心裡說：「無論如何，我是不走這個門出院的！無論如何！」

從此以後，我總不敢正眼看這個魔鬼的嘴似的後門。

## 初聞哭聲

我們住到病房，忽忽已過十二三天了。在這並不算短的十二三天的病房生活中，一回也沒有聽過哭聲。依常理想來，哭聲與病房，應該如形影之相隨。因為病痛的時候，往往是難免因肉體的痛苦而呻吟，而至於哭泣的。同時也難免因家族病亡而遺族環繞着哭泣。可是說也奇怪總沒有聽過。——不過，哭也許有人哭，只是礙於面子，不好意思囑啾大哭，而且都關在房裡，所以聽不見也說不定。

然而這一天，忽而一陣哭聲衝耳而來。是個小孩的哭聲。那聲音，斷斷續續，淒慘而無力。也許因為是小孩的哭聲，我總聽着是喊着「媽呀！媽呀！」

哭聲不一刻就停了。我心裡很納悶，好奇心又叫我獲得一種希望——大約本病房今日又有一段特別消息可以送到我們的耳中了。「包打聽」來檢體溫的時候，我立刻把這個破例的事件向她詢問。這回她却應答如流地說了：

「唔，那個孩子嗎？他今年纔十二歲，還是個孤兒哩。」

「他害的什麼病呢？手術啦嗎？怎麼難受得那麼哭？」

「病可多了！耳、鼻、喉、肺、胃、腸、都有病！」

孤兒，又一身都是病，不哭還是個人嗎？我不敢再問了，也不想再聽了。我並且悔不該打聽這件消息。然而她的嘴，好像轉動了的唱片似的，不停地說下去了：

「這孩子已經住院一個月了，是××孤兒院送來的。——病太複雜了，並且太厲害了，恐怕快完了。」

孤兒！老天待他已是够酷了，還叫他受這個罪！不過，話又說回來，他如果不是個孤兒，也許不至落到這步田地。

病，是人人害過的；病的痛苦，是人人所知的。人類雖然自詡為萬物之靈，事實上則天地間的生物，再沒有比人類再沒出息的了。喝一口生水，也許就鬧肚子，少穿一件衣服，往往就感冒，弄到肚子疼腦袋暈，躺在床上哼哼。在動物的世界，我們就找不出這樣的現象。

一個人害了病的時候，除了肉體的痛苦以外，還有一種精神上的難堪，這大約也是動物界所沒有的。所謂精神上的難堪便是「怕病好不了」。青年而未婚的，病勢沈重些的時候，當然「怕死」，因為覺得沒有享到人生的真正滋味便與人世長辭，未免辜負此生。結婚過的男女，病勢沈重時，當然更怕死，因為對於夫或妻以至子女，未免牽情。只是智識未開的孩子，害了病的時候，似乎只有肉體上的痛苦是難堪的。歸根結蒂，那個孤兒的慘哭，雖然嘴裡似乎喊着「媽呀！媽呀！」，卻未必是在留戀他的母親——他早已沒有母親叫他留戀了，而是爲了肉體的痛苦而叫喊的。

人死，本是一件最悲慘的事，然而我對於這個孤兒，卻默祝着他能够趕快來個「原因死亡」的「出院」。他是沒有三親六戚以至其他的人在熱望他活下去的，而且便是勉強活下去，也是個殘廢而無依無靠的，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一個人而無人希望他活下去，而活下去又沒有什麼意思的時候，實在是生不如死。何況他的病是沒有希望的，這會兒又是那麼痛苦。更何況若是真有所謂「陰間」的話，在「陽世」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的他，到了「陰間」還有他的親爹親娘可以照顧他，不會再叫他弄到一身是病，也說不定呢？

# 戰爭與和平

張深切

人類的歷史，可以算是戰爭與和平的記錄。這記錄已經證明了人類沒有永和平的戰爭，也沒有不戰爭的和平。戰爭與和平本是出發於一點又歸結於一點的。過去未有為戰爭而戰爭，也未有為戰爭而和平，可見戰爭的目的是和平，換言之，戰爭是和平的一個手段。

個人與個人的衝突是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然而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戰爭是祇有必然性而絕對沒有偶然性。所以中日的這次戰爭，雖謂起之於盧溝橋，其實這不過是開火的動機而已，絕對不能說是開戰的原因；就是第一二次歐戰，也不能說塞爾比亞的槍彈，捷克和波蘭的炮火是其原因。

戰爭既必有原因，和平也必有理由。關於中日戰爭的原因，我們於此姑且勿論，因為那已是過去的事實，歷史家將來自有的論判與記錄。至若對於當前的和平問題，我們不但有權利，同時也有義務要發言的。

現在的國家社會，雖然有許多階級與部門，可是還可以分爲文武的兩大派別。武的當然是司戰與爭，文的是司和平。我們已然是站在文的立場，應當要爲和平來盡我們的天職。我們相信和平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是人類絕對必要的希求；雖然和平不能無條件，但我們的條件是衡量戰爭與和平的損益而決定的。如果戰之損比益多，那麼我們應該要和平，

如果和之益比戰少，那末我們寧可不開和平。

可是據過去與現在的情勢觀之，戰無甚益，和無甚損，我們何必執拗抗戰徹底呢。假如中國能維持到抗戰勝利的時候，那末中國所得的是甚麼呢，在這中間所損失的與所得的比較如何，這是常識問題；又不能維持到底的結果如何，也是常識問題，自無贅論的必要。換言之，中國若有戰勝日本的可能，和有何妨，若無可能，和有何不可；戰不能戰，可和而不可，塗炭生靈於無底止，此徒買人之怨，買人之怨，尙謂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誰肯相信呢。

越與吳尙可和，俄與德尙可和，德與歐美尙可和，爲甚麼中國與日本不能和，這可斷定不是中國的主見，一定是受了外國的嗾使無疑。再就遠交近攻策言之，本來是要像秦或德那樣強的國家，欲兼吞別國，才有用這個政策的必要，如我國自願猶不暇，怎麼還想去攻人的國家呢。這個政策的錯誤，民國二十年我在上海曾和一位藍衣社的要人激論過一次，我主張這個政策必成滅頂之禍；中國不能親隣善人，亦須取遠攻近親策，方能達到解放的目的。不料這個豫言，現在竟不幸的確中了，這是何等悲慘的一件事。可是已往不答，我們從今須知和平纔是建國的唯一方略，尤其是我們文化人，須本我們的天職來爲東亞與世界的和平繼續奮鬥努力的。



# 廢言廢語

者也

或曰：和久必戰，戰久必和；戰而不和亂也，亂而不定亡也。中國可亡乎，不可也。日本可亡乎，不可也。和，民之所好也。戰，民之所惡也。何莫由民之所好乎。

德國電擊丹麥，不戰而克。芬蘭顧憐威嘆曰：三百萬民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捷克問波蘭曰：英法何不救之。波曰：汝尚不識時務也，何不問諸已乎。

或曰：邦有治毅，邦無治毅恥也。或佛然應曰：邦無治毅，邦有治毅恥也。毅非爲慾，爲民也。曰：何謂也。曰：病需醫，無病不需醫之謂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天下有道，我不與易也。

或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或對曰：汝讀錯矣。邦有道，貧且賤，焉恥耶。邦無道，富且貴，焉恥耶。或又問曰：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何如。曰：未若無道見，有道隱者也。曰：何也。曰：有道見，鄙也。無道隱，怯也。無道見，勇也。有道隱，仁也。

某曰：藝術難於科學。曰：何也。曰：科學可學而成，藝術不可學而成也。夫藝術也者，靈感之表現也。必也得於心，應於手，而後表現之；不可做也，可做非藝術也，故難。

中美日報，肆意毀謗各方雜誌。或患之，或駁之。中文曰：不患

人不已知也，患所以立也。人雖欲自而，何傷於日月，民置信於我，中美其如我何。

日本女醫，廣瀨菊子，玉成其夫而被棄，以空扶斯菌注射於餓頭，誤殺他人，求刑巨重。刑法學界權威，瀧川博士曰：菊子雖謂受害者，實則被害者也。又特別辯護人，醫學博士竹內女士曰：菊子雖有罪，非其罪也。檢事曰：其夫迎新棄舊，忘恩背義，罪雖不容誅，無法可治也。菊子罪雖有可原，刑不能免也。者也曰：是謂問題劇也。

立野氏於四月號改題「爆竹」，謂日本有爆竹與火花之別，唯中國似無也。此日人與人樂樂，中國獨樂樂之左證也。亦可謂日本解放的，中國個人主義的，家庭主義的也。者也曰：惜乎立野之說中國也，駟不及舌，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未可以言中國已矣。

村上知行氏題「賢臣不用反爲好」，文題雖未一致，言外有意也。彼復舉例曰：「嘗有美國婦人問辜鴻銘曰：聞貴國男子多蓄妾，所謂妾者何物也。辜曰：是亦男子疲乏時之靠椅耳。曰：然則一人足矣，何必多乎。如男子以一人爲不足，則女子亦可以一婦多夫歟。辜曰：咄，是何言也，汝不見此有茶壺一，而茶杯四乎，如茶壺四，茶杯一，則焉用哉。」

成邱氏曰：支那通有二，一則不知而胡罵者，一則知而親中國者也，胡罵者，我國人喜，而中國人不喜也。阿諛者，我國人不喜，而中國人不敬也。必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不善之，夫如是，中國人斯服矣。者也曰：成邱之言是。

# 寄居草

慕容慧文

## 窗

誰都承認宇宙的遼闊和偉大，只是每個人的看法不同；有的把自己的胸懷和自然連結在一起，有的却束縛住個人的身體在狹小的樊籠裏。這樣遂形成了對於這個世界的種種不同的看法，有快樂也就有悲哀了。

在我，缺少那一點粗獷的天性，常常把世界縮小到與我的身體相等，而整個的宇宙便像是我自己了。我頂喜歡從小小的縫隙去遼望廣大的原野。本來，我們來到世間還不是生命上的一個泡沫嗎？

因此，我愛好上窗子了。

窗是一個能開闢的門戶，就如同人的眼一樣，吸取進來複雜的顏色，又同時反映出去。我頂嚮往「百葉窗」這個名字，以為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形容。除了窗子以外，甚麼還能透露出那樣千奇百怪的面孔呢？

我說窗子，應該給它好多的比做。是軍人作戰時的望遠鏡，能縮近敵方的距離；是孩子所玩的千里眼，能容納紅紅綠綠的片子；是最完美的攝影機能排列好適當的角度；是說不盡的譬喻，能參透人生的秘密……。

記得我在一間角樓裏，曾經流連了許久，就是因為貪圖着從一方小玻璃窗所望到的天空。那窗子只佔一個極小的部位，玻璃四面窗框上雕刻着頂美麗的圖案，望見它，立刻會在人的腦海裏漾起一個遐想的：如同孩子望到雲，望見雨，一樣的起了連續不斷的幻想。

那窗子的上邊永是灰色的天空。因為我知道是在冬天，北方的冬天很難得一日晴朗的。天空的下面是矗立的木條，是街市上電線桿子

所組成的行列。同樣，還露着樹的上梢，那也是沒有一絲生命的原素的乾枯顏色。遠方却有一座紅色的小樓房，在一排排瓦樞之上，獨顯得它的高傲。這一切皆是靜謐的，我喜愛的就是這一點靜謐。這簡直是我的偏愛，我一站在它的前面就不忍離去。

有一天，我意外的被一陣喧鬧驚住了。那是吵嚷，呼叫，痛哭，咒罵的綜合而成的聲音。那時我正坐在迎着窗子的地方和一個人談話。直到那聲音如沸水似的泛出以後，我才俯下身去看窗外的地下有沒有發生過甚麼變故。這次可驚呆了我。我向那個陪我談話的朋友喊：

「哎！我們的窗戶底下叫汽車輾死了一個孩子！」

同時，我便轉回身子不敢再向下望了。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再喜歡那一隻小窗子。美麗之中原孕育着無窮的殘忍。人們時常企求那點美麗，却忘記了美麗以外的東西。從此以後我便不再愛好那窗子了，也不再眺望窗外的景色——樹梢和紅樓了。

不久之後，我離開了那角樓，投身到另外一個住所。我第一句話就問：

「有開向街市的窗子嗎？」

聽見的回答是「有」，我沒有說別的，就立刻又去尋求別一個地方了。

## 井

院外是牆，牆外是窄小的道路，路上常常缺少車馬聲，是人煙少到的地方。院裏是樹木和花草，僅僅留下通人行走的石磚砌成的走路。在道路和花木的中間有一口井。井是這安靜裏面唯一的一點動。

我說「動」，正是表現我的微小的偏好。按脾性說，我是高興一片

無語的寂寥，沉默才是最偉大的聲音，高爾基曾經寫過這樣的話：

然而，只有對於一切都已經說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人，沉默才是可怕的，痛苦的；對於還沒有開始自己的說話的人呢——對於他們，沉默是簡單的，輕鬆的……

而我愛好沉默也許是由於前者，在一切已無可言說的時候，我才沉默下來。這是靜之中的靜。不過，有的時候，伴隨着靜而來的是動。我更愛好這種潛伏在動之下的沉默，這便是屬於後者了。

四圍完全是靜謐：街市是靜的，花草是靜的，樹木是靜的，在冬天的日子裏連鳥獸都是靜的。只剩下這一方井水無日無夜的動着。雖然隱藏在地下，却也傳給地上一些活潑的生氣。

可是，我來到這座院落時，冬天已經完全走去，春天悄悄的跟了過來。那口井的三面環繞着一排木柵，高矮像一個年輕的孩子，塗着淡綠的顏色；另一面空着，留待汲水人放腳。我就在籬柵欄的土地裏栽植了幾種能爬的花木，其中有一棵是剛發育起來的葡萄。我想像着將來這井上將爲綠蔭遮掩，而且每當夏末秋初的時候，我們就有豐滿的果實可吃了。

但這究竟是幻想，兩年以後，三年以後，四年以後……的事情誰保得住呢？我這不過是僅僅點綴那口井罷了。因爲我只是喜歡那個一尺左右的井口，因此對於它的一切附屬的裝飾也就費盡心力了。

其實，井的愛好，在我已經是一件很悠久的事。

我知道井却是由傳說中得來。像是一「千年古井」和其它神鬼傳說的故事，在腦子裏堆積了許多。所留下的印像，不過是覺得它的可怖，好像是一個能陷人於死的處所。於是井在我，也和其它的孩子一樣，成了一件恐懼的事。也正因爲這恐懼，更懷抱一點希望了。

在我學會了遊戲的方法以後，常常每天下午搬了小凳坐在房前花下的土地旁邊，用一隻小鏟去掘井。一天天的工作，實在是充滿了一個能見到泉水的希望。孩子時代的夢想是可愛的，到夢想不能夠實現時，就自己先倒下水去然後再汲上來。因此也就得到希望的滿足了。那時，爲甚麼高興這渾濁的井水，我不清楚。

現在，第一次在我的院子裏有了井了。是千年的古井嗎？是有人曾在那下面犧牲過性命嗎？我並不需要知道。因爲我已經從聽故事的時候裏走過來，我自己也許是在創造更神奇的故事了。

我想，那故事是：有朝一日我能從井底裏，掏上一個公主。活潑的身子，柔美的面孔。就像是「費宮人」的偽裝。

但是，我又不肯這樣設想下去。井口的一塊磚，我始終沒有打開過，更不用說是找水桶來汲水了。因爲風味多少還缺少一些鄉村色彩。而我所有對於井的四圍的粉飾，不過是從靜中的動裏得到一點動中的靜的慰安而已。誰還敢想到別的呢。

## 音

每逢聽到刺耳的，喧囂的，都市的吵嚷，我就想逃避開點。明知擺脫自己的環境，去一個孤島上過日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從各方面減輕就是了。減輕的唯一方法是從接近移向遙遠。

常常和我們接觸的事物，起初是高興，其次是煩惱，終久是想隔絕起來。但是事物和我們之間的距離若永遠保持一個相當的限度，則永遠覺得可愛了。

我曾借住過一個地方——一所掩在高樓後面的房子。那樓上的窗戶裏，每夜都發生極亮的燈光，能夠射在我們的窗上。窗裏面時常有歌唱的聲音，那個歌永久是有頭沒尾的。我聽了那個開頭的平板的調子，已經不知多少次了。到最後，我厭煩下去，此後絕不再往那樓後的房子去了。

不過，我這次寄居的地方，窗子前面是又能夠看見一座樓的後身的。這樓高三層，第二層有一排窗戶，只能望見一半。樓是一所大營業。白日裏能見到自頂上煙囪湧出的黑煙。晚上，能看見閃爍的燈光，和街頭的一盞燈並列。於是我便深深喜愛這樓的調劑了。

這正是新舊與距離的解說。

然而，頂恰當的還是聲音，聲音須和我們永久保持距離，傳自遠

處的音樂，比在耳畔的要幽美得多；我們有餘暇來玩味那不甚震耳的音聲，却絕不能賞鑑在耳底的吵鬧的聲響。而且遠處的音樂一切皆極有次序，簡直可以做我的時間表。

一早，太陽還沒有露一點影子的時候，我在床上能聽見從教堂裏傳出來的緩慢的鐘聲，一下一下的，它是帶着人們做早禱嗎？因此，我想是該起床了。那或者到了早禱都已經完畢的時候。

黃昏，烏鴉叫過去，天氣慢慢黑下來。在飯後的閑散時間裏，我又聽見鼓樂的聲音，知道在那教會的門前又有人打鼓，有人歌唱，有人講道，更有孩子們的歡笑了。我想起那些靠着宗教吃飯的人，也想到一群睜着希異的眼睛的孩子。我們所能夠給他們的是怎樣薄弱呢？

晚上，一切靜息了的時候，我頂喜愛聽街上行人脚步的音響。可惜，這次房子不臨街，除了大聲的談話外，別的再也聽不到了。唯一的只有打更人的梆子和着手中的棍，一步步的落地。那聲音自遠至近又由近送到遠方。一樣的和諧，美麗。還有古城裏僅有的「硬面餅」的吶喚，也是一個沉寂極了的音調。

我更愛門外小鈴的細聲。那鈴子原是給客人所預備的。然而，每當有風的夜晚，常常被吹動出微細的聲音。像原野上走過的一隻羊，輕靈的，柔美的，滿是詩意的聲音。

鐘聲，鼓聲，鈴聲竟成爲我現在一時的愛好。我想，一切喧嚷的音響都可以沉寂下去，只這幾個聲音不斷，也可以伴我過許多寂寥的日子了。

## 灰

在我搬進新房子的晚上，天上就落下雨來。這是今春的第一次雨，珍貴得可愛。剛發芽的玉簪正可以從這雨點裏得到一點生氣。但，這雨很快的停了。第二天落下來大風。風和雨絕不相同，給人間帶來了寒冷。花瓣一夜又凍毀了，死水又結了薄冰，一切皆回到冬的季節裏面去。

第三天的早晨風才慢慢止息下去。留在街市上的是一片模糊。怎麼這時候還下這樣濃重的霧呢？

霧是灰色的，像是從雲間洒落到宇宙各處一張薄薄的面紗，所有

的房屋，樹木，和人物皆覆在它的下面。「伸手不見五指」是誰的吟詠呢？我以爲再恰當不過了。

實際上，構成這灰色的早晨的，霧不過只是一個原素。另外還有灰色的炊烟，它也和霧混合在一起，看不分明。唯一能辨別出來的是棄了那靈敏的嗅覺。

灰色——灰色的早晨：灰色的炊烟，灰色的霧。

我做了這灰色中的一個行人，四面摸索着我的道路。

經過兩個大門，到達新油飾的深紅大門前，我看見靠門牆一堆新倒的灰土，像是從一夜的爐火中剛被遺棄出來的，正冒着煙氣。有幾個穿戴破爛的窮孩子，拿着筐籃，從裏面撿取燒剩下的殘煤。

我瞥見了一個穿灰色衣服的女孩子從東面走過來。她的身子只有那牆的一半高。憂愁積在她的面孔上，把一個紅潤的臉變成焦黃和蒼白的顏色；由她的一雙蒙了白布的棉鞋，一件灰色的棉袍，和臂上纏着的黑紗，猜想她一定是遭遇不幸事件不久的女孩子。這樣年輕的歲月中，已經失去了愛的幸福的人。

她在群那揀煤球的孩子跟前停住了脚步，癡癡的望着她眼前說不盡的神秘。也許她曾經夢想過這事，也許這件事給她遺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也許她向那裏面找尋一點東西。總之這一個人生的角落，是和她的難捨的關係的。

這喚起了我的驚異。我想問：

「你爲甚麼這樣癡呆呢？」

可是，我爲面前的一片灰色迷了眼，整個的世界都是黯淡的顏色，那顏色再沒有比今天早晨來得恰當和真實了。我平常跳出這個世界的人，才對於這個灰色覺得奇怪。而那個女孩子也許發現平凡了。創造那平凡的該是俯身去撿拾煤球的一群人。

我目送着穿灰衣的女孩子離開了他們。她的顏色更慘淡了。片刻之後我看她出口進到一家紙店裏。我等候她的出來，在她腋下發現了一捲紙——爲灰色的粗糙紙張捲起的一捲白紙。

我知道她是拿着一束燒紙，到新近離開了她的親人的墳墓前去焚化；也許還默禱着一件別人難懂的心事。

但是，距離清明的節氣還遠得很，她爲甚麼那樣着忙呢？

# 憂鬱之家

果 菴

一個頂喜歡曠達的人却偏有着憂鬱的家。

根本是在都市的家，那就當然有一種憂鬱。且又是個不熱鬧也不甚蕭條的街和胡同，欲求官能的享樂是沒有，看霓虹燈的妖異顏色得上一里開外，流線型汽車每天也數得過來的，聽夜戲有相當的醫扭，一到夜九點胡同口外賣雜貨的山西人舖子和兼賣米面的油鹽店就閉門了，月色以幽淒的調子投在打二更梆子人的身上，就是這麼的一種「繁華」；可又找不到陶然亭和先農壇那樣蕭然與幽邃，詩人們的墳墓呀，古昔名妓的塚碑呀，會說幾句風雅話賣茶的和尚，弔死過垂老妓女與失意人或窮途者的松楸等等。吹起野風的葦塘與麥田又與我隔着二丈高一丈厚的城與市，這滄海一粟的家，在古老京城每個如我這樣渺小的人所應有的家。

也有一般富貴人所必有的朱門，閃亮的銅環已褪了色，在那上恐不會有過什麼美麗女人與大人先生們……總之爲人所仰慕或知曉的人們的手迹，我那視財如命的房東把門修飾這樣好不是爲審美而是作爲可以多租兩塊錢的理由之一，所以那被吸毒乞兒竊去的另一隻銅環就永遠沒有再補上的可能。每逢門一開必有咕嚕一聲倒是頗有聲勢的，雖然那門門已經斷了而用洋鐵皮和釘子接連起來。我的朋友大都對於這大門有幾句皮相的誇讚；迎着大門呢，有點綴得頗有世家之風的魚缸與夾竹桃，那是房東岳父的積蓄，他沒有兒子，這些遺產，將來都將被女婿繼承了。

以望衡對宇的勢派在大門內開着兩個白板扉式的屏門，東面是一東壁圖書一而西面是「西園翰墨」，我就作了「西園」的主人，東壁則是我們的房東與他岳父。

白板扉以破舊的門扇與門框整日關閉着我那頗羞澀的家產，三間北房裡一具失掉舊日華麗的破沙發與綉椅，那腿上曾在某一客廳地衣上滾轉的銅輪久已丟失，這兩件東西我僅化五塊錢從鼓樓東大街舊貨店買來，那老闆親切地說：「多便宜的東西，冬天坐着看書什麼的不挺暖和嗎？」我下意識的還有點「我也坐着了閱人坐的沙發了」那種驕傲，妻以賤值買來的紫色斜紋布包住那失去彈力的彈簧與露出破棉絮的墊子，如今這墊子也滿塗上我的髮垢了，而那綉椅的彈簧更常用不容氣的力量彈起一個陌生人的屁股！說起真的可以驕傲的怕要算我

那以九元代價從德勝門小市上買來的冰箱了，龐大而有兩層的櫥門令人常發出一嚇，「電氣水箱呀，講究啊！」的嘆贊，你看我還不有一臉會心的微笑嗎？可這冰箱已有三年只當吃飯桌與茶几了，放冰的地方却是棉衣棉被中的殘絮。這東西配上那賤值的害先天不足病的書枱真是不調和，這書桌有三隻抽斗，一具是我的，一具是孩子的，另一具則屬於妻的正上小學的妹妹。在早晨那殘破的綠色漆布上就堆着一層女人的髮垢，因鄰近的書架上就是她們的妝奩台，塵土中堆着賤價的雪花膏，千代子頭油，二角一枝的香水精，五角錢一盒的香粉，和破了邊還有一點光芒的鏡子。……這書架已追隨我整整二十年了，我讚揚她那忍耐力與忠實，起初我們在公寓裏以她爲作飯的廚架，等瀆滿了油污之後又恢復了她原來功用，沈重的辭典大本的雜誌常壓得她一路歪斜，如今裏面又添了孩子的排色板，各式各樣吃完了藥的藥瓶子，針線匣，破鞋以及其他放在什麼地方也不合適的東西，但在外面加了一條鐵絲，懸上十年前當包袱皮用的紫色花布帘子，我從外面伸進手去掏出一瓶草麻油，又連帶拿出補襪子的木板，只須順手一扯那帘子，就把一切凌亂皆掩蔽了。——就是這樣心情的丈夫，如何能阻攔妻和別人在書桌上對鏡理妝，用紅色的骨針慢慢剔下那三十歲女人脫落的頭髮上的泥垢呢？

我那房子却有好的陽光與空氣呢，因爲是北房。且那窗和玻璃框等又塗以北京人特有的鮮紅與碧綠。南屋窗下那株槐樹可真是我們的愛寵在夏日給我蔭翳而冬天却不怎麼遮蔽陽光，只有那在暑中常常垂下一條細絲的綠虫子討厭，妻是畏懼一切小虫的，——當然更畏蛇。孩子一見綠虫必嚷：「媽，槐樹虫呀！」「你快把他喂雞，快，別讓我看見。」說這話的妻多年已由院子躲到屋裡去了。可我們這院子偏偏鬧蛇。蠕動的，長長的，有可怖黃與黑的花紋的東西在我們的「朱門」階下有他的巢穴，每到夏之悶熱的午後他就露出頭來呼吸了，若在家鄉則孩子們立即扯出他來結在腰間當作帶子亦不可知，可在北京都說這是「財神爺」萬動不得的，妻遂永不敢單獨出門。忽然廁所裡也發現一條了，正當妻一進廁所的窄小的甬道：「哎呀，可了不得呀！」一舢斗從裡邊跌出來，我明知是見了蛇可假裝沒提好鞋子一邊急一邊說：「怎麼了，說話呀。」等我踉蹌地找到一條木棒跑進時，

那東西早無踪影了，於是我就安慰別人說：「不怕的，早晚我們可以打死他。」但從那時起妻是永遠也不上廁所大便秘了，我雖去也必須以木棒之類作先鋒，擊着長了暗綠色毒苔的牆荷的叫着，且把一切牆上的孔洞統用破瓦片堵塞住，就那樣，我晚上也總避免去大便呢。蛇可真是纏繞了我們的家吧？去年夏天由家鄉來避難的幼弟因為淘氣與嫂子頗不相得，遂叫他和他三姐住在新糊了頂棚的南屋，三弟又偷偷出去買了蠶蠶豆，回來就臥到自已床上吃，一面將身子在床上顛起來，小孩應有盡有的淘氣原來都可以在床上施展的，但不久就聽裏邊凄厲地喊：「三姐呀，來！三姐呀，來！」三姐也因為和他打架不和不就不理他，等聽到聲音真不像人聲時才說：「不是有蛇呀，××，是有蛇不是？」「是呀，快來吧！」那當三姐的比弟弟有更小的胆子，到底不敢去，只好由街上央求進一位過路的飯館小伙計，他用盛飯的盒子給裝出去一條二尺多長又是黃黑色可怕的東西，雖然已竟被壓死了，從此却再沒人敢在南屋睡覺了，且為這個賞了那小伙計兩毛錢。

我們怎麼總碰上這些「蛇」呢？

夏日一遇急雨院中立刻充滿兩天内泄不完的積水，雨後泥上青苔會滑了我一次大勳斗，那尺餘深的積潦更會使我由大門進到院裡時跌在一塊頂門用的大石上而沿流流血，有一星期不能下床。雖然月色由槐葉上篩下漾在水中的影子也頗有意思，但我總不大高興。而去夏一夜雨後我們剛睡倒，房東那一邊就罵起來了，是房東母親與房東岳父互相詬罵的聲音。

「不要臉，你不走我走！」房東的母親。

「我走呀，我他媽的走呀，你說話差點事，有地方說去。」岳父，氣喘着。

「喂，小子，你不走，你敢拿刀宰了我！」母親，尖聲。

「宰你，宰你？你也得配？我不是個你在這住，你，你配？」岳父。

越來越緊張就罵起祖宗來了，我們起來到那邊勸說，水中又很難走。到底把七十歲喘着的岳父勸過來。

「我：我念書人，跟他臭老婆打吵子真讓人笑話。天下那有跟慶（親）太太打架的？不在，她真氣急我了；我們姑娘給他，我又沒孩子，就圖姑爺能過日子，有出息；那知道她這樣挫折我們孩子？」

「慫別着急，慢慢講，」我倒盤白開水一面勸解着。

「慫不知道，這房子原是我的，兩個院子算一千塊錢賣給姑爺了，誰和誰，早晚還不是他們的？可是得許我們在這住一輩子，每月算兩塊錢房租。這不是近來房子漲了，姑爺又財上重一點，老想自己

搬出去，租個大價，可我們又不搬，這老東西就攪撥兒子跟媳婦兒嘔氣，今天晚上我們實在听不過去了，是他姥姥先答的噤兒，後來我簡直慫不住了，才罵了兩句，唉，直讓慫兒笑，三更半夜的。」

「慫看開了吧，不必生氣，身體要緊。」我不着邊際的勸着。其實我們是非常同情于這頹然老翁的，說起房東，實在是我們胡同頂有名的富吝人，有着好幾處房產及每月百餘元收入的職業而常常因一兩個銅板與門口賣茶小販吵起來是家常便飯，近日因為房價暴漲，想擠出這老夫婦多租錢確是實情，我們這院子已竟由九塊錢的租價漲到十二塊半了，可還在不甘心地看着我們眼紅。

七十歲老翁喘着又回那逼仄的廂房去了。

第二天我正在院子裡修剪那因為忘記打尖而只長葉不開花的大麗菊，突然房東母親推門進來了，有着一見生厭的紅鑲邊眼睛，面上一團怨氣。

「×先生，他爸爸說了，您這房得漲錢，十八塊一月。」

「你對×先生說吧，想藉此把我擡出去是妄想，漲錢也請他自己來一總，慫說的不算數。」我真生氣了。

這討厭的神話中女巫巫式的「老處婆」走了之後，我們就開了半日會議，我是主戰派而妻却主和：「可別衝突呀，上哪兒找房去？你又整年不在家，剩下我可跟他纏不了，多拿一塊兩塊的我們咬咬牙自己吃點苦吧。誰讓我們沒有產業。」

我沉默了，大麗花不剪了，任牠把那被雨水打倒的枝葉浸在污泥裡，心頭漸漸孳生着憤怒之芽。

可是我終於惹不起房東，他固執地，似懇求而是強迫地，使房租由十二元增到十六元了。

以什麼力量負擔這有增無減的房租呢？我真愁煩了，朋友們總是勸着我：「忍受吧，你一搬出去他立刻可以租三十元呢。××，××，新近房子不都發生了問題？根本不是增租，而是房東要收回自用，骨子裡還不是另租新戶嗎？沒法子。」

於殘秋我以惆悵與憤懣的心情又涉着天津的汪洋大水到六百里外謀衣謀食來了，留下弱怯的妻，兒子，受着不飽不餓的宰割，留下寒儉的家產儘他們享受，可是當初我回去之時，房東到底移走了，那新房客是某銀行掙着月薪三百元的行員，他以每月三十三元的優勢代價租了房東所住的四間房，只剩下七十歲的岳父和老妻度着一天三頓窩頭的日子。而我呢則不知何時，連這樣一個憂鬱之家也怕有不起來了。我為這憂鬱之家而憂鬱！

眼裏忍着一泡熱淚，心像讓情感給湧擾成洶湧波濤。我強制了一種自然純潔的傷感，我說：

「媽，您別難過了，兒子出去，並不是去遭遇什麼不幸去，您儘自傷感幹什麼？四年，很短，媽，您只當兒子出去玩去，迷了路，這樣想，一會兒就到咧。好媽，現在是春三月，對，媽，您瞧再過幾十天花呀葉呀就是開放成花山是的時候了。說不上兒子那會兒還能給您帶來××的枇杷，黃澄澄地，是，一定很快，別哭了，好媽……」

自己一點近於焦燥的擔心與不安，已爲經不起離別刺激的母親，通盤消化；到後想一想，短短的四年大學生活，而且每年尚有着兩次的機會可以回來，之後再看見我一頭汗一臉驚恐，踟躕於地下的樣子，六十歲老年人的衰老之心，開放了純然花朵，漸漸眼淚換上了笑容。

「好孩子，媽不哭了。第一次出遠門，爲的媽不放心，在外頭對於寒暑飲食都自己注點意。別忘了，把給你張伯父的信送到，他跟你父親多少年的老朋友，到了××先去看他，要是他那裏有空閒的房子讓你住，就老可以住在那兒，還有衣服錢都多帶點兒……」

老年人的關心，當真誘出了自己的一泡無可制止的淚。

就這樣六年前我在一種離別的感情中，走出了家。去到一個在全國擁有文化重鎮地方的大學，去學習那四年時期的最後教化。

當我到達了××，當真遵照母親的囑咐，先到那位張伯父的家，去做第一次××地方的人物之接觸。

所謂張伯父。是故去父親老友，不到六十歲，第一次中國的外國留學生，爲此他所接受的看法與分析，到現在算是一位揉合了在年齡

上無法完全拋去的半傳統式半解放式的人物，同樣對於人世態度的看法也是那麼一貫的最初母親說他表面上很尊敬年青人的想法與做法，但頂好也拘謹一點兒，他的腦子裏仍有一半傳統的力量作爲一種內在的潛服。爲此，這人的日常生活很不易爲人所適應。自己既懂得這樣矛盾人物之氣度，而且母親又一再囑咐，自己想，暫居此人家中總會較生活於類似飄泊的公廨，比較好的。於是自己懷了一棵冒險與嚐試心情，不忍違背了母親的懸念。路上心可在計算：試試吧。

當真就嚐試着了。

最初，我以爲對一件事情，尚須去採粹體驗，何況一般人性的琢磨？但我竟無法不在初次的會見上放棄這意見，原因是我竟獲到了這個人的過分歡迎與喜悅。

「好，幾年不見，你就長到這樣健壯，恭喜恭喜，到接受最高教育的時候了，珍重啊。時間太過於神秘了，春雨在世的時候，你不過這樣高，難得令母親的苦心撫養……」

這樣高？張老伯的手比畫着旁邊的茶机，時間過的真快啊。想到這就又想幾年中，母親爲自己所碰到的勞苦與遭遇，想一想母親爲幾年的人事變幻所折磨，成爲痠瘦了的腰背，白了的髮髻，心黯淡且抑鬱了。

「哈哈，這點悲哀是應該有。但是過去讓它過去吧，好好的接受這短短的珍貴教育吧。你母親倘如四年後期待的兒子是滿滿的裝着正確的人事做法，堅實能力的兒子呢，母親不會忍受了過多的勞苦去報寬的。你先住在我這屋，回頭我讓他們給你另收拾兩間房，安心的去讀書，好好地刻苦這四年吧，關鍵吓……」

由於這五十多歲照例該行做着違反時代的做法的老年人，能够述

說着這樣近於一般人性的勸導，自己幾乎當時即要把自己的拘謹踢開，抱着了這老人。天真的：『您真好，我住在這兒會如住在自己的家一樣的，您瞧，四年後我不會傷了母親的心。』但終於爲着一點人事上的禮貌與酬酢，我恭敬的說：

『不過，那就過於攪擾您了。』

『什麼話，年青人不許習學這些虛偽的！』

x x x x x

這樣，我就安心的生活在此處了。

每天生活着平靜的生活。漸漸我熟習了這家人。除去張伯父之外，一個男僕，一個正在x x地方讀着大學二年級的小姐。人位異常簡單。每天我早晨五點就起來，做過一切早晨應該做的之外，通常七點鐘的樣子，我就得騎着一輛腳踏車去到距離此處將及十里遠近的學校去上課，晚間最遲，倘如缺乏課程的回味的時候，總會在九點鐘就睡了。爲此在這樣單純的生活中，我一直缺乏一個機會，去爲初到此處時的擔心做着一點試驗與考察，到後，反把這擔心，給換成了毫不理會。

一天。爲了沒課可上，這第一個星期日的空閒，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擔心與不安。我且在咒罵着自己的忽略與糲糊。

早晨。那個上了年紀的老僕人，正蹣手蹣脚的打掃着院子裏的殘紙與殘土。六十歲的老頭兒彎着腰一下一下謹慎的掃着土與亂草，輕輕地，像怕驚醒了睡着的人是的。眼睛不斷的朝向北房中的主人居處看，像是怕受着已往經驗着的斥罵與暴怒，我正開始對這老人的忠於職務的樣子感覺興趣的時候，忽的這老頭兒喘動到我的簷前輕輕地叫着：

『少爺，起來吧，都快八點了。噯，年青人有書念，不得不貴重，：喂，少爺，快起……』

意思是在叫醒我，但他却細如蚊蚋的類乎自己囁語。但我可終於爲這股親切的感動所衝動，我趕快的跳下了牀。

『來，老頭兒，進來暖和暖和！』

老頭兒像是做了一件事是的又像是受到了突然的驚恐是的，蒼老的臉上浮起一層憂慮與不安。

『來，不要緊的，來呀！』

老頭兒爲一股熱誠所溫暖，喘動進來了。一臉的霜霧，一臉土，臉上是標誌着那樣熱情的樣子。手中曲攏到唇邊，吐着熱氣，爲凍顫了的兩手所取暖。

『您都起來了。我天天都在替您担着心，您不知道，您那會兒還不大記事，您那兒老爺子老太太真好，老爺子故去了，剩下了老太太孤兒寡母的真不容易，到您大學畢業就好哩，您翅膀硬了，老太太就不勞心了，好好的念書，在這兒多少要忍耐點兒，外面終不如家的，四年，一恍兒的功夫啊……』

忍耐點兒？每天我接受的是笑臉與安靜，我忍耐些什麼呢？我一臉的懷疑，之後我終於說了出來，且焦燥的拿這疑問問着這老頭。老頭兒由於我的焦燥，知道我像對一點將要潛伏的事件尙沒絲毫理會，老頭兒反像放了心，笑着說：

『沒什麼，要說您老爺子在世，跟這裏老爺，真是親手足一樣，不過呢，老爺子故去了，總要差些個，好在您不往心裏去，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

當我聽及這串囫圇且糊糊塗塗的忠誠的訴說，愈加感到懷疑的時候；那老頭兒跟我說話的時間已經担擱過久，須要做他應做的事去的時候了。於是老頭兒就懷着一股恐懼神氣走了。

x x x x x

『告訴你，平常人的生活，處處要打算盤，這是一百枚銅元，爲什麼有一枚假的，你會看不出，趕快去換！』

『老爺，您是知道的，兌換銅元的地方距離這地方快五里地，明天再順便去換吧。』

『去，沒的話可說，在我這兒，只要吃我一頓飯，就要給我做出事情來，去換，去換！』

將近二十年的老僕人，爲了一枚銅元，受到了如是的斥責？我開



始對這裏的居住，已發生不安之感了。

老頭兒意外的且很快的。換了一個銅元回來至於回來的迅速，主人在忽畧着這情形，之後，我驚奇這個人，居然爲一枚銅元的避免了損失，就那樣滿臉的喜悅，我無可制止的發生着異常的厭惡與卑視。到後當我已經瞭解了老頭之所以能極迅速的兌換回來的原因，是爲了老頭兒到了門外，就狠狠的把假銅元扔了遠遠的。然後自己由口袋裏摸了一枚，做爲責任的完成時，對老頭說：『老頭兒你真聰明啊。』老頭兒笑了笑：『他比我還聰明哩，拍拍他良心想想：他知道不知道那枚銅元是我給他換補的？』

漸漸吃飯，睡眠我都得在一絲含露着無可如何的笑容中，勉強獲取我的無法避免的厭煩。那笑容雖然在施予的人，是爲了把笑容去加強我的胃口與安心，但我對這絲笑容竟想法躲避，且極端的恐怖，正如我之凝神而無法解答一個問題或數學公式一樣。這絲笑容像把無羽之箭，正正的對準我的心，我担心有一天那把箭會刺傷了我的心吧。關於我居住的主人，照過去的友誼關係上講，我的安心居此，好像爲了一點長長的友誼的熱誠所關聯，我以爲恐藉過去大可安心居此的。但我到這時到底無法把安心擺置到關係上去的尋寬釋了。

友誼的熱性之維持，也仍然逃脫不了人事的條件吧。

『冷淡與不屑，我這可恬顏恬色的借居此處嗎？』

『少爺，你真是年青人的脾氣，老爺又沒跟您怎樣，您要突然離去此地，這會對兩家的友誼有所損失的呀！』

『老頭兒你真優，告訴你，不說比說還利害哩，你看不見，你們老爺那股默默的一絲笑容嗎？在一塊兒吃午飯的時候？吃晚飯的時候？星期日早點的時候？這樣說吧，每逢他碰到我的時候？那笑容容，老頭兒，他不如你的坦白！乾淨！告訴你世界上頂純潔的人，有？是你這老頭兒。至於你們老爺，他懷着不少人事的經驗，他懂得世故，他懂得趨勢附炎，寡母與孤兒，他能够由熱情換得到什麼勢？什麼炎？……』

老頭兒爲我這數說所感動，到後說：

『你說的真對，你不同我的，我讓折磨給折磨硬朗了。像您，一棵青年的心，如何容納的了那股冷森森的笑，不過，您得忍耐這一學期呀，事情得有始有終，回去跟老太太說明白了，再開學的時候，無』

妨再去另外的地方居住……』

我想我對這老人的關係，我又想想，一點疎遠的關係上，這老人給予我的熱誠與關心，我遂也爲一種熱誠所感動：

『好，聽你的，每天有了你那笑容，他那笑容對我就會發生什麼効力的。』

老頭兒可又笑了。——一般人性真實的笑啊。

我就依了老頭兒的話，我忍受了那般冷森森的笑，我一方面又重受着一股熱烘烘的笑。

這其間，對於那個人近的於勉強隱痛酬應的笑，爲了自己一點執拗與固執，遂於仰鬱悲憤中，我更進一步對這家中的牀位與食宿，感到了過大的厭煩。這樣我對飲食睡眠皆缺乏了常態，到後我竟小病了起來。

病中既缺乏人性的安慰與照顧，病雖不重，但每每自己悻悻這家人的缺乏熱誠，焦燥中小病綿纏了起來。不過每當午夜與清晨，我尙能飲到一杯熱烘烘的熱水與致候。抑鬱中每每就有感激之淚湧出。

每晚牀前必有那老頭兒瑣瑣地的慰語：『不要緊，小病！別想家，再養兩天去大改，過後，就見着了老太太哩！』每天的早晨，尤能在酣睡中，常常觸着一張枯乾的手，輕輕地摸摸我的腦袋，輕輕的說着熱情的安慰：『不要緊熱滅了。醒醒吧，少爺，早起對精神是好的，……』而且到後當我已竟好起來的第二天，正預備應付致試的時候，我的桌子上熱烘烘的一碗湯，老頭兒笑嘻嘻的說：『少爺，喝兩個雞子吧，助助力好名列前茅。』我緊緊的握着了老頭兒的手，竟哭起來。

暑假到家，我的母親併同讀着那位張伯父背了我給母親的訴說苦處的信，母親因爲我這，感傷了一天。到後我說：

『媽，那缺乏人性的地方，下學期我不在他那兒居住咧。』

我可由那缺乏情感的居處，竟意外的呼吸了一股熱烘烘的人性呢。

我永遠記着那般冷森森的笑，我更永遠懷念着那般熱烘烘的笑。

因爲一般平凡的笑，我認識了人情，更因爲一般平凡的笑，我讀着一頁古老的歷史。

平凡的笑，使我對『人世』更逼近了一步。

## 春

梁 曼

風，一天一天的變得和順，柔軟，貼在臉上，撫摩住頭髮，慢慢的，像少女的唇吻或指尖了。早晨，在朦朧的殘夢中，總被一些跳鬧得如玩皮孩子一般的小鳥驚覺，睜開眼，又常是些靜穆的充滿了幸福似的陽光引誘；聽着那吱吱喳喳的清脆，溜下房檐，看着那一縷一縷的金線，射進玻璃窗來，殘餘的慵懶受着擊打，昨宵的夢影漸漸消褪，任是怎樣的留連牀位，便再也不能繼續酣睡了。

艷陽麗日的牽繫，是拋丟不開的。悄悄的闖到院子裡散步，或懶洋洋的躡上石階沾戀，都一般的是縱情，是心頭的無奈不住；昨天，一不經心，我半醒半醉的走進公園裡去了；躡在如蛛如蟻的遊人羣中，撞了不少青妝綠帶低吟春情曲的少男少女，傍穀紋清波，望飛也似的雙漿；一聲兩聲綿綿的呼喚或隱約而款款的私語到處傳播着，偶一回頭，遞來些點點星星風韻十足的潛笑，經過鴛鴦長凳，沿着磚砌甬路，再向前走，我知道，便是丁香林了。丁香是充分富於情趣的，牡丹象徵着人面，成蔭結子的桃李顯示着繁榮，一陣清香，輕飄而幽靜的從心上掠過，春，便像天使驕然展開雙翼一樣，是全副的擺在前面了。

在我，這要算是一件稀奇的事了，逛公園雖然並沒減少，不逢到春天却已經有幾個年月。春天，無論如何的依舊來去，去年的，前年的，以及再早一點的，都似乎沒有聲響，無意中就藏躲了。要勉強追憶，也似乎遠在兒時，至少，是隔離過一段長久的期間。而且，在此

期間內，我是連做夢都不會碰到過，即使聽他人談起，也像聽不到自己的瑣事一般，隨便就忘記了，所以，春天在我心上，是曾經死了過的，那時，我不相信它會再來，縱來，也無非加重些哀惋的情調罷了。

而今，它迥然復活在眼前了，對於一個淚痕尚未拭乾的人，真是不大容易消受。情緒上，感覺上，一方面是溫柔的慰藉，像睡醒了的疲倦旅客，得到一杯醇酒一樣；一方面却有無限的朦朧縹緲，充滿了鏡花水月的影子。我懷疑，懷疑這還是一個很少遇到的美麗夢境，自己曾經掘過墳墓，而且閉住兩眼輪到裡面，靜等過末日的來臨，那麼，這也許僅是一個精靈的超脫吧？上帝說，天國有一個永久的樂園，那裡時時刻刻是春天，住在裡邊，是不會看到一片焦黃的葉子的，也許他用無量的慈悲，於冥冥中把我的魂魄放在那園子的一角了。

總之，現在，我不能相信它的真切，即使是真切，也是仍會要逝去的。要把握緊春天的來去，要牢固的保留在心境上，實在是人的悲劇。設若人生根本就是一幕悲劇，春天該是一束帶了芒刺的野薔薇，那麼，也唯有閃着惶悚的雙目，沈醉了似的在醒夢之間，用熱血當做清水去灌溉牠，一任其生滅久暫了。

有人說：春天是一個年青活潑而貌美的女郎，她無處不可愛；嫵媚的寵兒，溫馨的氣息，靈敏的姿態，蘋果似的顏色，隨處都蕩人心

魂。織成各色各樣美好的希望，伴着每一個人的夜夢生長；所以，她除了快感，歡欣，溫情之外，是不會給與你什麼惡劣情調的。但在我，却有好些個季節，不會具有這種情調了，即使有剎那的再現，也大半被深長的太息與不盡的感慨，吹個消失無餘，這次，是久已失掉的東西，再映在眼前，不免就有些隔世似的遙遠了。

記得，也是這麼個天氣，我隨母親到郊外捉過布穀虫，折下垂長的柳絲當過笛子吹。那真是太有趣的事了，母親照例的講着故事，緩緩的吐着清晰的語句，比催眠曲還柔和，指着一塊一塊的行雲給我，像映演不同的圖畫一樣。故鄉有一帶無垠的曠野。閒花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我盤桓在母親的左右。任意的跑。任意的躺在青草地上滾轉，一面吹笛，一面聽故事，偶而捉一隻布穀虫，匆匆的遞在母親手裡，她立刻便笑嘻嘻的放在小木盒子裡了。麥苗還不及我的膝蓋長，一經過麥地，我不由的便踏進去，搗幾片細長的葉子放在嘴裡。那正像每逢沿了小溪走，我一定把鞋子袖口都弄濕一樣，是無可奈何的事；母親起初還囑咐一聲「珍重」，後來便一點也不加注意了。麥苗的滋味，嚼在嘴裡，是新鮮而又清香的；流水用手拍去，也有一種光滑綿軟的舒適；這些。至今想起，都還存在舌尖上，手面上，可惜母親的頭髮已經脫盡了，即使回去，恐怕也不再能携我走到荒郊野地裡玩耍。我們的散步，往往忘記了饑餓，不等到父親尋找，是不肯回頭的。他有時很生氣，但待我把小盒打開，拿出一隻黑油油的布穀虫，放在他衣襟上，他一見那笨重的爬行，也就現出微笑了。所以，在回來的道上，我是一定要泥着父親說一回「諸葛亮的」。

可是，成人之後，我也會和着伙伴尋過春，而且是春情正濃的當兒。登過高山，涉過流水，也會看着黃鶯在枝頭歌唱。那些也許都是熱夢，但回憶起來，却依舊是茜紅色的花朵，不會被黃土掩埋了。最

難忘的，要算是江南春色：那裡的景物，真是伶俐嬌柔；要說這古城中的春是一株紅杏，江南的春便是一朵水百合了。遍地的竹林，點綴着一泓一泓的清水，茶園，稻畦，浣紗的婦人，釣魚的童子，滿生花樹的山，清波蕩漾的小河，濛濛的細雨，沒有一粒塵灰的和風，再都能使遊子眷戀而不忍拋捨。在莫愁湖畔，我冥想過千百年前的古代，走進鷓鴣寺，曾被香煙驅走了塵心。胭脂井，是那裡的富有詩情，烏衣巷，又記載着六代豪華，假使你登上清涼山，做一個江南江北的瞭望，尋一下古往今來的陳跡，歌一闕大江東去，飲一瓶葡萄美酒，人生途程上的零亂瑣屑，還有什麼值得你啼笑的！那時，萍才十六歲，還是個不知煩惱的孩子，但他站在我身旁，却一聲不響的默住了。下山後，他低低的說：「適才我似乎有無限的了悟與感慨，但是，總不願說些什麼話，」第二天，坐在秦淮河的畫舫中，雖然沒達到似月的爐邊人，而悠悠的移動着，聽雨點打在玻璃上的蕭蕭，倒也妙肖入畫。萍有幾次要披上簑衣，戴上箬笠，去代替撐船者，都被我勸阻了，但遇到一隻水鳥。他是要擲去一片菓皮的，若瞥見一個孩子携着菜籃由岸上行走，他就不免就擺手招呼。這些，會幾何時，都隨着萍的骨灰成爲前世似的事了。我後悔，後悔曾打斷了他的興緻，不得看他扮成臨時的撐船人這種損失，想今生是難以補償了。

現在，兒時，少年，都消逝了，沒想到，春天又有個回頭，心情也因之燃起了微溫。畸零人被魔鬼糾纏過許久，被毒蛇用苦汁浸成過僵屍，假使春天是春之神的笑臉，我希望她能把惡魔的手挪開，放一束長青樹的枝條在前路上，使得今年的春去後，明年，後年，以至千萬萬年後的春，還會一絲也不遲延的來到人間。那麼。眼前也許就不至再是一個迷離徬徨的夢寐了！

## 野店

麗節

不知道是甚麼原故，火車在K城停誤了三點鐘，當快到C村站時，已將近中午了。我就要在那一站下車，從那裏再轉到T城去。看車要到C村車站了，我便急忙把東西一件一件的移到車門口去，預備下車。因為C村是一個小站，車到那兒只停五分鐘。

爲了火車在K城的延誤，使我很懊惱；我生怕因此而誤了今日的行程。聽說C村距T城還有八十里的旱路，平常乘了長途汽車，雖僅用一個多鐘頭的光景便可到達，但若乘了馬車或獨輪的小推車時，那必須在清晨動身，傍晚時才可以趕到城中去。我本想今天能趕進T城，不料火車竟在中途停帶了那麼久。倘若此刻到C村再沒有汽車，那便不得不在中途宿一宵了。在中途住宿，是我最高興的事：鄉間旅店的簡陋，自不必說，而我還聽說在這一途的路途中，還須經過黃河的老堤。過了老堤那邊，便是綿延十數里廣闊的黃沙崗。那地方荒僻異常，自從年景不甚平靖以來，常有旅客在那兒鬧了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我將要在甚麼時候經過那裡，然而我希望不要正趕在黃昏的時候；雖然我沒有甚麼怕却奪的東西，但心中終覺得有一點擔憂。

正自胡亂的思想時，車已停在C村車站了。我匆促的從車上擲下我的行李箱籠，然後也跳下車來，當我的脚甫一踏上站台時，火車又快始向前蠕動了。我站立在站台上，目送那漸遠漸小的車影，隱沒在夾路的兩行列樹間後，又轉來觀看這小站的景象：這真是一座荒涼的野站啊。車站的房舍，只是一所紅色的小洋房，但看去却覺得簡單，堅固；屋檐前懸着寫着車名的橫木牌，窗下放着供給旅客候車坐的長椅，門上有一面時鐘，屋頂的旗桿上還飄着旗幟。在這房舍的兩側，沿着站台後面是一排短欄柵，欄柵外又是一列矮樹籬。車站的出入口就在左側，有幾個鄉下裝束的人正圍在那裡；離站稍遠的地方，有三家矮小的土屋。

當我瞭望這站上的一切時，站台上差不多已經沒有甚麼人了：和我同時下車的幾個鐵路工人，早已走出站外去，那穿青制服的站上的

職員和另一個警察，也在慢吞吞的向紅房的門那兒踱着，還有一個賣紅芋的老人，挽着他的籃子，一步一跛的向東方去了。正在這時，從站內又走出一個中年的漢子，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一個機器工人，滿身都是油污。他走向我，並且向我說：「去那裡呀，先生？我來替你搬箱子吧！」他來的很好，我正需要有一個人來幫幫忙，所以我馬上答應他了。順便我又向他詢問去T城的汽車，他的回答是汽車已幾天不來了，甚麼原故呢？不知道。

——去那裡呀，先生？要個「洋馬車」吧。  
——乘個「小土車子」走吧，先生。

將走到出站的柵門邊，圍在那兒的幾個人一齊向我這樣叫嚷起來，起初我沒有聽清楚，後來才辨出他們的言語，不過我覺得奇怪，他們怎麼說「洋馬車」和「小土車子」呢？莫不是那就是人家向我說的馬車和小推車嗎？

捐箱子的人，將一走出柵欄門便把箱子放下了。說是站上的規則，只能送到這裡。但是付錢時他却一再的麻煩，額外給了他，還不滿意。好容易把他開發走了，我便開始僱一輛馬車，經過一番爭論之後，竟以三元的代價僱妥了。車夫是一個說話口吃的老年人，樣子拙笨得可笑。車一講妥後，他立刻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替我搬東西，我們就一同走向馬車去。

這實在是一件意外：當我們繞過車站，走近那輛車子時，我才發見那車子那裏和我所想的不一樣！我以為他們說的「洋馬車」，一定是常見的玻璃馬車，然而這却是四張包着鐵軌的大輪架着一具長形車箱的一輛四輪車。看去恰如前世紀在歐洲所用的運貨車一樣，不過在車箱上多了一個藍布的車蓬。對於這樣的一輛車，我並沒有反感，不過我端詳着她，總覺得有幾分像在電影中看到過的馬戲班，或流浪的吉普賽人家所用的車子相似。老車夫把東西放到車上之後，又轉過來問我要不要到那邊去吃點東西，他指點那邊一家賣食物的舖子給

我。我說我想急於趕路，不吃什麼了。說完我就乘上車去，老車夫和那少年人也就忙著駕馬。一切都停當之後，我們就上路了。

十月末的天氣，此地還正如晚秋：天氣是很好的，沒有雲也沒有風。車子一程一程的前進着，行過了幾處荒村，疎林和平曠。這裡沒有甚麼山崗或土丘，無際的青空下，道路伸長到地平線外。

那老車夫自從上路之後，他便把鞭子交給了那少年，他自己却倚在車篷上瞌睡着。有時我擔心他會跌下車去的，然而沒有。他竟像很習慣了似的，一點都不在意。那少年也悠閒的吹着口哨，鞭子在他手中，只有時有意無意的揮動一下，他也好似沉入一種長途的夢幻中了。

在這孤寂的旅途中，人是有了閒暇來凝思和冥想，只是理不清的心緒，有時會增人惆悵。然而這樣的行程畢竟是容易疲倦的，不知在甚麼時候，我也睡去了。醒來時，只見車子正在夕陽的古道上顛蕩着；老車夫已不再應聲了，口中正吸着一管菸。少年手中的鞭子，也不住的在馬的耳邊申斥，但是馬却顯得十分疲憊了。我回頭看，平林外的夕陽，已漸漸的隱向林後去，而前面還不見有甚麼村鎮的影子。「今夜將宿在何處呢？」這一個意念不住的在心上徘徊了。

天上的霞光，漸漸的灰暗下來。在深藍的遠空中，已閃出幾顆星星的眼。四周真是寧靜寂寥極了，只有車輪碾過坎坷的土路上，時時發出「空空」的震響來，在這暮野中行路，原是很有趣味的事，然而我却為了一種無謂的憂慮煩惱着。有時我想問：那老車夫，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距前面的村鎮還有多少遠，可是又一轉念：問又有什麼用呢？不也是還得這樣的走嗎？

忽然聽見一陣犬吠，在前面的叢林下隱約的辨出人家屋舍的輪廓了。接着在那邊又閃出一隻燈籠來，有一個人和這邊車夫打起招呼：「怎麼晚了啊？」啊，晚了。」老車夫一壁答着，一壁跳下車去，就和那個提燈籠的人並行。車子轉了一個灣，就進入一所院落中停下，我心想，「這該是旅店了吧？」老車夫走來向我說：「先生進屋去歇着吧。」隨後他們便忙著卸馬。我跳下車來，提着小籐箱。向對面的矮土屋走去。

那土屋矮得屋檐會撞着你的頭，沒有窗，也沒有一扇完整的門，只是一張草簾，遮住了室的內外。我掀起草簾走進去，一脚彷彿踏進

了一個阱，原來室內的地勢比外面窪下了許多。室內充滿了蒸氣和烟，一盞煤油燈，隔着烟氣，只透出一團昏黃的光來。牆角那邊有一座爐灶，鍋中不知煮的什麼，熱騰騰的。一個人蹲在灶旁，一手擎着鍋蓋，一手持着長杓，不住的在鍋中調攪着。順着另一邊的牆下，直到近門的地方，席地臥滿了人：有的已經熟睡了，有的互相談着話，還有倚在自己的行囊上緩緩的吸着菸。室中的空氣是那樣的惡劣，乍一進來，幾乎要使人窒息。看到這般光景，我心中感到一陣難堪：這怎麼可以過夜呢？

這時又走進一個人，挾了一束乾草，曳着一張短席，他把草和席舖在過道的這邊牆下，然後向我說：

「你先生歇在這塊吧。」

「我在這？我反問着他，他沒有回答。」

「你們還有房子嗎？我又問。」

「沒有。都住滿了。這屋不好嗎？有火，暖和。」

那麼你把席給我舖到車上去。說完我轉身走出門外，在背後聽見那人似乎驚訝的說：「怎麼，你不怕冷嗎？」

宿在車上，確比在那樣的屋內舒服得多：車上的蓬幕可以防禦風露；我再把被子攤開來便也不怕深夜的寒涼了，從店中要來一壺水，就着自己帶的麵包隨便吃過了我的晚餐，然後我便很安適的臥下。隔着車帘，仍可以望見天空中的群星：北極星並未見得離我遠一點，參星已昇到中天了。對着那星空，我心中很慰安，已忘掉我是在旅中了。這夜在什麼時候睡去的我不知道，但我記得做了一夜清涼的夢。

第二天早上醒來很早，西方天上還掛着一勾殘月，而店中的晨鷄已喔喔的高啼了。起來之後，把被子裝好了，覺得有點冷，於是又走向那茅棚似的矮屋去想烤烤火，在付店家宿費時，我忽然想起問他們，這地方是什麼村，一個人很沉重的回答說：「這不是村，這是大堤下。」

當東方透出旭日的紅光時，我們的車，已把那野店遺在背後，轉過大堤的豁口而走進漠漠的沙原中了。

# 聲 音

孫 羽

這麼大霧的黑夜，會有人披着面紗來敲我們的門麼？你去，問他是不是要一束柴草，我們這裏沒有安息的地方，並不是我不喜歡接待那些帶着潮氣的異客，我也不吝吝生一下爐火。但是你看，我把蠟燭安放在一個怎樣低的矮凳上，所能照耀及的只有床頭的一小圈，那樣這所古屋的空闊就不會讓我們吃驚了。難道你不記得初來的時候麼，推開門，這屋子在我們的荒涼的心裏顯得多麼黑暗啊。連說話也不敢，外面草原河流所告訴我們的故事，也全被我們忘記了。而且，每接觸到那些古代的器皿，我就想到古代的銅匠和木工，在製造的時候，他們會替我擔負一點恐懼之情麼？他們不知道自己遺留下的痕跡，使我有各種古怪的夢感。我寧願把自己的靈魂壓縮得小一些：因此把燭臺丟在床下，你看，我把蠟燭安放在一個怎樣低的矮凳上：希望一闔眼，就能與披着甲冑的武士們談話，偷空玩弄一下他們的刀斧，過去的東西真是最有趣的。

我懼怕門外那一帶走廊，而且我常常走，每次都吃驚於自己影子的龐大和空虛。你聽，敲門的已經走了，我不能猜想他的面容和身材，但他一定是很憂愁的，他看見光亮又得不着。：唉，我真是太繁瑣，許久沒有到田地裏去掘植物莖，聽一聽熟識的風向，就連過客的微弱的足聲都使我多想了。：

過客之憂，我懷疑這裏是居住着人類的。

那細語或者是塵土落在蛛網裏所造成的。可是無論如何我不能再猶豫，拍一下，去啊：祖傳的神秘的書籍是不會錯誤的：一詭異的地

方常常居住着保守着秘密的石鑰匙的人……她會是一個紅衫的女子麼？她會是一個年老的巫婆，坐在壁爐旁思索着麼？唉，你看天會閉得這麼謹嚴，沒有一點霧能侵進去，她一定是枕着歡樂在睡眠了。讓我再去拍一下門罷。

聽啊，這樣空洞的回聲，我懷疑這裏是居住着人類的。但是停一會，她也許會赤足而出，也許會從胸上解下鑰匙來，：或者告訴我怎樣環樹而行。……我或許應該走到更遠的地方去，可是我離鄉土已經很遠，只有這條河流還跟隨着。我大概是走錯了方向，讓我踏着霜草，繞到森林的彼面，觀望一下霧中的山脈和去路吧。

那個過客一定是憂愁的，大地顯得多麼寒冷啊。樹木在寒冷裏顫抖着。他不知道用落枝架起守夜的火來：你看他的被霧侵蝕的背影啊。我實在是自私的，你明白，我沒有接待任何人，因為我不願意聽見他們說話。他們也許會講述關於魔術草的故事，關於世界的廣大和不可思議，可是，不要呼喚，我並不期望他回來。難道你忘掉了我那塵封的琴麼，我會經攜帶着牠游行過無數寂寞的城市，沒有一個居民喜愛牠，為牠舞蹈。現在我把牠置放在一角，怕聽見振動的聲音的時候，煩憂於大地與我的相互的厭棄。

讓他追逐着燐火而去吧。我寧願把自己的靈魂壓縮得小一些。希望一闔眼，就身為背負弓箭的馳騁者，輕輕的躍過河溪，獵取一切逝去的輝光。

# 園

## 亭

(保羅·維格勒)

哥德之戀

方則慈  
吳興華  
合譯

八點鐘的時候，他把燈放在他園亭的窗沿上，這是他和夏綠蒂約好的信號，表示他在家可是不能去見她。他的前額緊貼著那扇玻璃窗。玻璃外面凝著霜，但他屋內火爐的暖氣却使玻璃裏面凝滿了水滴。外面在月光下可隱約看見伊姆河(註一)威爾夏花園，和斯耐爾山上的廣場。

現在誰跟她一塊兒在那些冷而通風的屋子裏呢？那些屋子是他在建築時就指定給她的，顏色很淺，很好看，只是常常聞得到底下馬槽的氣味。她在那裡作什麼呢？他對她瘋狂的愛著，甚至於愛情對於他成爲了痛苦的了。因爲他總是徒然的伸出手想抱她。而她却總是躲避着他好像一個從天而降的聖女一樣，消失在一團迷霧裏。他的愛情和維持(註二)的愛情一樣，沈鬱而易動搖，雖然她常常給他暗示。爲什麼他，一個廿九歲的少年要愛她呢？她已經是三十六歲了，面容顯得很憔悴，同時因爲多產的緣故，變得十分的柔弱易病，以致她不能不常到派蒙的醫生那兒去。沒有人覺得她特別美，而且她已經有丈夫了。她的丈夫就是那位好脾氣的謙虛的約瑟亞(註三)這位先生除了跟那一班貴族們周旋外，剩下的時光都消磨在他哥赫堡的住宅中。

自從脫離了莉莉(註四)柔情的繫圍以後，他就遇到了她。當他在斯太史堡時。齊馮曼醫生拿一幅夏綠蒂的肖像給他看，他曾說道：「在這幅靈魂裏面審察世界的反影，這是怎麼樣的一回得意的事呀。」同時這位醫生也把他的樣子告訴給她，(她那時剛剛很用心的讀完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說他是一位危險的人。一方面是一個天才，但另一方面也是個很可怕的人。

因爲這精神式的戀愛，這無窮的渴望，使他們互相以對方爲快樂

的泉源；而只有一天不見，他們就會感到無上的痛苦。當他發着怒折斷他的鞭子時，她就呵責他，同時不許他稱呼她「您」，以致使他大怒着奔出門去(可是後來她也就不反對了。)她甚至堅決的相信他是一個流氓，對女人既沒有禮貌，又不曉得恭敬，並且她說他所說的話都是下流的粗俗言語，因爲到底她是一個貴婦，是老沙德的女兒。老沙德從前會翹緊他的頭皮，使他假髮下的臉不致顯出皺紋，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人了。她的母親是一個尊嚴的讀聖經的男爵夫人，她的睡衣如不是完全用破了，她是不肯扔的，但是他却明瞭的曉得他對夏綠蒂的友誼是給她一種新生命，否則她就要瀕於死了。

在這園亭中，他感到他們關係的密切已經有兩個夏天，現在第二個冬天來了。本年五月時候這所房子才粗具規模，他監着石工一直工作到晚上；並且設計了一個鋪着草的土堆，預備她坐在那裏閒眺。

這時外面可以聽到淒涼的鳥叫，風的尖銳的歌聲和石堰上的水聲，他的表滴滴的響，他又想起她來，披上他的藍外衣，他走到外面站在暴雨雷電裡。她剛在他那裡吃過咖啡，並且吃了一些他所採的而且親手洗過的筍。因爲約瑟亞今天晚上在堡裡吃飯，他可以去找她並且和她在一塊多坐一會了。因爲只要她一離開他到派蒙或哥赫堡去，他就要坐臥不安起來，不管他到那兒去旅行，總是想着自己又回到她的身旁。在他們留下拜訪的痕跡的愛特斯堡和伊爾姆奧，在華特堡，文特格林以及高之在冷雲裡的哈茲高地，他四星期前還曾到那兒去過。到處他都想着她——這長久等待着的，帶着幻異香氣的愛情。

但他有時仍感到很煩惱，夏綠蒂常流着淚埋怨自己，她說她是她

的救主，以致使他不能不想到離開她。是不是他還應該欺騙自己而繼續去打擾她呢？難道除了和她做朋友以外就不能再親密一點了嗎？他們的友情雖然有時很熱狂，有時却很冷淡的。但是幸運從前老是照管着他，像照管一個小孩一樣，現在他一旦放棄了，豈不是辜負了幸運的好意了嗎？

他必得走到她那兒去。裹緊了他的外衣，他急忙的走過木橋和激流着的水，現在他到她的房前了。他走上了台階，穿過了走廊，走進她屋子裏去。但是她並非一個人在那裏，有許多人和她一起用土話談着天。沒有人聽見他，他只好又走出來，失望而煩惱的向那黑暗的街無目的走去；過了一會他又轉回她的屋子來。他從窗外看見屋內的燈已經熄滅，她大概是出去了，雖然現在時候已經很晚，可是她也許是去拜訪別人去了吧。他到那兒去找她呢？他向那些不可見的神靈們祈禱，好像一個迷信的愚人一樣，於是他回頭向廣場走去，在一條靠近宮殿的側道上，他看見一個像她的細長的影子，他趕快追了上去。難道認錯了嗎？那就是她。他熱烈的抓着她的手說道：「終於我又找到你了。」這時的他好像從痛苦中重新找到快樂一樣你這個忍心的人，爲什麼你沒有來？」她回問他「我等了你半天。」她又告訴他有幾個女朋友去找她，總不肯走，等到她們離開她以後，她就披上圍巾，帶上帽子走了出來。不知甚麼東西使她在這樣的寒夜裏出來散步。好像故意暗示她，他也在等她一樣。他們的手總沒有放開，他伴着她回到她的屋裡，在那里一直坐到半夜。四壁甚麼都聽不見，除了下面馬房中時時傳出羣馬不耐煩的踏着地的聲音。

第二天清晨，他的僕人們發現溺死了的拉斯葆姑娘（註五）的死屍在浮橋的附近。她的衣服緊裹着她柔軟的四肢，衣袋中藏着一本少年維持的煩惱和一封信。她自殺的緣故就是爲了她那在瑞士的未婚夫蘭格爾先生。發覺時她的面容已經被水畔的岩石撞毀了。屍首搬到夏綠蒂的房子裏去，她指揮着僕人把死屍安放在好，神經上受了很大的刺激。

在雪剛化了的大地上有紫色的羅蘭花長出來，三月到了。再過幾個月他在維羅就算住了十四年了。六月底他剛從羅馬回來——宮殿，廢墟，凱旋門，庭廊，希臘型的劇院，和廟宇，這些時代的殘餘物時時燃燒着他的記憶，使他渴望着回去。他從前的思念着光榮的羅馬正像一個被禁錮在海邊塔裏的囚犯眼望着葉葉白帆沉沒到地平線之下，而永遠不能達到她們，現在他真想第三次離開這灰色的北方，如果不是爲了那快樂而稚氣的在棚前晒着太陽的克利斯提娜（註六）……

想到這裡他又望望夏綠蒂的屋子，她繫着的那羣鴿子仍然擁擠的在上面翻飛着。他曾經竭力想避免和夏綠蒂感情上發生裂痕，而現在呢？雖然他已經長久和她不通音問了，他仍然可以猜到她的擔負。她現在已經是四十七歲，漸臨於衰老了，這是無法躲避的。

八年前，也是在這地方，她允許了他的一切要求，因爲她也感到那種不着邊際的友誼所給予她的痛苦了。從那時候起，他，這罪人，感覺到夏綠蒂已不是像從前那樣莊嚴而冷峻了。他常常跪在她的腳下，請她不要再以那種宗教味的態度來對他，他願意愛她統治。他又曾告訴她說這是他們曾在一起享受的最快樂的春天。而她呢？他叫她「我最新的愛人」。他從前曾經躲在街旁的樹叢裏，看她的馬車匆匆奔過，揚起一大陣塵灰，又會悲哀的對她說他的靈魂正像是地獄一樣陰慘，或是一個花炮，被人放在火上，但是老燃不着——現在他是快樂的倚在窗前看火星閃着赤色的光，像從前和她一齊在窗前凝立着一樣，而且寫一封信對她說：「我以爲我們是結過婚了。」他把他的欲望全告訴了她，哭泣着，因爲她怕別人會把她從他身邊奪走。

後來他移到在夫蒙恩普拉茲城的家裡去住，並且像麥魯亞那一樣，他徘徊在那他屢次逗留的地方，那靜靜的露濕着的長椅在一個變傷之秋天的園裏。

他那熱狂的態度後來使得那清晰而冷淡的夏綠蒂也感到難受了。現在他是受了「變」的定律的驅使，離開了她。他離開了克爾斯巴，一句話也沒有留。而每一想到她時，他就感到極端的痛苦，後來他到了羅馬。接到她一封短信，要求他把從前寫給他的信統統歸還給她，那



些信他會是很謹慎的藏在他的檔案保管箱裡的。他回信請她饒恕他，說：「我從前老是在生和死的邊沿上奮鬥，誰都不能說我當時的心情，現在這下大人的打擊使我重新清醒了。啊！我最親愛的人。」他毫不隱瞞的告訴了她他所以感到煩惱和不安的原因，和別的小原因使她不能不離開她而投到瑪德琳娜和福斯提娜(註七)的懷中去——這就是她不是他的妻子。

現在他總算回到魏瑪來了，他們也見過一次面，但他倆一見面就感到感情上的不安和動搖，她對他是那樣冷淡。他現在什麼都不要，只希望能熱烈的愛着那魏瑪的少女，那長得那樣像福斯提娜的少女！她的溫暖的笑容能使四十歲的他都感到年輕。

克利斯提娜有着褐色的皮膚和剪短到頸的辮髮，快樂的跑到他園中來，那淒涼的三月的園子，樹上還沒有綠葉，他倆必須在這里相會，爲着躲避鎖上人們的閒話。夫利茲，夏綠蒂的小兒子現在並不是像從前那樣的骯髒而被人呼爲「一個裸體的希臘小孩了」。現在即是一個十七歲的莊嚴的少年，且有着冷靜的自信的笑臉。他替她開了園門。他看見她了，急忙而帶點自負的一步邁上台階去迎接他那「愛友」。

魏瑪公爵的內庭顧問(註八)那天在他的園亭中款待斯坦小姐(註九)和她的姪女阿瑪莉。他已經是五十歲了，因爲健康的緣故，雙頰仍然很紅，舉動很生硬而不自在。路易莎公爵夫人會說他是一個可怕的嚴謹。「斯坦小姐的臉襯着她的黑白花邊的綢領却顯得更清瘦了，她望着他的腰圍，覺得他不但是在精神上改變了，就是身體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他們倒是還常見，有時在席勒那裏，有時爲了夫利茲，有時爲了那扶爾普斯夫人(註十)的小兒子。(她爲他的生日還曾送他一塊餅。)但每次她遇見他，她却注意到他常避免和她談話，有時他取出從德勒斯登送來的酒請她喝，有時他一面喝酒吃東西一面討論美術——老是這樣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拿着圖畫。她却不曾厭煩不厭煩，而且她已經(也許她不是那樣，但她自己却堅決的說)再也不感興趣於他所作的東西了。同時他也無疑的從席勒(註十)那裏知道她那篇美麗的散文劇「狐多」中愛利莎的不忠實的戀人暗射的就是他。」她現在十分仔細的觀察着他，因爲她相信他一個漂亮女子仍然會改變常態的，他根本就是一個狂飲的醉人。從前他不是還跟愛米萊，格爾的娘(公爵的女友)在席上飲着酒說道：「我唯一親愛的女友」嗎？也許阿瑪莉會使他喜歡的，她既聰明又文雅而且有着一種從她父親那兒得來的冒險精神。她的父親就是那過去了的伊姆霍夫男爵，曾經在魏瑪裝作印度富翁，並且有一次他被捲入華倫海斯亭事件的旋渦裡去。她知道鎖上的人曾經在誤傳着說顧問先生要和夫爾普斯夫人脫離關係而跟阿瑪莉結婚，可是後來又變成白萊普士小姐了。阿瑪莉，伊姆霍夫是很纖瘦的但有着一種神靈的美，她能繪畫，

也能寫詩。今天她要給內庭顧問念幾首她作的詩，就像那回在耶納一樣。她在中間屋子裡朗誦着，這時夏綠蒂困倦的心都幾乎停止了，她念的是一首短歌。從她的長詩「萊斯伯的姊妹們」中取出來的。顧問先生竭力的讚揚那些悅耳的詩句，他叫她們爲「六步抑揚句」。阿瑪莉表現着驚訝「甚麼？」於是他大笑了，因爲他覺得這個女孩子寫的詩正像一棵玫瑰不自主的開花一樣，但夏綠蒂瞧出他的臉上表情變幻和不安。終于他又沉默了，一種難堪的淡漠重新罩上他的臉，這時的她，一個微含醋意的寡婦，才感到她又愛起他來了，愛得那樣熱烈，那樣深。

他問了問夫利茲的近況。夫利茲現在已經在布利斯勞作德國軍隊事務官了，她說她想請他到家中去吃一次茶，因爲那馬槽已經去掉了，而且下層已經種滿了美麗的橘樹，十分清靜。他聽了不說話只注視着她那雙如被縲紗蒙着的眼——看着她和阿瑪莉緩緩的走回去，經過伊姆河的十字路，(爲了這十字路夏綠蒂還跟他生過氣，因爲他說這十字路簡直不是風景。)到她那寡婦的屋子裏去，那淒涼的廣大的寡婦的屋子……

(註一)伊姆河——德國境內沙爾(Saale)河之一小支流

(註二)維特——即哥德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中之男主角

(註三)約瑟亞——夏綠蒂之夫，卡爾奧古斯特的車馬總管。

(註四)利利——哥德少年時之戀人，哥德曾把他寫在他劇本土推拉(Sella)中。

(註五)拉斯森姑娘——哥德之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出版後，有許多失意的

情人讀了後，都仿效維特自殺。拉斯森即其中之一。

(註六)克利斯提娜——哥德之戀人，後與哥德結婚同居，稱夫爾普斯夫人。

(註七)瑪德琳娜與福斯提娜——皆哥德在意大利時之戀人。

(註八)內庭顧問——(Privy Councillor)——爲現在私人書記一樣的職位；

但也可參加意見，並討論政治事件。哥德那時是魏瑪公爵的內庭顧問。

(註九)斯坦小姐——即夏綠蒂，因其時其夫約瑟亞已死，故襲用其母家之姓。

(註十)席勒——德國文豪，哥德之摯友。

「譯者後記」——本文爲「天才的愛與死」(Genius in Love and Death)之一章。原書作者爲保羅·維格勒(Paul Wiegler)。譯卡爾·盧森巴赫(Carl Kaushanhs Hd)譯成英文。書中記述許多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劇作家，

音樂家，的歷史，十分淒美動人。本文寫哥德與斯坦夫人之愛，不但十分翔實，而且文筆也十分簡潔，可以作一篇極好的散文看。承方紀先生惠借原書附誌謝。

### 仄韻樓詩藁 金受申

#### 北海賞雪奉和小平按方翁原韵

天地變風雲，冷然降大雪，樓台入廣寒，

山路疑已絕，萬目一澄清，山河敞胸襟，念彼興衰事，老松留舊節，雀鴉盤古木，點點長空列，依然躍高枝，不知西風冽，殿宇隔星辰，忍看玉屑，日月杳然遠，不見舊鳳楹，詩酒消寒日，感茲情彌切，千仞玉浮屠，振衣畏裾裂，千年氣銷沈，宮花淪俗楔，綿綿歷春秋，龍象失靈滅。江河已日下，難阻逝浪振，瓊花灑萬里，世路無險屯，聳雲瓊華島，矗立容態泯，往日康莊路，欲渡慨無津。茫茫盤曲徑，此去安所適？萬慮繁懷抱，大劫歷甲申，造物莫能語，誰可馭天鈞，徒以詩興熾，聊共耳目新，朔風悲淒惻，石鱗水似噴，歸翮飛檻外，微醉思來頻。

### 梵香吟草 傅嵩楫

#### 冬夜

寒飈獵獵製重門，衾鐵稜稜夜不溫。短榻灰塵傷綺夢，涼宵風雪黯鄉魂。廿年身際冰霜苦，萬里心懷故舊恩。持謝綠窗紅鳳蠟，憐予留得淚痕痕！

### 慰友

斯人顛覆有誰憐？墜葉漂花年復年！孤萼驚霜巢屋瓦，雛鴉抱恨哭終天。相看上苑喬松翠，好待中秋缺月圓。彈指流光秋色老，故王宅第暮生煙！

### 中國大學國學系教授杜悅

鳴先生以近作感懷詩見示試倒疊原韵奉和用博一笑 杜度

暮氣沈沈一酒狂，憑人信口說離黃，家無恆產身無累，只有麪時寸有長。厭世我原思退隱，逸材卿早擅名場，窮通休向蒼天問，且逐東風上下忙。

### 附原作

三十年華為底忙？八千塵土困名場，始知世路崎嶇甚，漸覺田園興味長。百戰江山枯骨白，七年貧病鬢毛黃，不堪家國無窮事，起舞中宵尚欲狂。

### 雲水集 鮑宦

#### 書事

書劍飄零壯志灰，銅駝禾黍委蒿萊。乾坤俛仰傷陳迹，如此浮生亦可哀。

### 感懷 丁卯舊作

脫粟蔬羹度曉昏，棲遲陋巷鷺局門。孟嘗高絮空餘恨，阮籍猖狂詎足論。蜀道秋雲嗟世態，蕭蕭春雨滌詩魂，不須惆悵尋塵夢，寄傲南窗發醉言。

### 笏山散人吟草

#### 游海外偶感時局 (民國十年)

偶從海外憶中州，險惡新潮每逆流，略土有人常割據，鬪牆無處不戈矛。爭雄豈獨如劉項，植黨何堪似李牛。戰死沙場三十萬，如山白骨幾家收？

#### 舊清宮 (民國十年)

鳳閣龍樓鎖落暉，曼殊國破罪誰歸？回思三百年來事，差別人權是禍機。憶從鴉鳥入宮來，毒殺王孫劇可哀。借問德宗幽禁處，白頭關宦說瀛臺。家國興亡似奕棋，不須重憶舊朝儀。武英殿上無人住，滿眼橫陳盡鼎彝。寂寞宮門十載餘，無名草長繞階除。游人欲問文淵閣，今日深藏四庫書。太和殿上動飛埃，紫禁門前長綠苔。胡月不知塵世變，夜深猶照景山來。空餘樓殿感何如，革命功成帝業虛。今屬共和民主國，溥儀底事後宮居？

寄 遠

開 元

我寧愛這不下雨而開花的地方

送歸人記一路行色

青青河邊草

你終於回到江南去了

陽春是宇宙的執紼

素衣乃有青山河之異

你們再來是什麼時候

浮雲似的人情

流水裏催他老了

我寧愛這不下雨而開花的日子

SAPPHICS H H

已經三四晚上不能睡眠  
屋子老是這樣的沉靜，牆壁  
隨著無聲伸縮的陰影溶解  
蠟燭也滅了

我想問問隨便誰，幾點鐘了  
近處遠處火車的汽笛嘶著  
時間流過被他給分成段落  
加上了句點

仍不明白爲甚麼從前小時  
母親念著唐詩時總要流淚  
今夜鄜州月，客人都已散了  
她走上樓來

還有遠處記憶裏一座老屋  
在它過堂微風的小唱裏面  
穿著睡衣漫遊，但鬆的窗板  
沒人給釘上

沒人拉過靠門的一把臂椅  
說道：「請坐」，或者是：「你的帽子」  
沒人聽見黃昏裏風車旋轉  
跪下來哭泣

沒人跑到閣樓上翻閱舊書

只爲急於找一些古代地理  
巫峽猿鳴，黃牛和十二險灘  
一天的道路

來了，聽啊，又是她輕的脚步，  
她在開門，「母親，我沒有睡呢！」  
眼眶含淚，蒼白的額角上頭  
溫暖的手掌

已經三四夜了，唉，外面星星  
浮出沉沒……世界上……總是……有人……  
覺出羽毛在自己眼角輕拂  
……露水的點滴

覺出頭上舊日的王冠摘去……  
秋風疎了林間的落葉……頭髮  
隨之落盡……讀一點古書好罷……  
真想要睡了……

尋 春 者 衛 寤

尋春者有輕盈的脚步，  
踏遍山林中初生的柔草。  
快樂原也是自私的，  
幽僻處遂爲情侶棲身所。  
我會覺得是來的太遲了，  
因爲春意外地來得太早。  
姑且抱膝端坐於湖畔，  
望遠方煙霧如畫。

讓遐思跟蹤水波的蕩漾，  
而笑語從我耳邊消隱，  
黃昏躡足悄然躡近身。  
夕陽中有人在對岸朗聲高唱，  
看不見歌唱的人  
祇湖水無聲地輕湧着萬點金光。

### 靜夜野火

時常，在靜的夜裡，  
遠天飄來口笛，  
低啞的音調  
掠過心湖，  
泛起美麗得使人憂愁的漣漪。  
逝去的日子，  
在波紋上蕩漾，  
乳燕啣走的往事，  
輕落入記憶底網。  
唇邊跳出一串串  
淡藍色煙圈，  
無聲地流轉，流轉，  
殘破了，  
化一隻思念底帆。  
夢底枝條流淌着，  
流淌着絲絲的熱；  
像是九月蓼  
開出紅色花朵。  
窗口又滑過夜航的雲，  
凝着眼望天，

星子是熟悉的，  
我却在  
陌生的遠方。

### 鷹

好友，你那日子，  
土牆上蝸牛爬的日子。  
宅給你畫的是什麼花樣？  
哦，那是一幅平安的美夢麼，  
是一瓶麻醉靈魂的聖水麼？  
哦，你躺着，合上眼，讓太陽  
把光曬於你的頭頂上。

### 白金

你說，你是怕風，  
哦，這不是個懶的謔麼。  
難道你沒會瞧見過你那  
屋簷上的蜘蛛和後園里  
野草地上的小花，牠們  
都會自殺嗎，憂鬱嗎？  
不，牠們的心，是永遠  
溫暖的，是永遠懷着  
一個春天的。

哦，我的好友，  
你起來吧，跑到屋外去，  
這小屋會蚕食你的生命的，  
因你並不是一隻冬蟄的虫呵，  
呵，好友，你是鷹，一隻神鷹。

你的家，是在那遠的藍天上。

### 題已失

李 駿

斜光擊流水  
有銀波  
夕陽風  
鐘聲  
微微動山邨酒旗了  
酒旗爲什麼不繫山外餘暉  
白楊一笑  
誰又爲他拈花呢

### 霧之晨

林子規

由紗窗的角已看見了鉛色的天，  
踏着潤濕的泥土，却嗅不到新春的氣息。  
窸窣而沉重的——  
這三月的大霧之晨。

沿着短的牆，  
一盞盞燈睜着守望了通宵的倦眼，  
高高的電桿挺立在道邊。  
遠遠的，是誰的口哨？  
嘹亮，悠揚，曲迴，婉轉。  
沒見吹的人，  
却聽見從極高的音階流利的滑下，  
那聲音消逝在背後了。

### 有懷 莎萍

殘冬的夜風撲地捲來，  
面對着單身的孤寂燈火，  
默默地吐一串烟圈，  
轉着，轉着，終于消散了。

離開我身旁而沒有音信的人，  
一年，二年，又三個月了，  
黃昏時看那歸來的鳥群，  
隔白雲爲我帶來一些信息嗎？

湖濱渡過了已往的溫馨歲月。  
又嘗够了這北國的黃沙氣息，  
敲一敲門，再邁上家鄉的小樓吧，  
微笑着帶着淚水對你低訴：

燈油盡了時且聽風聲吧，  
再溫習你的撫慰的言語；  
在遠方你要接受了山河的寒冷，  
听得見我的心怦怦地跳躍嗎？

### 自繪 孟枯

寂寞像隻貪婪的蠶  
迅速地吞噬着  
我底生命

如同一片脆嫩的葉子

爲了迴避寂寞

曾經裝飾過自己的夢  
把自己引入一個荒唐的比喻  
儘管在里面作着無聊的步伐  
但此喻又何嘗不是一篇故事  
不甘沈默的時候，

便闖進問津者的懷里  
讓卜者給計算着命運  
然而又喜歡去看點更古怪的東西  
空留下了孤影於路旁

總有一天吧  
我會騎在馬的背上  
在黑夜的原野中  
去追尋遠天的星星

### 殞星 曹妮

一片寒光，墜落了，  
地球的巷角。

明月夜，  
遇見妳在蘭河，  
歸來，  
憂鬱罩上紫色。  
姐姐說我嘗相思

爲妳，  
移家到河畔。

春末夜，  
懷着玫瑰的柔情，  
在柳隄邊散步。

夏日，撩起窗紗，  
妳在海畔洗菜。

冬日，人家說：  
妳死了，  
我的心情也死了。

一片寒光，墜落了，  
地球的巷角。

### 冬村 汛芷

冬日的村莊，  
稀稀叢叢在門外，  
地面上臥着乾的高粱葉，  
更有撫着細沙的北風；  
一隻狗在道上徜徉。  
有時一個村人走來，  
又彳亍着沒入一家門戶，  
灰色依々的炊煙升起來，  
家家在燻晚餐了。

# 創造與選材

靳極蒼

在我們中國來說，戲曲小說的被看重，才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文學家看重自己，雖然自古而然，可是文學家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文學作品能有力量，却更是近十來年間的事。發行文學雜誌，文學作品可以換錢，文學作家可以仗着賣作品維推生活，也更近十幾年來的事。雜誌越出的多，作家的產量也越不得不大，可是那裏有那麼些寫的呀！於是寫些什麼呢？怎麼寫呢？這件事很成爲一部分文學家們的問題了。尤其一般初習創造的青年們，更把選材看成了創造的要務，甚而至於以爲有了好材料，就能有好作品。所以創造與選材，這件事真該注意了。我對於這個雖然完全是個外行，可是也很有點意見，所以我現在要討論這個題目——創造與選材。

選材，依作者始作時的動機來說，可分爲兩種：

一 主觀的選材 作者心中有種主觀的意欲，於是在作者所能有的材料中，選擇其最爲適宜於表示此種意欲者而用之，謂之選材。這種選材因爲全以作者的意欲爲準則，所以爲方便起見，可名之曰「主觀的選材。」這種選材是先有意而後再去選材的。如作者主觀的認爲「死」是恐怖的。於是要寫死的恐怖。因而把他所知的關於死的一切，羅列腦海中，逐件的與心目中的「死的象徵」相比附，比附的結果，選取其中最爲適宜者用之，即屬於此類選材。又如作者要想寫「北京洋車夫的痛苦」，於是把作者所知的關於洋車夫的一切，羅列腦海中逐件的與作者心目中的意欲相參比，參比之結果取其中最爲適宜者組織之以顯示洋車夫的痛苦，也就是這類的選材。

二 客觀的選材 作者要作文章時，苦於沒有主題，苦於沒有描寫的對象，於是在友朋言談中，在書報雜誌中，在日常經見中，選取其可爲描寫之對象者，以爲主材而描寫之，而敘述之，這也叫做選材。這種選材祇客觀的着重事實，與主觀的注重表意者不同，所以爲方便起見，名之曰「客觀的選材」。這種選材，是有了材料後才有的意，且其意即因材料而生。（其未能付入作者之意者，根本不能成爲文學作品，故可不論）如由各方面得知了許多可驚可歎可悲可喜的事實，如汽車撞死人，洋兵打苦力，乞丐死街頭，強盜傷事主，謀殺親夫，毒死髮妻，中獎發財，情人成眷屬……等，於此多種事實中，看是那一件的原因動態結果，最爲動人，最易使之合於藝術，於是即以之爲對象而描寫之，即屬於此類選材。

主觀的選材是一般成功的文學作家們的情形，一般表現時代，批評時代，領導時代的名著們，概多如此產生。原來文學家們對社會有他自己的認識有他自己的批評，有他自己的改善方法；於是藉着詩歌戲曲小說把他們的認識批評改善等顯示出來，這就是他們創造的原因和目的。所以他們的材料，不過僅僅是個憑藉物而已。他們的意欲，作品中所顯示的認識批評改善，才是精髓，才是主體呢。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等的作文，就屬於此類。他們不見得是無事可幹，更不是純爲作文而作文，乃是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地不得不作文，乃是同情大眾，同情痛苦的一群，如見溺而加援手的不能不做文，希望因這個文喚起大眾的注意，希望因這個

文能改進國家社會的現狀。這就是他們創作的目的。他們的眼光，是銳利的，他們的感覺是敏捷的。他們的理想是前進的，他們的理想是超人的，尤其是他們的同情心，是極爲豐富的，所以社會上的缺點，在旁人還沒有發現以前，他們已竟發現了，已竟感覺到了，而且已竟有了改善的理想了。文學家們之所以被稱爲先知先覺者以此。比如魯迅的故鄉上說：

他祇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畫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約的祇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我們中國的老農夫們，那個不是「只是覺得苦，却形容不出來」呢？然而魯迅先生，然而久別故鄉過着都市生活的作者，却能形容的出來。所以下文他說：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人了。

這就是他的敏感處。他後文又說：

我想我竟與潤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爲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潤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雖然有人罵魯迅說他不徹底，說他祇是「吶喊」與「彷徨」而終於沒有找得了道路，然而他到底「吶喊」了，到底喊的人們知道舊生活是太不好了，到底喊出該有新的生活的口號了，他提醒了人們，更鼓舞了人們，更提示了人們，雖然沒說如此或如彼，然而這種勞績，在當時來說，也已竟稱得起「前無古人」了。而且以後的所謂「找得了道路的文學家們，」又那個敢說沒有受他的影響呢？以上所引三段，就是魯迅先生對於當時社會的認識批評與改善。又魯迅在吶喊自序裏，述他作文的原因說：

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壞的，裏面有許多睡

熟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

朋友回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由此可知魯迅先生創造的目的，祇是要喊起「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以希望他們能「毀壞這鐵屋子」呀！所以並不是閒情逸致的寫點小說來自娛娛人，並不是記點希奇古怪的事故，來爲他人作消遣，所以他作品中的阿Q，孔乙己，狂人，七斤嫂，潤土等不過是個憑藉物，是個軀殼，是個外形，喊起大眾來，讓他們認識現狀，讓他們速自營救，才是他的本旨呢，所以選材這件事，在這一般人說來，簡直無異於揀選無線電匣子，至於收聽什麼，收聽那個電台的放送，其權是操之於主人，匣子是無能爲力的。同樣用這個材料，顯示什麼宗旨，材料本身是無能爲力的，其權是操之於作者的，所以吶喊一書，凡包有小說十五篇，凡十五種不同的材料，凡十五個不同的故事，那個與那個都有遠距離的差異，然而其宗旨呢，則十五篇完全一律，完全是「喊起大眾，速自營救」。材料僅僅是憑藉，僅僅是軀殼，外形，由此更可明白了吧！又如托爾斯泰是反對軍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而提倡勞工運動的人，他晚年的著作們，大概全發揮的這種宗旨。他有一篇童話體的小說，叫做呆伊凡，竟用一個呆傻的農人作材料，把這種宗旨，給顯示出來了。日人盧谷重常所著「世界童話研究」一書，論此極詳，曾把此篇全體收入，我爲省文起見，祇引他的後段：

老魔王反失敗了。這次他變了一個商人，來伊凡那裏住……說道：「你們這些人活着，全像豬仔似的，——我來教你們應當怎樣生活。先來造我的房子，祇要你們做工，我便給你們錢」。……不多久，國裏已經有了許多金錢，金錢便覺得不稀奇了，百姓爲商人的做工的也一個沒有了。……跑到百姓家裏，把金錢給他們看，說要換東西。百姓都搖手說：「啊，這種東西，我們已經太多了，……」老魔王竟走遍了村莊，也得不到一塊麵包。

「伊凡聽了這事，便叫他挨着一家一家吃。……他說：『你們這班傻子，祇知道用手來做工；但是聰明人，是用頭腦來做工的。我來教你們用頭腦來做工吧！』……因此商人登到高塔上，講演用頭做工的方法。但是一班百姓聽了他的話完全不懂，他們想一個人能够用頭腦做工，總可以供給自己的食料，所以一個人也沒有把食物拿到塔上去。老魔王漸々肚子餓了，他又站了一天，疲乏起來，站不住，一搖一晃，倒在柱子上。百姓們看見了，都騷擾起來說：『啊，慢々地在用頭腦做工了。』伊凡跑來一看，祇見商人從塔上滾下來，頭兒打在梯子上。伊凡便道：『真的在用頭腦做工了。』」

……(董源譯)

托爾斯泰的大著「戰爭與和平」，是這種宗旨，區々的童話「呆伊凡」，也是這個宗旨，同一的宗旨，可用不同的材料顯示出來，所以他們的選材，是注意在什麼樣的材料，才適宜於表現我的宗旨，怎樣運用材料才適宜於表現我的宗旨這件事情的。

按青年們的習創作，自起始至成功，可分三個階段：

- 一、模仿
- 二、記述
- 三、表現自己

按他們運用材料說，也可分三個階段：

- 一、僅々記述材料
- 二、因材料而付入己意
- 三、因己意而選用材料

一、模仿 見某人描寫某事某物而生興趣，而起反應。因亦仿製一篇，或仿其取材，或仿其結構，或仿其造意，俱謂之模仿。如民十四五年間各報章雜誌上的軟性小說，大體全仿紅樓夢而作，所以當時統名之爲「紅樓夢派的小說」，或詆之爲曹雪芹的孽子孽孫。他們寫作時全是先有一個紅樓夢的影子在，全是在模仿着紅樓夢的風格等情趣而寫作，所以俱可謂之模仿。此類多屬之於初習創作者，距成熟之期

尚遠。如魯迅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記」就是模仿的果戈里的「狂人日記」，（這是他自己告給我們說的，文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第二集序）這是成名的作家曾經模仿過他人作品的明例。「狂人日記」在中國說雖然是篇名著，可是假設果戈里的「狂人日記」早譯爲中文的話，魯迅這篇小說，至少不能如現在一樣的被人們贊許。

二、記述 由模仿進於記述，是習作家們的一大進步。如見某事某物，自動的有感於中，因而自主的把牠記下來，這叫做記述。這種作品。有時因材料本身偶近於藝術的條件，也很可成爲良好的作品。比如去年天津的水災，現在京市的糧荒等，作者親聞目睹，有感於中，因爲主材而描述之。這種作品，因事實本身易於令人生同情之感，所以祇要作出來技巧上能說的去，就很有成爲良好作品的可能。不過這類作品，時代性太顯著時過境遷，力量也就減小了，所以很難儕於偉大的著述之林。

但是假設寫這類作品時，作者能加入一種「透視」的作用，——不但寫事的平面，而且寫他的立體面，不但寫事的正面，而且寫他的背面，則更易於使作品有力量，更易於使作品成熟了。苦把事實祇當做事實看，那叫做祇看了事的平面，事的正面，如祇見了人們因水災的顛沛流離，祇寫了人們因爭着買米麵擁擠爭吵，等是。這與新聞紙第三版完全同一性質的，要僅寫了這個，那就是作家的失敗。若由水災糧荒看出了那是官家不忠職守，不修河堤的罪過，那是商人祇重私利，囤積居奇的罪過，就已經深透視了一層了。若再進一步說這全是世風不古，道德淪亡人心壞了的原故，就又深透進一層了。這就是事的立體面與背面，這就是透視作用。假設能如此時，作品就可以有意義的多了。所以說這項是可能產生良好作品的假設再能由己意取材料，用以表示己意，那就更可以產生良好作品了。不過這就該屬於下邊這項「表現自己」了。

三、表現自己 即作者先有自我的意欲，然後再去選用材料，用以把自己的意欲顯示出來。這是成功的作家們的事。前文所論主觀的選材那一類，即專指此類而言。說見前不贅。

未完



## 我國前一世紀底

## 大衆戲劇作家兼實踐者

張鳴琦

在這篇文字裡，想向讀者介紹一位我國前一世紀底大衆戲劇作家兼實踐者——余治。

對於余治，一般人都只認爲他是一個戲曲，特別是皮黃戲底作家，並不注意到蘊蓄於他作品之後底意圖，乃至他在實際方面的活動。

鄭振鐸在「文學大綱」四十四章「十九世紀的中國文學」第一節「十九世紀的中國戲曲作家」裏邊，說那一個時期底戲曲作家，有黃憲清、周文泉、陳煥和余治幾個人；而黃，陳是傳統的劇作家，因爲他們都用明人所用的戲曲式樣與曲文來寫他們自己底著作。但余治，鄭先生說：

「……余治則是一個不同樣的作者。他並不用傳統的『昆曲』來組成他的劇本。他的劇本的唱白，乃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皮黃調』的式樣。這是他的足以自立於中國戲劇史上的一端。自他以前，所謂『今樂』的劇本，一無所有（『綴白裘』裏錄亂彈調劇本僅三齣，自他以後，所謂『今樂』的劇本，亦一無佳者。他這部『庶幾堂今樂』雖不是什麼偉大著作，在皮黃戲的歷史上，其重要却是空前的，在中國戲劇發史上，其地位亦甚重要。向來皮黃戲底劇本，不是把昆曲的流行戲，改頭換面，就是將梆子腔的劇本，全盤鈔襲。自己創作的劇本，除了這部『庶幾堂今樂』，是絕無僅有的了。」

盧翼野在「中國戲劇概論」（『中國文學八論』第六種）第十一節「亂彈之紛起」裏說：

「……最重要的皮黃戲作家，要數余治。青木正兒說他是光緒初年的人，因爲他所作的『庶幾堂今樂』是光緒六年刊本。但據

俞樾的序，是同治十二年。他的自序，作於咸豐十年。他總算咸豐年間人。……」（筆者按：青木正兒在「中國近世戲曲史」裏，只說：「……至光緒初年，有余治之『庶幾堂今樂』」（光緒六年刊）新作皮黃調之曲本，……」並沒有說到余治是光緒初年的人，盧先生所言，恐有誤會。）

由鄭盧二先生底話裏，對於作爲一個戲曲作家的余治，我們多少可以得到一點概念，雖說鄭先生底推崇也略有過分的所在。因爲在余治底「庶幾堂今樂」之前，有觀劇道人作的「極樂世界傳奇」（這是一個全八卷長八十齣的二黃調曲本，自序作於道光二十年）。在余治底「庶幾堂今樂」同時（光緒六年），有李世忠所編的「梨園集成」（十八卷，收皮黃戲四十六種，據青木正兒說，各本皆題曰「新著」，想都是當時底新作）。

然而，余治爲什麼不隨從當時底風氣，而要用皮黃調的式樣來寫戲曲？這是我們在這裏所要加以探討的。

第一，我們先看一看余治寫戲底動機。據俞樾在「庶幾堂今樂」底言裏說，余治看到當時劇底日趨淫糜，深惡那種「每喜於賓朋高會，衣冠盛集，演諸穢褻之戲」，所以「毅然以放淫辭自任」。同時，又想更進一步，「思因勢而利導之，即戲劇之中，寓勸懲之旨」，因而就「搜輯近事，被之新聲」。至於余治底自序也說：「古樂衰，而後梨園教習之典興。原以傳忠孝節義之奇，使人觀感激發於不自覺，善以勸，惡以懲，殆與『詩』之美刺，『春秋』之筆削無以異，故君子有取焉。賢士大夫持風教者，固宜默握其權，時與釐定，以爲警誡之助，初非徒娛心適志已也。無如沿習既久，本旨漸失。賢士大夫既不暇

留心及此，一任優伶子弟顛倒錯雜於其間，所演者遂多不甚切於懲勸。近世輕狂佻達之徒，又作為誦淫盜樂戲，以悅時流之耳目。演『水滸傳』則以盜賊為英雄，而奸民共生詭譎；演『西廂記』則以狹邪韻事，而少年摹效風流；其他一切導欲增悲，不可為訓者，且紛然雜出，使觀之蕩心失魄，以假為真，而古人立教之意遂蕩焉無存，風教亦因以大壞。甚矣樂章之興廢，實人心風化轉移向背之機，亦國家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余不揣淺陋，擬善惡果報新戲數十種，一以王法天理為主，而通之以俗情。意取勸懲，無當告律；事期徵信，不涉荒唐。以之化導鄉愚，頗覺親切有味。自知下里巴人，不足當周郎一顧，而彰善懲惡，歷歷分明，觸目驚心，此為最捷。於以佐聖天子維新之化，賢有司教育之窮，當亦不無小補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余治寫劇底動機，是在於「放淫辭」，「寓勸懲」，愈樞稱他底作品為「善戲」，是最恰當不過的。

我們既知道余治寫劇底動機，則第二，他為什麼採用皮黃調的式樣，便不難索解。愈樞在序言最後，曾引用魏文侯所說的：「吾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並說：「是人情多喜鄭衛而厭雅頌也。今以鄭衛之聲律，而寓雅頌之意，所謂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者，必於此乎在矣。」而說的最詳盡的，則莫如余治他自己，他在自寫的「答客問」中說：

「庶幾堂主人既作新戲合班試演，客有見而嗤之者謂：『曲必求高，陽春白雪，所以見重於世也。若吾子之所為，下里巴人耳！村歌野曲，何足登大雅之堂！而子顧斤斤以此為務，雖然播諸統管，妄冀賞音，毋乃太不自量乎？』予聞之默然起曰：『唯唯！客責我良是顧鄙人尚有下情，可容一畢其說乎？』客曰：『嘻！子姑言之，我姑聽之。』予乃前席而請曰：『古人作戲之意，非將欲以忠孝節義故事，當場演出，使人觀而感乎？』客曰：『是固然矣。』予曰：『既欲以忠孝節義使人觀感，則欲使觀而感者，以多為貴乎？以少為貴乎？』客曰：『自宜多多益善。』予曰：『吾子既欲使觀感者多，則巴人下里屬和者數千人，豈不足以資闕動？既欲求其多，而

仍從事陽春白雪，何異緣木求魚也？客亦可以諒我矣。』

之外，在「庶幾堂今樂」底例言中，余治又說：「坊本『綴白裘』所選多係崑曲，久已風行海內；惟陽春白雪賞雅而不能賞俗。茲刻原為勸喻愚蒙起見，皆係皮黃俗調，習之既易，聽之亦入耳便明。詞白粗鄙，明知不足以登大雅，識者當能諒之。」

那末，余治之所以用皮黃調寫戲，是顧到了「多喜鄭衛而厭雅頌」的人情，是想用非陽春白雪的俗調，求觀衆底易於欣賞，求觀衆底易於學習，使戲能發揮其最大的普遍的功効。這一點，也就是余治底這種看法，與近年來底所謂戲劇大衆化的理論極為切合，雖說所要加於觀衆的感動，並不相同。因而筆者覺得，余治底值得推崇，絕不在於他底那若干種皮黃戲底寫作上，而在於他底把戲劇由少數人手中解放到多數人手中的意圖上。也許他底意思，他底觀念不盡符當前底環境，然而他底「以多為貴」的主張，即使動機稍有可議的地方，但由戲劇之哲學的乃至教育的價值上看，實也不容我們忽視。筆者稱他為大衆劇底作家，其理由也就在此。

余治底作品，據「庶幾堂今樂」（光緒六年刊本）底編刊者望煊樓主人在後記上說，原有四十種，但到光緒初年，只剩二十八種了。散佚的十二種裡邊，知道劇名的有：「苦節記」，「狀元圖」，「巧環報」，「人獸記」，「五雷報」及「孝友圖」六種，其餘六種連名字都不知道了。現在把這二十八種劇名，和目錄中附於每劇之後的小序（前十六種底小序為余治自作，後十二種小序為望煊樓主人所寫。）鈔錄於下：

（一）「後勸農」——勸孝弟力田也。院本「勸農」一齣，想見循吏風流，與民同樂，近世梨園競演之，田夫野老樂觀之，誠佳劇哉！顧力田而不知孝弟，厚其生未有以正其德，亦長吏之缺事也！省春耕更應省春斂——作「後勸農」。

（二）「活佛圖」——勸孝也。孝道之衰久矣！燒香不遠千里，奉親缺於一堂，俗情顛倒，比比皆是。不知佛法首重報恩，未有不孝其親而可以求生西方者。此披袈倒屣之說，所以自古傳聞，足為忘親求道者作當頭棒喝也——作「活佛圖」。

(三)「同胞案」——勸悌也。手足同胞，誼關一體，至情至性，本乎彝良；奈何變起天倫，情傷同氣，區區財產，輒肇爭端！噫，蔽也甚矣！良知自具，非動以至誠，則蔽不能開，此當湖先生斷案所以爲絕千古也——作「同胞案」。

(四)「義民記」——勸助餉也。世教久衰，民皆忘本，食非踐土，帝力渾志；既尊君親上之不知，意作奸犯科而無忌。一旦有變，非但不能同仇敵愾，甚至抗霸錢糧。噫，風俗至此，岌乎殆哉！尙可以教

## 新文化建設與文學家

一個國家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特質，特質維何？即文化是也。所以一個國家的盛衰，視乎它的民族文化的高低，但又因爲朝代的變遷，民族習尚的不同，所以文化的趨向，又自各異，近代以來，世態無常，文化的趨向，更是千奇萬變，而文化的進步，也是日新月異，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故處在現今國家的當局，不能不亟亟努力於新文化的建設，製造新的國家，立足於新的世界上。文化既關係於國家者，如是之重大，當然要重視新文化了，然而民族文化的高低？及文化的進步與否？其責任又不能不在文學家的支配力量上。文學家既有如此之責任，我們可以之道他的重要性了，文學家既有建設文化的支配力量，那麼文學家又應如何的注意與努力，以完成此重大的使命！究竟什麼是文學？應如何注意與努力？現在分別寫在下面：

### 什麼是文學

「文學」二字之名詞，遠見於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是也。但是邢昺論語疏云：「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那兩的意思，那時的所謂文學，是廣義的文學，一切書籍，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文即是學，學不離文。近代外國的文學批評家，關於文學的定義，各有各的不同，海爾說：「文學是知識流傳在書籍裡的，」卜魯克說：「文學是世間男女寫下來的意思同情感，布置得很好，可以使讀者愉快，」胡斯得說：「文學是求學的結果，就是知識和想像寫下來保存着的東西。」高考爾說：「文學是一個字句的藝術，」商德爾說：「文學是心靈活動的途徑和結果，」馮克說：「文學是寫的印的，從人類

化爲迂遠事耶？——作「義民記」。

(五)「海烈婦記」——表節烈懲奸惡也。奸徒狹邪，往往乘人之急；貧寒難婦，於風塵漂泊中，依人作計，而欲保全白璧難矣。毘陵道上，穹碑卓立，廟貌煥然，過往士民，辨香展拜，引領欷歔，無不羨烈婦之完貞，快奸徒之授首！百世而下，可以風矣——作「海烈婦記」。

(未完)

## 史翼之

心理總合而成的出品，這種出品，必定有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有適當美麗純粹的體裁，而且是合於藝術的構造」韓德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表現，有風格能使普通人的心理，覺得明瞭，感到有趣、却非專門學藝的形式。」以上的說法，差不多都是表面的。或者僅說到文學的一部份。馮克說的雖然比較完備一點，但是還不如韓德說的確切適當。我的意思：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從好的思想裡，寫出來的，要有想像，要有感情，要有體裁。還要合於藝術的組織，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是很明瞭，很有趣的東西，同時能夠將思想，感情，藝術，和作者個性，社會道德觀念，施勻了色調，調和成一種很巧妙很偉大的織物。總之，文學是一個整個的東西，不能夠取其一而失其二，更沒有法子把它分開的。

### 文學與個性

世界上的人，無論寫一種什麼文學，都得表現出他的個性來，所以凡是一種天才的創作，真正忠實成功的文學作品，都有作者個人的靈活的個性寄託着。無論怎樣密不宜示的個性，終不能自止的表現於字裡行間。同時文學若無有作者的個性潛存着，便不能引起文學作品的健全生命，和應具的深刻而雋永的意味，也正像人類沒有個性的差異，社會便成了一個呆板的社會，更沒有更新的進步了。古時文學能發揮個性的，要以司馬遷的史記爲第一，史記這部書，固然是千古絕作，不但是研究歷史政治經濟，都有細緻的必要，我以爲還是在文學上的價值爲更大，研究文學的人，更是必須要細細咀嚼它。後世以文

學眼光來批評史的如出來來說：「太史公之書法，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化變，不可得而離跡者矣。」茅盾甫批評說：「今人讀史記之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列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敬瑭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君傳，即欲兼士，若此者何哉？蓋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非區區於字句之敷衍也。」曾毅批評說：「司馬遷絕世之文豪也。讀伯夷屈原管晏孟荀貨殖等篇，敘事議論，錯綜離合，變化無述，可有龍飛鳳舞之觀，可謂文中之聖也。讀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樂毅田單藺相如李斯淮陰侯等傳，如幽燕老將，馳突於山河之間，左右前後，所向無不如意，可謂文中之雄也。讀老莊魯仲連等傳，使人決皆怒目，而有輕死之志，可謂文中之俠也。讀刺客游俠樂布季布列傳，使人決皆怒目，而有輕死之志，可謂文中之俠也。」觀以上批評，史記實是有色有聲，活現着客觀的事實，越說的淋漓，越流露出精神，詞句雖如平話，任意說去，又好似「水平平流去，遇石即激起。」的美妙，這也是太史公以自己偉大想像力，能將理想的人物態度神色，融化在腦中，體會當時的情節，如自己化身，親臨其地的一般，也正是他有健全的個性，才能寫出生龍活虎般的文學精神來。

文學家與時代

所謂文學家是支配文化的，也是支配時代的，但是又不能不因於時代，所以有許多文學家，想離開時代，想擺脫時代，而所做出來的出品，仍不免受時代所牽制，譬如自擊時代的國是紛紜，民族的文化落後，欲思有以挽救，既無權以支配國政，又礙於政府之不同意，而不敢明目張膽的宣傳於民間，如此衰落下去，又於良心之熱忱，不能遏止，於是不能不託之於文學，作出一種作品，舉一種事物，來影射時代的不平，讓一般人看了，不期然而然的知道有所遵循，而對於時代之文化，自然可以得到改造與建設的收穫，誠能如此，則文學家之功，莫大且鉅焉。有人說：文學家不能阻於時代，要別具一格，要創造環境，這可說是很難的一件事。有晉一代，為玄學空氣瀰漫時代，而其時之大文學家陶淵明先生，可說是反玄虛的，他能守本分，超乎時代，然細玩味他的詩詞文章，究不能盡脫玄理氣氛。如劉熙載氏說：「陶淵明之詩，大要出自論語。」這倒是確實之論，但是他的詩的曠達之風，瀟灑之致，沖淡之味，枯傲之姿，亦自不可掩蓋，故其仍不能外乎時代之氣氛也。沈得潛氏又說：晉人多尚放達，獨陶淵明有憂勤之語，有自任之語，有知足之語，有悲憤之語，有樂天安命物我同歸等語，是其雖不阻於時代氣氛，而究不能離開時代也。再看他的幾句詩，亦多染有玄風者，如「秋菊有佳色，裊裊披其英，汎此忘憂物，

遠我遺世情。」又如「吾生夢幻間，何事絕與轉。」又如「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這都是不能離開當時玄虛之時代也。我國歷代文學家，較為不受時代所拘囿者，當首推陶淵明先生，淵明尚且如此，可見時代與文學家關係之密切矣。

新時代下的文學家應如何努力及注意？

時居今日，國家的秩序，破壞無餘，人民的思想，紛亂已極，若不急於謀文化之建設，以思補救而挽頹風，則國家前途，誠有不堪設想者。況當今日東亞秩序建設之際，努力與亞之秋，一般文學家，更應發揮個人之天才，抓住現時代民族的弱點，使一般新青年，不要傍徨於歧途，而使之入於正軌，吾以為首應注意之點，先從糾正思想方面做起，因為思想是精神的活動，是策勵行為的造因，民族之思想如何，影響於國家者甚大，故思想之糾正，為當前之急務，糾正思想之方略，不外下列所說：就是要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國自革命以來，感於中國之政治不良，文化落後，不能不亟亟以求改革，而圖挽救，挽救之法，不外採取外國的文化，所以國家的施政方針，及文學家之習尚，其不外外國之文化為注重，猶其對於西洋的文化，努力於輸入，但十數年來所得到的結果，不但無有進步，倒開了烏煙瘴氣，一榻糊塗，推求其故，固然是因為只學其皮毛，未得到真實的精神，而主要原因，是把中國固有的文化，如歐展般的把他廢棄了。中國立國，有五千年的歷史，立國的精神與特質固有文化，當然有相當的價值存在，然而現在的國民，認為固有文化，毫無一顧之價值，而亟亟於憧憬歐美的文化，認為歐美的文化，是中國唯一的模範，歐美的文化，是不可學習，只要能澈底的學習，也未始不能富強，只以學其皮毛而不澈底，故弄到亂七八糟，而至於不可收拾！友邦日本，何嘗不是學習歐美的文化？但是日本之學習歐美，是取其所長，舍其所短，一方面還保持住固有獨到的文化精神，並不拋棄國體，武士道，神道，以及其他構成日本文化之要素的東西，乃是採取了歐美文化的優點，融會調合兩者而勃興起來的，這是日本致強的惟一秘訣：中國亦何嘗沒有獨到的文化精神？中國的文化精神，就是孔子的儒教，但孔子的根本思想，是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下來的，孔子以後，又由曾子，子思，孟子繼續而發揮之，編後程，朱，陸，王等又繼續的努力，以集其大成，所謂儒教，便是中國的國民道德，如果把這種道德精神完全拋棄，則中國固有的道德便喪失了，現在的中國，招致了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便是喪失道德的因果，國民的道德既然喪失，那麼，教育便不能成立了，名教既然喪失，當然要演成今日之狀態，所以今後的中國，不欲圖強則已，不欲立足於世界則已，如欲立足於世界，如欲圖強，非從建設新文化入手不可，而負責新文化建設的文學家，尤必須與日本的文學家，互相携手，求其幫助，一方面將中國固有的儒教——國民道德，不要拋棄，並且把儒教有不適於今日的地方，要把它修正，以適合於現勢，一方面探助歐美的優點，加以澈底的認識與實行，以挽救前此只學皮毛的弊病，這是新文化建設下的文學家，所應負的責任！

# 「驢背之旅」譯文討論

何 D  
漫 D

〔編者按：這原來是兩篇文章，一篇是D D先生的「讀何漫君所譯驢背之旅」，一篇是何漫先生的「關於驢背之旅的譯文」，爲讀者方便起見，特將討論各條按次序剪貼成爲現在的形式，敬請D D何漫兩先生原諒。〕

D D：這兩年以來，北方出的雜誌確也不少了，然而純文藝的少，純文學作品的翻譯尤其少，這實在是一件才二分遺憾的事。尤其使人惋惜的是沒有幾篇真正忠實的翻譯，這是一切愛好文學者的責任：努力翻譯，努力批評翻譯。

我喜歡作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兩者中我更喜歡後者。我在沙漠畫報上看見了一篇何漫君譯的驢背之旅，恰巧我身邊又有原文的本子，所以我對了一下，覺得這篇雖不一定是翻譯的定本，然而至少還配得上稱「豎翻譯」和那些「胡譯」「亂譯」「猜譯」「跳譯」的作品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讓我拿我這「一得」來和何漫君商榷一下吧。

這篇原文名子叫做 *Travels with a donkey* 作者是十九世紀英國最著名文人 Robert Louis Stevenson 作金銀島的那位文豪也。我

所根據的本子是美國 Ginn and Company 一九一一年出版的 *An Inland Voyage And Travels with A Donkey* 其中共包含兩篇遊記，極有風趣，這是第二篇。

總結一句，何漫君譯的很不錯，所商榷的大多是詞字，此外都和原書不遠。

這篇文章是由沙漠第二卷四十五期登起的，我一直看到第三卷第三期，還沒有完。很長的一篇東西，時候和中國文藝寶貴的篇幅，不容我多寫，我只對了一小部分，別的讓讀者自己去舉一反三吧！要是原文的話，也很可以對着玩玩。

我雖知我的英文程度極糟，歡迎批評和指教，態度公正議論精確的都是我的師友，至於那些謾罵式的批評，除降低自己人格外，恕不答覆！

何漫：正如D D先生所說，文壇是很荒涼，好的創作和翻譯皆缺乏，爲每個文藝愛好者所惋惜，然而如果我們想及一下目下的環境的話，也就不會有太大的遺憾了。我之來翻這部遊記，倒並沒有抱什麼大目的，對於翻譯，我可以說是初次，而所以翻這一篇，也只是種種偶然。這是在去年夏天，爲一個新出的刊物，當時承編者好意，每期要的字數頗多，而

我之身體正很壞，因此趕譯來頗有許多疎忽的地方，後來那個刊物不幸因故停了，稿子遂擱下來，直到後來陸續登載於沙漠畫報上，而沒有仔細校對一下。D D先生對那滿是錯排與漏排的譯文肯給以如此詳細的指摘，是令我十分感謝的。

談到翻譯者所奉爲圭臬的，自然是「信」，「達」，「雅」，三個字，但一篇譯文能對這三個字皆感無愧者，恐怕是極少的，我在開始譯了一些「驢背之旅」後曾對一個朋友說，總覺得原文是那樣的潑辣；可喜，用字異常艱深，恰當，而自己一譯過來，再看就成糟粕了。因此總是盡力使其保存原來的風格，而在不錯譯的條件下使其順，在我是寧願看流暢的譯文，即便與原文稍有可原諒的出入處，也不愛看那譯得扭扭捏捏，自以爲忠實於原文的文章。若使讀者看了莫明其妙，則失去翻譯的最根本意義也。

然而這翻譯的基本態度問題，常成爲批評者與譯者的口舌。如果記性不太壞的話，幾年前那場爭論恐怕讀者還會記得，我總覺得成爲關鍵者，常在各人的看法，往往在譯者是想保存原文的風格，而評者則常認做「硬譯」，而譯者認爲需要「意譯」的地方，又有批評者譽

以「亂譯」的危險。蓋翻譯之難，亦不亞劉道也。

話說回來，我寫此文，其意並不在發牢騷，但提起筆來，似乎又有話不得不吐，非對某人有所攻擊，DD先生毋得謂我在「降低人格」謾罵乎。我即將與DD先生「公正的」商榷一下也。

DD先生挑我的錯誤，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令我悅服的，因為從整個文句中看來，那些字或詞，的譯法，錯誤的恐怕不在我，倒在DD先生，故敢糟過中國文藝寶貴的篇幅，再提出來斟酌一下，以就正於DD先生。

D：第一章威勒地方第一節驢子馱糞和鞍子中：何君把 *loathe* 譯為「詆毀」我以為應譯「嫌惡」或「痛恨」好一點。

何：原文：「they' all hate, loathe, decay and calumniate each other.」我的譯文是：「他們彼此憎恨，詆毀，誹謗，中傷。」「詆毀」原係譯的 *decay*，因覺得「憎恨」二字已能包含 *hate loathe* 了。後又加了一個「誹謗」，此係譯者疏忽所致。因「詆毀」「誹謗」原同意也。

D：又 *Indian summer* 何漫君譯為「秋老虎」，我以為還是依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譯為「晚秋時北美一種乾燥而有陰霾的天氣」好，底下的 *to be looked for* 何漫君譯「因此無須顧慮」我以為譯「可期望」好一點。總結那句，我想譯「因此沒有那種晚秋的乾燥而有霾的氣候可期望」比譯「因此無須乎顧慮秋老虎的炎熱」較近原文。

何： *Indian summer* 一詞，查袖珍牛津字典中註的是 *Calm dry period in late au-*

*turn in North U. S.]* (北美晚秋時平靜乾燥的氣候)，並無DD先生所說的「陰霾」二字，而「乾燥」似乎與「陰霾」也不能同時存在。商務的綜合英漢辭典譯為「秋熱」，本簡而該，我因欲保持原文中那種專名詞的形式，而其意又與中國人所謂「秋老虎」相近，故用了它。這種地方本來是很難的，外國文中有許多單字，其意包含甚複雜，而中文裡簡直無法譯，我認爲如能在中文找得相當或相近的詞來用最好，不然也應譯得簡短一些，無需囉唆地吧把原字義的老祖宗都拖出來也。而那句

「……at the high altitude over which my road lay there was no Indian summer to be looked for.」前半句說已經過近十月，蓋正當晚秋時候，因作者所走的是山路，氣候比較涼爽，故將「No……to be looked for」譯為「無須顧慮秋老虎的炎熱」，似比DD先生譯為「可期望」明白些。

D：又 *reaching shelter by dusk* 譯「在黑暗中去找住宿」我以為應譯「在黃昏之前到達住宿的地方」好。

何：「*reaching shelter by dusk*」是「昏暗中抵達宿處」，我原譯得稍大意些，但也絕不是DD先生所說「在黃昏之前到達住宿的地方」，因 *by* 字無論如何不能講作「之前」也。

D： *reckoned* 何漫君譯「獲得」似不如「預想」而 *trudge on foot* 何漫君譯「徒步漫遊」我以為應譯「徒步的勞苦艱難的跋涉」 *Conspicuous feature* 何漫君譯「龐海大品」似有一些不知所云，應譯「令人矚目的特色」同段的 *always ready* 何君沒有譯，應譯「常

常是便利的」。 *convivial* 應譯「快樂的」，譯「嘻嘻哈哈的」似略有微疵。

何：原句「……the hospitality of a village inn is not always to be reckoned sure by those who trudge on foot.」我的譯文「鄉村小店中的殷勤招待也不是一位徒步漫遊的人所確能常常獲得的。」在此地因下面有個 *sure*，將 *reckoned* 譯為「獲得」自比DD先生譯「預想」明白些，而後面的 *trudge on foot* DD先生謂須譯為「徒步的勞苦，艱難的跋涉」，實令人莫明其妙，恐怕DD先生尚未看懂原文也。「龐然大物」(非「龐海大品」，此係手民之誤。)係意譯，譯「顯着的特色」亦可。 *Convivial*，在字典上自然是「快樂的」意思，譯者因作者在前句說，露宿最好找隱秘的地方，省得那般 *Convivial rustic* 到你床邊來談個不休。想見這般農夫並非只是「快樂的」，而有着「嘻嘻哈哈的」態度。

D： *repeated visits to Le Puy* 應譯為「訪問了幾次黎波愛」只譯為「在去了幾趟」似嫌不完全，不明白，*flap* 是「一種懸垂物」恐不是「覆墊子」。

何： *repeated visits to Le Puy* 我的譯文「在去了幾趟」之下確記得有那地名勒皮」二字，恐為手民排丟了。我不知爲什麼 *visits* 非譯「訪問」不可，*flap* 在字典上註的是「一種懸垂物」，而「覆墊子」係譯者杜撰之詞，因原文中說用此物於夜間充做枕頭，白天則覆於褥套的上下，故譯「覆墊子」，爲使讀者得一較具體的印象。如照字典譯爲懸垂物，則似範圍太廣。

D： *a hand to pass under my nose* 譯

爲「前面一條寬鼻子遮下來」有一些令人莫明其妙，可譯爲「有一條帶子在鼻子下面通過」比較不費解一點。delicate in eating是「吃東西很嫩弱，譯爲「胃口很細」不大很明白。high bred當然可譯爲「嫻於禮節」，然而用來形容驢子還是「良種的」好一點。

何：a band to pass under my nose原譯是「前面一條寬帶子從鼻子下面通過來」，爲手民排漏了幾個字，遂使DD先生莫明其妙了。但DD先生改譯爲「在鼻子下面通過」，似更有令人莫明其妙之感。delicate in eating是吃東西很文雅和頗有選擇的意思，譯「胃口很細」固有不能十分表達原意之嫌，但若依DD先生譯作「吃東西很嫩弱」，倒更不明白。high-bred，我所以譯爲「嫻於禮節」者，以作者將其驢稱做my female company（我的異性的伙伴）故保留對人用的形容法。

D：until a want of confidence to reign in youthful bosoms 譯爲「直到後來他們不放心了」雖不錯，然而譯爲「直到一種缺少信任心主宰了青年的心胸」也許切合原文一點。

何：原文「To prove her goodtemper, one child after another was set upon her back to ride and one after another went head over heels into the air: until a want of Confidence began to reign in youthful bosoms:……」譯文爲「爲了證明她的好性情，孩子們輪流地騎在她背上，一個一個的翻跟頭，直到後來他們不放心了，沒有人再敢上去……」，我覺得即使是所謂翻譯的「定本」，爲了使譯文明白，也不無把原句的說法稍改

變一下的地方。若依DD先生譯成「直到一種缺少信任心主宰了青年的心胸」，不但不切合原文（因youthful是指的「孩子們」，不應譯「青年的」也），讀者看了怕也不懂，而那生硬的句子，看了也要累死。

D：Witching 譯爲「朦朧」似不很對，不如就譯「令人消魂」，此外沒有譯形容動詞missing的副詞brutally。

何：at the witching hour of dawn 若譯「在令人消魂的清晨」，不如意譯爲「在朦朧的清晨」，因在原文中看不出理由須把「令人消魂的」形容詞加在清晨之上也。

D：ring 譯「帶子」不如就直接了當的譯「環」thoughtfully 譯爲「無遺漏地」似也不好。jackknife 譯「水手用刀」似不如譯「大號摺刀」對。

何：thoughtfully 是深思的，因此thoughtfully completed my kit，乃仔細的意思，故譯作「無遺漏的」，不知DD先生認爲應作什麼才好。

D：Cargo 譯爲「貨爲」似不如譯爲「所載之物」這一類意思或arg似在此處應譯「毛氈」而不是「地氈」我以為出外旅行的人帶毛氈大概要比帶地氈的多。practical joker 我以為是「處心集慮的詼諧者」而不是「小鬼」因之上面的形容詞nocturnal 也應譯「夜出的」而不應譯爲「夜間覓食」的了。daily 沒有譯christian 似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

何：Cargo 譯「貨物」是因作者常把他的驢子比做船，故將驢上所載之物譯爲「貨物」。Nocturnal practical joker 是「夜出的實際的開玩笑者」，原譯是錯了。DD先生把pra-

tical 譯爲「處心積慮的」，似亦不必。Like Christian, it was from my pack I suffer by the way.（和基督一樣，我路上受的麻煩是在鞍子上）我不熟悉聖經的故事，但我想不致每個基督徒都有過在路上因鞍子受麻煩的經驗，故把Christian 譯爲基督。

D：lesson of the experience 似應譯爲「這次經驗的教訓」而不應譯「這課經驗」art 沒有譯。by six 不是「六點鐘」而是「六點鐘之前」black bread 譯爲「黑麵包」大約不是筆誤，就是手民之過。

何：lesson of the experience 譯「這課經驗」比譯「這次經驗的教訓」更適合原文。... a man soon learn the art of correcting any tendency to overbalance with a well-adjusted stone.（不久一個人就學會如何選擇適合適的石塊，以改正過歪倒的傾向了）「如何」二字即art的翻譯，何得謂之「沒有譯」？by six 是「六點鐘」，不過比用at範圍稍寬一些。DD先生一定將by字譯爲「之前」，不知何所根據？black bread 是「黑麵包」，在第六段已出現過。手民誤排爲「白麵包」了。但DD先生也寫錯了。

D：quarter 指驢之四肢，quarters 何君譯「腹部」似少根據。

何：quarters 是指動物的四肢，但也指與四肢相連的部分，如臀部，側腹，而此句說三個人各把他們的一隻腳抵着「謙兒」的腹部，咬着牙拖拉」。既用腳抵着決不會是「四肢」，在平常趕驢人「沙」駝囊，我們也看見過，總會把腳揣在牲口腿上吧。我想，譯「側腹」或更明白些。

D: 第二節綠衣狂人中 withheld「是抑制」而何君譯「失策」較差。along也只是「前進」而不是「沿路」。

何: as long as I was within sight of windows, a secret shame and the fear of some laughable defeat withheld me from tampering with Modestine (祇要我還在人們的窗中可以望見之前，一種秘密的害羞和惟恐有什麼可笑的失策令我不敢去干預「謙兒」) withheld譯的是「令…不敢」，而「失策」是譯的 defeat。DD先生何其不察也。

D: 第二卷四十六期中 docility itself譯「柔順的東西」也可，然而我以為「極柔順」或較好一點。with a quicking Spirit applied to the donkey 一句譯「向驢子搖擺了搖擺」既不完全也不對，應譯「帶着一種震顫的心情我向驢子用了牠(指棍子)」brisk up 譯「活潑起來」似比「加緊」合原文一點。another application 譯「又照樣作」一回「似不如」又用了一回(棍子)「明白。faster 譯「更快」較快」當然都是一樣，然而在這裏若依中國人語法，卻非用後者不可，讀者不信可以推敲一下。Journey在此處是「旅行」而不是「道路」。

何: brisked up her pace譯「加緊發步子」比「活潑起來」明白。another application 譯「又用了一回(棍子)」不見得比「又照樣做了一次」為明白，faster 譯「更快」，有俏皮的意思，因原走得並不快也。

D: hand over hand 應譯「迅速而輕易的」而不僅是「迅速的」。face Modestine ab-out the stern works 譯「以嚴厲的工作來應待謙兒」應譯「鞭策謙兒作嚴厲的工作」。rogue

是「無賴漢」而不是「動物」。broke into a good round pace 譯「急速地走起來」也嫌簡單而不能全達原文之意。

何: hand over hand 一詞袖珍牛津字典中只註 rapidly 故僅譯「迅速的」。rogue 可以做 wild beast 譯。

D: deus ex machina 這幾個拉丁文，似是「同行的天使」而不是「從賣奴場來的了不得的朋友」。

何: 拉丁文我是一個字也不懂，我是查的 Harper's Latin Dictionary 今把註解抄下來: deus—of highly distinguished or fortunate person, (ex)—from, or out of, (machina)—a platform on which slave are expose for sale.

「編者按: 此三字直譯為 God from the machinery (從機器下來之神)，指古代戲劇中人類遇難有神來解救而言，故可譯作「解圍之神」。」

D: The rest of forenoon 是「這上午的其餘時候」而不僅是「這上午」vacant 是「空虛的」而不是「看不見」Chanting 譯「唱讚美詩」比「唱歌」要好一點。

何: the mountain-fields were all vacant in the sunshine. 我譯為「陽光下群山都不見了」，若照 DD 先生所說譯為「都空虛了」，恐怕沒法講吧。

D: So to speak 沒有譯 rocky steep 譯「岩石階」不如譯「岩石絕壁」。lying in a deep pool between them 譯為「流成一窪水池」很未見高明。winking over the stone 譯「灑灑着石塊」不如譯「從石頭上起着波紋」

of France 沒有譯。

何: You may hear it wimple over the stones. (你可以聽見它激蕩着石塊) DD 謂須譯「從石頭上起着波紋」，則「波紋」不知怎能聽得見。of France 因原作者原在法國旅行，此地不譯使句子簡潔些。

D: under his hide 可譯為「在她的皮下面」和「在他身體裏」一樣，然而我以為前者較近原文。shoulder 似是「以肩推」而不是「搖動」。「掛在驢腹下」沒有「掛」字。因為原文只是 below the donkey's belly。

何: under his hide 如譯「在他皮下面」則不通了。原句「如果那驢子在他身體裡有一顆男性的心」。below the donkey's belly 因後面有 incontinently drew up. 顯係並未掉在地下，故譯「掛在驢腹下」。

D: farce 譯「嘲笑」不如就譯「趣劇」to the east 沒有譯，the black fir woods 只譯「樹林」不夠，應譯為「黑杉的樹林」。I could see my destination overhead 譯「我可以看見我的頭目在地的上面」應譯「我能看見目的地在上面」這一句的錯誤大概不是筆誤，就是手民的錯誤。

我看完了整整兩期，大約有五千字的譯文，錯誤極少在這種亂譯世界不能不令人佩服。何: farce 因前面說 I shall never laugh again. 故譯「嘲笑」「我可以看見我的頭目在地的上面」，原為「我可以看見我的目的地在上面」，手民排錯了。

此外幾處 DD 先生指正得很對。總之，無論譯者或批評翻譯的人，皆須十分細心，不然則只有糟透紙張而已。



# 莎士比亞傳 (續完)

劍鏢譯

只有一封寫給莎士比亞的信遺留下來與我們；並且也是屬於這一年。寫這信的是李奎奎萊的兒子湯姆斯奎萊 Thomas Quiney，斯除特府的酒商，之後與莎士比亞的女兒猶底絲結婚。這封信請求這位詩人與以三十磅貸款，關於這件事由是毫無所知。

十六世紀的劇場，若較之光明舒服與至於華麗的今日劇院是大有差別之處。牠們是橢圓形像羅馬的劇場一樣，並且通常沒有屋頂，通天的敞開，在冬天，和在頂蓋的劇場裏面，舞臺上燃着火把。舞臺上掛着花的帷布，佈景是常常少的。一個景的變換是以家具和掛布的變換來表示，有時用一面通告牌告知那個地方。所有的演員都是男性，女性部分是兒童來補充。開演約午後三時起，繼續三四小時。在開演的時間中，戲場頂上懸着一面旗幟。

在莎士比亞時代，爲倫敦人的享受有四個大劇場；但遇着清教徒的疑慮和社會的反對，牠們都建在城圍之外。在蕭底琪 Shoreditch 一城之北部的，有「歌登劇院」"Curtain"及「大劇院」"Theatre"。在太晤士河南岸的，有「玫瑰劇院」"Rose"和「天鵝劇院」"Swan"。與莎士比亞有重要關係的是「黑衣教士劇院」"Black

Friars"和「環球劇院」"Globe"。前者是由黑衣教士修道院改用，爲一斯除特府人詹斯巴伯格 James Burbage 經辦，想由他莎士比亞才開始與劇院發生關係。他的兒子李奎巴伯格確是一個大演員——可謂依利沙伯時舞台的「加利克」"The Garrick of the Elizabethan Stage"——並且他充飾莎士比亞的戲劇的主要角色。他和他

的同伴皇后劇團的演員（或稱張伯倫爵士劇團）重建黑衣教士劇院於一五九六。約在這同時（有一說一五九四，或一五九九）巴伯格和他朋友，在他們中有莎士比亞的名字，建築這「環球劇院」在倫敦橋的盡頭臨近南瓦克 Southwark。打算是用來作夏季劇院，只有舞台部分用茅草蓋了屋頂。新的黑衣教士劇院是全部都蓋上屋頂，在冬天是個很舒適的戲院。在他其餘的事業之中，莎士比亞是與這兩個劇院相關連，爲一演員，爲一劇作家並且爲環球劇院的一個股東。

一六零一莎士比亞的父親去世，於是這位詩人變成一家之主。次年他添置產業，在舊斯除特府教區買了一百零七畝耕地，價值是二百二十磅。之後不久他更進的在斯除特府增置產業，購買了二十畝草地同一所茅屋和園圃在教堂路

Chapel Lane。於一六零五他以四百四十磅在斯除特府，舊斯除特府，主教屯 Bishopton，威爾柯等教區購買無限期的租賃十一稅地——這一個投資一年給他收入三十八磅，拿現在的日

子說，是要相等於這個數目的九倍。

這一包含着巨大而快速的發展興旺。莎士比亞的各種職業如演員，如劇作家，如環球與黑衣教士劇院的股東和副經理，顯然的給他一個鉅多的進項。這也是明顯的，他留意於他財產的投資，並且對於他事務的管理和營業一樣。一六零四他在斯除特府的法庭上訴，告一個人因爲幾次從他買了麥麵欠了他一磅十五先令四便士。他表現着有雄心在他的家鄉振起一個與他父親尤其是他母親的家庭相當相值的地位。我們曾見他父親得獲賜用一襲甲冑；而在一六零二買地的轉移產業事件，這位詩人稱謂爲「紳士，威廉莎士比亞」。

在這年關於他職業的歷程我們有許多的記事。一六零二漢萊特 "Hale" 這個劇進演斯泰興大廳，並在次年以四開冊印行，莎士比亞的大名就是作者，但是較之增訂的在形式與各方面大有不同，這個劇的新編譯本像我們現在所見的是初發行於一六零四。關於這個劇的歷史，

莎士比亞的工作態度，提示得很完善。無疑的，是存在有本和這同名的舊劇，莎士比亞從這劇裏採取漢萊特復仇雪恨的意思，或許在最初的動機是在這個舊的材料上工作，隨又將這工作刪改與重寫，才產生這個完善的劇像。我們現在所見的。

詹姆斯王第一即位後，對張伯倫爵士劇團發出一件准許的皇家憑照，莎士比亞的名字在他們名單裏占着第二位。同年他的名字出現在潘詹生的「塞尚奴斯」(Sejanus)劇的演員單裏，爲他好久之後的初次演劇。這是我們對於莎士比亞在舞台演劇的最後敘述，但以這結論莎士比亞就從此退休是未免輕率一點。

這是很可能的，同時，好像他漸漸的爲寫創作劇的工作所支配，他一定很少時間來從事演劇的工作。無論他繼續演劇與否，這可以確實可靠的假定，他與劇院仍舊繼續着他的關係。他沒有回到斯除特府去長期的居住直到一六一二，這是十分必然假若他在倫敦沒有職業上的工作，他要較快的採取那個步驟。在此不僅是著作他的偉大的戲劇。並且也監督他舞台上的作品，他是充分的從事於他一切的活動。

在他最後在倫敦的這一年，他常常的探望斯除特府，並消耗許多時間伴同妻子和他的兩個女兒。一六零七，六月，長女蘇生娜與在斯除特府執業的一位醫士約翰荷爾 John Hall 先生結婚。十二月，莎士比亞最幼的兄弟愛德蒙——也是一個演員——死於二十八歲的年紀。一六零八的年初莎士比亞孫女依麗沙伯荷爾 Elizabeth Hall 降生。於是瑪利愛登變成了曾祖

母；但她沒有長久的活着來享受這種光榮。她於這年的九月逝世，在她長子揚名與成功的歡樂的韻暗中，她的老敬仁愛的經歷以此豫備了她晚年的安慰。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以四開冊出版於一六零九。是在法蘭西斯默爾在他的「智慧寶藏」裏提及莎士比亞而述及他的「甜蜜的十四行詩流傳於他親友之間」的十一年前，於此我們得到一個斷定，他們的著作展延了不少年月。牠們雖然不是單獨的詩，却是清楚的形成兩集，前一百二十六首是寫給一個人的，後一集二十八首寫給一女子的。

這些十四行詩成爲文學史上一個最大的疑問，雖然有許多著述論及牠們，但沒有人能證明牠們是寫與誰的。湯姆斯素卜 Thomas Thorne 發表了這些詩(沒有莎士比亞的託付)寫着奉獻他們「與這些十四行詩唯一產生者 W. H. 先生」。猜想 W. H. 是前集所寫給的人，但他是誰呢？一些人說他是「William Herbert」盤布羅克的伯爵 Earl of Pembroke。另一些人說這兩個字母就是「Henry Wriothesley」邵森卜屯的伯爵 Earl of Southampton 的倒寫。再些人說牠就是代表 William Hathaway 莎士比亞的內兄。像這樣的問題將永不能解決。

後來一六一二，當他四十八歲時，莎士比亞才回到斯除特府安靜的與他妻子和家人住在「新戲」，而享受他二十六年在倫敦堅苦工作所聚積的幸福。如此的他達到了他雄心的目的而回到他故鄉與少年常遊之地，更消度他夜間的生活於研究和思計之中而校訂推敲他的戲

劇。到這年末他的兄弟查李死去，除開他母親的家族在莎士比亞之外只有真娜與吉布特了。吉布特大概是在斯除特府經商，因爲在一六零二他給他的兄長威廉幫忙買了一些土地。

在斯除特府居住不久，莎士比亞在倫敦買了一所房屋，臨近黑衣教士劇院，他隨即將這所房屋租與一個朋友爲期十年，足見他購買的用意僅僅是一個有利的投資。到一六零三年末，環球劇院被火焚毀，在亨利第八的表演中。一片燃着的紙從戲台上一尊大炮射出引着了茅草屋頂，以致整個的劇院被焚；都這樣想，莎士比亞戲劇的一些底稿定焚毀在這大火之中。

莎士比亞在斯除特府居住後又重訪倫敦，這是無疑慮的，不僅是這件事，而且同時也是對於他親戚湯姆斯格林——斯除特府法國的書記，任務上的訪問。因在威爾柯斯斯除特府附近的一些地主企圖占某某公衆或公家的土地，格林代表法國方面去到倫敦反對這個計畫。於一六一四，十二月十四日當時在那兒他寫說：「我的表兄莎士比亞昨到城裏來，我去着如何辦法」。他繼問莎士比亞與荷蘭醫士表示意見，謂這事件決難實現。這意見是錯誤的；因爲九月以後我們發現這種計畫的復活，於是這位城市書記引證這士比亞的話意是：「他不能忍受威爾柯的圖占——並不是他個人對這問題有利害的關係，因這不影響於他的產業，不過因爲這樣做是對大衆的錯誤，而且奪去窮苦階級他們的公衆園地。」

他的最幼的女兒猶底絲，在一六一六，二月與斯除特府的酒商湯姆斯奎西結婚。次月沙

士比亞完成他的遺囑。約在四月中旬他接待一個友誼的訪問從兄弟詩人羅賓生與卓頓。隨着他受了寒熱的襲擊。像之後斯賓塞爾伯萊 Spencer Baynes 教授所指出，「一個最普通的刑罰尤其是城市」因為陰溝的腐敗。經三天的病後，他死於四月二十三日。有一個故事——致命的疾病是由於在詹生與卓頓訪問期中賭賽飲酒而起；但這僅是一個訛傳，這可以話其經過與一生於莎士比亞的死後五十年在斯除特府好談開事的牧師。

莎士比亞的遺體四月二十六日葬於斯除特府禮拜堂中的聖壇下，隨後在聖壇的北牆立了他的紀念物——這有名的半身體像和墓誌。依照他的遺囑他留給過半的財產與他的長女蘇生娜（荷爾夫人）。他留給特定遺產與他幼女猶底絲（奎西夫人），與他妹妹真娜，與斯除特府的窮人，和與他私人的朋友，他們之中有些是他同伴的演員。他妻子安娜哈維維只得到法律賦與她的寡婦地位。在遺囑中唯一提及她的是在行間的一個標注，注中遺給她的「我第二舖最好的牀，和家具」。有些人解釋這是一個乖點的諷刺，不過這以更仁慈的想法，這是示着一些撫愛的家庭意念。他的兄弟吉布特在遺囑內沒有提及，由此可以推知他是不在了。吉布特說是死於一六二二，有的說還要後一點。

安娜哈維維死於一六二三，年六十六。莎士比亞的家族到孫輩而終絕。他的最幼的女兒（奎西夫人）有三個兒子，其中之一在嬰兒時代死去，其他兩個死於少年時代。他的長女蘇生娜有一個女兒，依麗沙伯，她初與斯除特府人湯姆納納錫 Thomas Nash 結婚，次與約翰巴納得 John Barnard（後稱約翰巴納得先生，一六六一查利 Chares 第二授與騎士職）。當一六七零她死去時這位大劇作家遂告終絕。

莎士比亞年表

- 一五六四……四月二十三日生於斯除特府。
- 一五六八……四……他父親為市參會長。
- 一五七一……七……入自由文法學校——他父親再為市參議長。
- 一五七八……十四……離開學校——他父親的厄運開始——以四十磅與押亞錫比地產與愛德蒙蒙爾巴特。
- 一五七九……十五……以四十磅賣斯里特非的遺產與若們特維布。
- 一五八二……十八……與安娜哈維維結婚。
- 一五八三……十九……他的長女蘇生娜受洗命名。
- 一五八五……二一……漢萊特與猶底絲雙生——他父親破產。
- 一五八六……二二……與湯姆納納錫西衝突——去到倫敦——加入黑衣教士劇院。
- 一五九二……二八……格林的「價值一毛的智識」出版；評擊莎士比亞——洽特的評論。
- 一五九三……二九……第一次提及他的名字為張伯倫劇團團員表演於依利沙伯皇后之前——出版「維納維與愛東尼斯」，獻與邱森卜頓伯爵。
- 一五九四……三十……斯賓塞爾的論及莎士比亞——「普克利斯」出版，獻與邱森卜頓。
- 一五九六……三二……他的兒子漢萊特死於斯除特府——他父親從敘劇局接受一獎甲的賜與——在平術法裁判所訴約翰爾巴特。
- 一五九七……三三……四開冊的「諸妙與猶里特」（初作）
- 一五九八……三四……「李查第三」與「李查第二」——以六十磅在斯除特府買「新盧」。
- 一五九八……三四……露演於潘得生的「每人的幽默」——李西面莎士比亞請求貸款三十磅——法蘭西斯默爾在他「智慧寶藏」中提及十二個莎士比亞的劇，並論及他的十四行詩——「愛的辛勞的消遣」（第一個署莎士比亞名字的劇）。
- 一五九九……三五……「苦情的朝聖者」說物莎士比亞寫的——環球劇院建築。
- 一六〇一……三七……他的父親逝世。
- 一六〇二……三八……莎士比亞的改編劇「漢萊特」入演斯泰與大廳——以三百廿磅在舊斯除特府教區買地一百零七畝——第二次買地。
- 一六〇三……三九……他的名字第二次在詹姆士王的劇團團照中提及——露演於潘得生的「塞尚奴斯」。
- 一六〇四……四十……控告非利浦若德欠麥麩一磅十五先令四便士。
- 一六〇五……四一……以四百四十磅購買無期租賃十一稅地於斯除特府。
- 一六〇七……四三……他女兒蘇生娜與約翰荷爾爵士結婚——他兄弟愛德蒙死去，演員。
- 一六〇八……四四……他（外）孫女依麗沙伯荷爾產生——他母親逝世。
- 一六〇九……四五……「十四行詩」出版。
- 一六一二……四八……回斯除特府——他兄弟李查死去。
- 一六一三……四九……買房臨近黑衣教士劇院，倫敦——環球劇院在「亨利第八」的表演中焚毀（或許莎士比亞的底稿被焚）
- 一六一四……五十……反對在威爾柯園占公地。
- 一六一六……五二……二月他女兒猶底絲與湯姆納西結婚，斯除特府——三月完成遺囑——潘得生與卓頓來訪——四月廿三逝於斯除特府；葬於教區的禮拜堂。

## 郁達夫與王映霞打筆仗

郁達夫與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間糾葛，現在簡直越鬧越大似的，王映霞女士是無論如何不肯吃虧，而郁達夫生性狂浪，也不肯「屈就」，所以二人始終沒有和解。郁達夫在不久以前曾做過「發家詩紀」(藝術生活四卷五期有段紹介)，王映霞見了大為氣憤，把十二年來和郁達夫結合的經過赤裸裸地寫述了三萬多字，她說這個是非要請社會上的人士們給下一個總批評，已然交給「大華烈士」主編的「大風」雜誌發表了。

原文的第一段「一封長信的開始」約有三千多字，在第三十四期的大風雜誌刊出，在起首對於郁達夫的稱呼是：「我還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而對於自己的具名上則又加了一個：『永遠都不肯吃虧的映霞』的頭銜。而在二千多字中却絕對沒有提到郁達夫三個字，所敘述的，完全是她自己的悲憤怨恨和對方的欺騙虛偽狡猾的事實，最重要的幾點是：

- (一) 郁達夫把她的銀行存款五百元偷去，倒和已離婚的妻子歡聚着。
- (二) 郁達夫逼前妻離婚的卑劣手段。
- (三) 郁達夫不敢和她(王映霞)離婚的原因。
- (四) 聲明決不離婚改嫁。

而這一對感情破裂，正在筆戰着的夫婦還在星加坡同居一室，且每天都在吵得不可開交，但郁達夫雖在拍桌子摔板凳，却是心裡「一些也不掛火，掛火的倒是王映霞，王映霞曉得達夫這種「不著急」的態度以後，更是火上加油。現在朋友們的解勸是等於白費，二人間的「喜劇」不知將演到何種地步呢。

## 豐子愷和曹聚仁「過不去」。

漫畫名家豐子愷最近與他的好友曹聚仁頗有點「過不去」。過不去的原因很簡單；曹聚仁有一次在蘭溪碰到了豐子愷一家人，他便約請他們吃飯，吃飯間，他大發偉論，說藝術不著實際，太過於空虛。

並且還說：子愷最近改變了人生態度。

這些話被子愷的公子傳到子愷的耳朵裡去了(自然席間有子愷的公子)，曹聚仁說這些話原は無意，而子愷聽了以為這是有侮辱，便暗恨於心，於是子愷在第七十五期的宇宙風上發表了一篇作品，那篇作品裡，他隱隱約約地罵了曹聚仁，而且還很厲害。

曹聚仁是「念佛」的人，這次也動了火。

這「火」還動得不小，其後子愷又在其它的刊物上罵起曹聚仁來。曹聚仁吃不住這個，便給豐子愷的好友宋雲彬寫信，他信的後一段云：

「……佛家戒嗔，嗔念一動，就容易神經過敏，如俗語所說：『冤家宜解不宜結』，我相信子愷兄修養有素，決不會動嗔念的，這是我對於一個老友坦白的傾心話，千萬請兄(宋雲彬)——筆者註)替我轉一轉……」

其後子愷又登了一個漫畫，題名是「仁者無敵」，寓意也是諷刺曹聚仁，曹聚仁在當地小報上寫了一篇雜文，名曰：「一飯之仇」就是敘述二者間之誤會，末云：

「……這件事，對我是一個極大的教訓：我才知道人的靈魂，竟有如此可怕的的一面。一飯之仇，在我真是太悲哀了……」。

# 王獨清論

史美鈞

創造社前期有郭沫若與王獨清兩個詩人，郭氏的詩頗多自我表現與社會主義的要求，由理智決定其情感，章句方面至為散漫，膚淺，雖然會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可是詩不能捨棄藝術的手腕，他是失敗了。

此處所提出的係造詣較深的王獨清氏，王氏的父親生他已近六十歲了，母親又是妾侍，且都早早亡故，家庭是破落的官僚家庭，古色古香的文學空氣非常濃厚，(一)使他抓住文學而努力，因為他是沒落的貴族，所以特別追戀於往昔，嘆息，吟哦，隨時隨地暴露出這種傾向，因之，他的人生態度，是極度病態的，「我的生活，完全是，是不健全的生活，我底生活，是盡被無謂的傷感埋沒，」(二)依此基本自白，他人生的全景盡被傷感籠罩而埋沒了，且自覺是無謂的，並無多大意義，頹廢的架構，成了他優秀詩篇。

呵 今晚我 我就要死了 我就要死了(三)

但是像我 像我這樣的病人

一定是活不出 活不出今春(四)

唉 我 我願我 我能倒在這兒 即對病死

好借這溫柔的月光來掩蓋我底新屍(五)

同時，他這染歐洲大戰後資本主義破產的形象，人們都陷入不可抵抗的動搖，迅速成長

世紀末的悲哀，融浪漫頹廢於一爐。

我只求你底唇兒在我底唇邊來一沾

哦 好使我到我底墓中去 安靜地長眠(六)

據此，他受拜倫、繆塞等貴族的浪漫派影響，起了親密的連繫，他的第一部詩集《聖母像前》，把各部門的標題逐一觀察：悲哀忽然迷住我的心，流罪人語，失望的哀歌，感傷空氣何等濃厚呵？

我願我病創的心向沈夢中去安眠——她始終忘不了自己：沒落的貴族家庭，幻滅的悲哀，一天天使他消沈頹廢，他用了許多字眼：枯葉，冷風，荒草，灰土，孤墳，落花，亡命的人，腐敗了的土壤，形容自己，他更以耶穌、孔丘比擬自己的高貴，亦曾以弔羅馬的心情，寄自己深刻的隱痛，羅馬成了他第二故鄉毀廢了的長安呵，他深深為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放蕩豪華的貴族生活神往，炫羨，徘徊在七丘之都，而現在已亂石成堆野草叢生了。於是他哀嘆着富麗的宮殿成了些石磅的餘燼，歌舞的美人成了草下腐塵，祇有殘酷的寂寞，死亡的沉靜——

榮華呀 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七)

眷戀，迴顧，依依之情，不能自己。

他不能理智地找到他的歸趨，而祇是尋找如浮沙般的剎那的陶醉。

我在為她傷感呵 她也在為我傷感呵

——我要叫她來 叫她來把頭兒貼住我的

心窩(八)

甚至剎那顫慄的快感，終於使他後來訣別此種生活的時候，還是依依不捨的。

他悵望故國的天野，何等失望！

我恨不曾死在那流浪的海外

我親着這兒慘白的地土

我底心却像是在被烈火掩埋

像這樣的故國於我何有(九)

他後來，枝枝節節目睹了無數勞動者的痛苦，內心發生激烈的爭鬪，厭倦了肉的陶醉，慚悔追去無用地消費了自己。

無奈王氏沒有科學地理解社會，仍是個感傷的個人主義的旁觀者，他發現了階級，同情埃及人，讚美廣東暴動，煥練自己的詩散佈到農工中間，他憧憬革命，却是犧牲一切的騎士式沒有群眾革命個人主義的英雄，詩人都肯定地提出我，可以看出自己誇耀。中國目前的任務，係民族解放鬪爭，而這種要求，在他並米把握，僅孤立地居高臨下地俯瞰着一切。反映出濃厚的流氓氣分，而浪漫頹廢依然存在，

滾開吧白俄，咀咒白俄，依然空洞的吶喊而已，還是在於求興奮刺激。

無疑的，他在後期的詩中，極多口號式一廣東，廣東，廣東，快紅，快紅，快紅，「我希望再見你時，是血旗飄揚的一天，是血旗飄揚的一天，」與無聊的言詞：「舊社會那時真要在我們眼前崩潰，那時我們都預備着高呼勝利萬歲，」且攪雜着經不起搏鬥絕望的悲哀：「悄悄地長逝，但願葬在南京路上，縱變為地土，也可隨群眾而往前途。」又是何等抽象矛盾的論調，技術貧乏，瑕疪互見，百分之百的失敗。

王氏的思想既適合倚靡的形色，所以在表出上，色彩，聲音，格律，動力，確然和情調相一致，而有滿意成功，可代表沒落貴族的普遍的悲哀。

#### 試看他的泣淚斷章

我想起了揚子江上的雨花台  
那周圍也是山明水秀得可愛  
可是那兒底山上的石頭片片  
渲染着志士底碧血永遠不乾  
你這座同樣出名的古宮泣淚  
也在可愛的山明水秀底當中  
可是在你這無情的石跡以內  
也永遠地留着英雄們底熱淚  
唉 可愛的山水就都一樣 一樣  
都在埋藏着 人類底悲哀 悽愴

來夢

明淨

溶解

泣淚

倒影

水中

和風

輕輕

吹送

閃動

波鏡

朦朧

牢宮

破成

飄蓬

本來絕不調和的兩章，因應用的新異別緻，奔放婉約的調子，頗可描述嚶嚶嘆息的心情，時而急促，時而深長，為形態開一新紀錄。

他慣用華麗的詞藻，操縱色與音，那種水綠色的燈光，淡黃色的頭髮，蒼白的面頰，謝了的玫瑰花瓣，多麼鮮明的顏色！王氏拋棄任何舊式，而開闢了新詩形的路徑，不能不說有相當貢獻，雖然他受西洋影響較深，以至搬過來不能列中國詞性表演圓滑的 Sonnet，句法上有十足的倒裝句，「你大概是決不會在這兒久留，我猜。」

最奧妙之作，莫過於我從 Cate 中出來

我從 Cate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 纔是我的

暫時的住家

啊 冷靜的街衢

黃昏 細雨

我從 Cate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 一種 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 冷靜的街衢

黃昏 細雨

形象東長西短，頗合酒醉人在黃昏細雨中蹣跚脚步傾斜顛仆的姿勢，而在音響地緩詞句切斷之處，尤能表示酗酒者的特異意思，如身上添上略停，徐徐說出為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又停，表示徘徊街道猶豫不定的動作，首尾行反覆應用，音節多作迴環之進行，悠揚悅耳。

在最後的禮拜日裏：我真好像看死在緩緩地過去……唉，這個天氣，唉，這突然的風，唉，這突然的雨……，使我吃驚不小，那所有的色都稿了，所有的香都消了，所有的調子都潰散了！……你們也不管人家心中是怎樣的酸痛，只是奏着 ton, tone……更是一 ton, tone 那些音響真同蔽幕的涼雨凄風的調子相一致，表示出歲暮淒涼的顏色，並有豐富的聯想，真是絕妙傑作。

再如 une Jeun uagghonde Persane 很

凄迷表出和樂器極配合的音響，滿腔悠情，齊集在冷靜的弦上，一聲聲彈發出來，風格沉鬱。

節奏幽美的 Sonnet

啊 今日天氣怎麼是這樣的溼透 這樣的

陰鬱

怎麼是這樣的 使人心中心管在感着憂愁

惆悵

這園中 這園中是瀟灑了溼溼的 溼溼的

細雨

啊 灑過了蒼苔 灑過了石徑 灑過了我們底衣裳

濛濛的細雨在送着 一片一片的白色的落花

這園中 這園中好像是全被這細雨和落花

掩埋

落花是這樣隨着了細雨緩緩地 輕輕地墜下

墜下來 來沾着我們底衣裳 沾着石徑

沾着蒼苔

細雨 細雨 細雨 落花 落花 落花

我們 我們就走在蒼苔和石徑之上

冒着細雨把落花往來地踐踏

落花 落花 落花 細雨 細雨 細雨

啊 我們都要和這細雨中落花一樣

在靜默中 向着泥途這樣歸去

用了許多濛濛的，濛濛的細雨：灑遍了，

灑遍了，等聯應的字眼，如春蠶抽絲，連續不

斷，情致纏綿，迴蕩異樣風韻，錯綜的落花細

雨的覆詞，喚起深刻的說不出的音樂的和諧。

他真的獲得了旋律和情調的秘密，一個優秀的

設計師。

反復地歌詠，反復地嗟悼，是他的特色。

我是這樣的荒唐 你不要惱怒 氣憤

我愛了你已經很久 哦 年青的夫人

一年的光陰已無是很快地過去

你更見年青 我却更顯得清癯

我更顯得蒼白 我更顯得新鮮

哦 我 我是殘冬 哦 你是春天

此詩音調更爲鏗鏘，原來不僅押了句末的

陽韻尾音前一字，也押了和諧的陰韻，王氏詩

中獨多雙聲叠句兩重韻的合奏，揭開精微的雕

塑，研究詩歌的人，必須加於注意的。

再如表現非常情緒的，十二月十一日，祇

要先看那些排列錯雜的又大又小的字，便會炫

異的，那樣急劇的情調，那樣素描的手法……

簡直和那些久受壓迫的革命民衆，在激昂的憤

慨之下放火擲彈的現象一樣，這又是技術的一

種方式。

總之，檢討王氏的收獲，我們姑且捨棄機

械蕪雜的轉變後的作品而特別提出絳色情緒所

決定的燦爛詩形，如此，始有藝術的相當價

值。

- 一 獨清自傳 我文學生活的回顧
- 二 三 王獨清 死前 遺囑
- 四 死前 約定
- 五 王獨清 威尼市 五〇面
- 六 死前 死前的希望
- 七 王獨清 聖母像前 弔羅馬
- 八 聖母像前 une Jeun nage Bonde Per-
- same
- 九 王獨清 埃及人 我歸來了 我底故園

文壇報導

文木杉

多產作家沈從文刻仍居昆明，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充任教職，以素來被稱爲「多產」之作家，近來亦頗少產。

夏衍，葉淺予，張光宇，郁風，戴望舒等現在港創辦「耕耘月刊」，內容爲繪畫與文藝綜合性者。

名畫家兼木刻家張望刻在重慶，主編「木刻陣地」。

成都西部之藝社出版之「西部文學」內容極豐富，其中除有老作家之作品外，並有新進作家宋寒衣，覃子豪等稿，銷路頗旺。

老舍將編雜誌一種，刊名「水平綫」。

社告

啟刊 在天津行銷日廣爲謀津市各商號刊登廣告便利起見續完特委託河北望海樓胡同五號敝分社吳志剛君辦理一切手續請逕與吳君接洽是荷

# 論舞蹈底實質與形式

梅 平

## (一) 舞蹈的認識

在中國，舞蹈的藝術似乎還不曾被人注意過，所以一般人對於它的觀念，以為舞蹈便是酒把間或跳舞場裡隨着爵士音樂的節奏而跳的那種舞，以及那些低級趣味的歌舞團之流的跳舞，其實這都是誤解，自然，那種跳舞也是舞蹈的一種，然而在其舞蹈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在文化的原則上，那可不能算它是一種正統的舞蹈，至多只能說它是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的有間階級的一種裝飾交際品，而且，它是遠害了正統舞蹈的進展。

舞蹈本是人類的動作中而起源的，有了人類，就有了舞蹈的基本姿態，原始人的意志感情，在文字繪畫沒有發生的時候，幾乎都是反映在舞蹈與音樂上，以後舞蹈的進展也脫不了這個任務，因此舞蹈可說是人類意識和感情的形態組織化的表現。它與文字或別種藝術的內容是同一原則出發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現的工具而已。換言之，舞蹈不用文字或言語而是用人類的動作之細線條或粗線條的美型姿態描寫人類的行動與感情，而且它的內容與姿態也隨着時代的變動而變動，比如「祈神舞」只能產生於宗教統制的社會。

## (二) 舞蹈的實質解剖

欣賞舞蹈，先得理解各種舞蹈，如土風舞，抒情舞，敘情舞，體育舞，交際舞的本質。

「體育舞」只是種修養身體健康的美型動作，至於「交際舞」根本就缺乏藝術性，所以不去談它，這裡要說的是上舞台的各種舞。

「土風舞」是種民俗舞蹈，它正如音樂中的民謠曲一樣，不過就是用身體動作的形態而表現民間生活的形式，因此可認識到民族的特性與勞動的獨有姿態，比如看了「西班牙的播種舞」就知道

西班牙農民的勞動態與別種民族是不同的，同時我們鑑賞到「土風舞」粗俗的直線姿態，不可鄙視，反應看出這正是它的特點，所謂農民動作之直線的樸實美。

「抒情舞」是一種極富於詩意的舞蹈，在法國曾有人將此叫做「舞詩」。這種舞是用給細膩的姿態與唯美的動作描寫軟性的題材，而且這種題材多取自美麗的神話，或戀愛的故事，鑑賞這種舞蹈可以把它當做音樂中的「夜樂」與「舞詩」一樣來看。

「敘事舞」好像敘事詩的用種，的姿態來描寫一個整個的故事古代的敘事舞多是指寫英雄的偉跡與騎士和美女的戀愛悲喜劇，中世紀的敘事舞自然是描寫神，「創世紀舞」便是產生在這時代，近代的敘事舞則多是描寫人類的集體行動，敘事舞就是「啞劇」的雛形，但又與「啞劇」又同，因為「敘事舞」的動作純粹是舞姿，沒有劇動作的成份。

「抒情舞」與「敘事舞」在很早就搬上舞台了，「土風舞」近來也被搬到舞台上，因此這幾種舞叫做舞台舞，而且其效果在舞台上更顯得深刻。

這幾種舞蹈既搬上舞台，那就需要配合它能在舞台上的諸條件，如燈光，服裝，佈景等，特別是舞蹈曲的創作與舞蹈音樂的應用鑑賞舞台舞對於這些客觀的條件，絕不能忽視它配合上的價值。

## (三) 舞蹈的內容與姿態

舞蹈是隨其內容的轉變而轉變的，所以鑑賞舞蹈應將其內容與其姿態對比，比如古典主義舞蹈的內容是對宗教的崇拜，那就是要看其姿態是否有那末嚴肅，典雅與樸實，同時還須聯繫起舞蹈與其由產生的民族特性來看，比如德國的舞看它是否是粗悍？



法國舞的姿態是否是美麗？英國舞是否老氣？及俄國舞是否大方？

#### (四) 舞台與燈光

燈光是會增加舞台舞的特殊效果的，比如我們看着「巴斯達收荻舞」利用的黃紅色的燈光與舞蹈者的面部表情，似乎就顯出一羣農民在太陽光下是一動一動而且歡笑的收荻，那末我們除了在看舞蹈者的姿態以外，還得看其利用的燈光的情調如何？如一活潑精彩的舞蹈配置的是沉悶的燈光，那就看得出其姿態的效果會減低到水平線以下的。

#### (五) 舞蹈與音樂的伴奏

舞蹈的步伐完全是依賴着音樂節奏的推動，因此音樂便成爲舞蹈上客觀的要素，那麼音樂的利用須適應舞蹈的情趣與背景，否則，不但效果不會健全，而且也會減低舞蹈者的情緒的，所以舞蹈音樂的配置，不能專求節奏的和諧，還應使彼此的情趣調和，而且一幕舞蹈當有特爲它作的音樂，不然，會危害其效果的，記得前幾年，北京六國飯店大禮堂一位中國女舞蹈者跳得一幕名「希臘女神舞」和一位男舞蹈者跳的「西班牙騎士舞」所配置的音樂完全離開了原跳舞者的情趣，而且這音樂正是我所知道的，因這音樂非舞蹈音樂，而是近代的純音樂，把純音樂去配置「騎士」與「女神」舞的姿態動作，那無疑是否認了音樂與舞蹈的連環性，因此音樂對舞蹈的配置，不能不加以精密的考察。

#### (六) 舞蹈的動作

舞蹈動作的線條，也是被其內容所決定的，十六七世紀的生活注重形式，所以古典舞的線條也側重於小姿態的形式美，所謂細線條舞，同時這時代的各種舞蹈都是從其同步伐之基本原則下創立十八世紀提倡人的個性發展，所以浪漫舞的線條盡量的使其個別化，動作也更自由，十九世紀的舞蹈是受印象主義的影響，於是其動作專求線條的模糊，至於現代，因爲要求力的表現，於是舞蹈的線條與姿態專在輪廓的大動作着眼，所謂立體線條的舞蹈是也，同時以集體舞爲單位的亦日益衆多。

#### (七) 劇 舞

「劇舞」是種戲劇形式的舞，在題材上與「敘事舞」同樣的是描寫於整個的故事，不過在結構中插入對話與不舞的動作，但以舞爲「整個組織的輪廓，所以這種「劇舞」，不能當作劇，仍須列爲舞蹈，不過僅多含有戲劇的成份罷了。

#### (八) 啞 劇

「啞劇」的動作雖然是戲劇的姿態，但它是從舞蹈起源來的，即是現代的「啞劇」還含有不少的舞蹈線條，所以從「啞劇」中也可以見到舞蹈的成分，而且對這種舞蹈的飲料，須特別注意舞蹈者的面部表情。

#### (九) 歌 舞

「歌舞」這名詞近來中國似乎很普遍，但這裡所說的不是目前中國所流行的那些歌舞，而是藝術的歌舞。

「歌舞」與舞相提並重的綜合藝術，用歌烘托舞的背景，那是最能發揮其效果的，同樣的，是用舞的姿態來發揮歌的情調，那也能加強其表現的，「歌舞」皆純粹的歌或舞，在表現的方法上似乎是更進了一步。

#### (十) 歌 舞 劇

一般人把「歌舞劇」與「歌舞」往々弄成一種東西，那是錯誤的，「歌舞」只是歌與舞的結合，「歌舞劇」是歌與舞而外，又加上劇的組織，所謂歌舞形式的戲劇是也，歌舞是一個主題的描寫，歌舞劇則是一個故事的描寫，這裡是有顯然的區別。

還有不可把「歌舞劇」認成「歌舞」，雖然這兩者都是有劇的組織但形式上可不同，「歌舞劇」的動作雖然是起源於舞蹈，但它自成爲歌劇以後，就含有充分的話劇姿態了，「歌舞」的動作則純粹是舞蹈的姿態，同時「歌舞」與「歌舞劇」的旋律，在奏節與動機(Motif)上完全兩樣，「歌舞」的旋律是相應於舞蹈節奏的純歌曲形式，可是「歌舞劇」的旋律是語言音樂化的風格。

總結上論，舞蹈的藝術，是特別的應體認到它之實質與形式上的分別。

# 法 國 近 代 音 樂 家 介 紹

張 維 之 譯

聖桑 (Camille Saint-Saens) 一八三五年生於法國首都巴黎，他幼小時，彈琴及背誦歌曲的記憶力，就有顯然的驚人，一般人稱之為神童。

後來考入國立巴黎音樂院，潛心研究音樂，就師於哈雷維 (Halévy) 音樂一切科目，成績都很卓著，對於作曲一科尤甚，舉行羅馬大獎金競賽會時，聖桑的作品曾參與比賽，可是不幸的很，未曾入選，後來會二次參加競賽會又遭失敗，但聖桑並不灰心，本來他並不為求名利而作曲，所以仍潛心致力於寫東西，一時的的作品，積了一大堆，都是巴黎音樂院考試委員會所公認為優於他們那些音樂家所作的作品。

為此劇竟延遲到十年以後乃上演。為參與一八六七年所舉行的歌劇競賽會，聖桑會作了一銀的音色 (Le Timbre d'argent) 但

在一八七三年聖桑完成了他最精美得意的歌劇名為——桑松與達里拉——(Samson et Dalila) 該劇聖氏本來不是預備立刻上演用的，不過略具有神劇的形式而已，預備再加一些點綴然後上演，但是李斯特 (Liszt) 竟將此劇於一八七七年於威馬爾 (Weimar) 的宮殿劇院出演了，結果大獲成功，此後，各地之名劇院，都爭先恐後的起演該劇，而聖桑之聲譽從此不可磨滅的勞記在人之腦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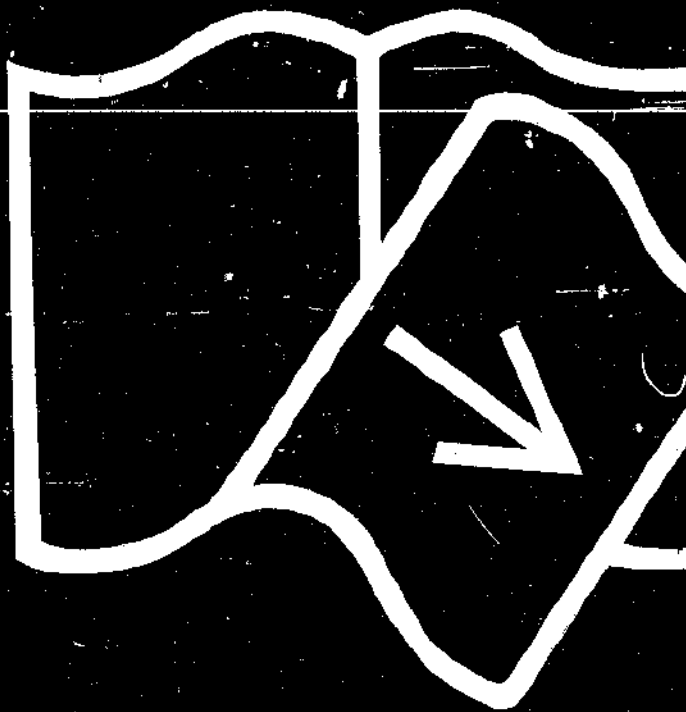
後來聖桑最致力於古典派的純粹音樂之創造，與名音樂家白里羅茲 (Berlioz) 是同派的人物，當時會作過一些很有價值的描寫交響樂詩：(Poemes-Symphonique) 扮鬼舞蹈曲 (La danse Macabre)：黎提的皇后 (Reine de Lydie) 太陽之子 (Phaeton) 此外關於器樂曲作的也很多，如最著名的 C 調交響樂 (Symphonie en C) (該管弦樂具有大風琴 (Orgue) 伴奏) 現代仍然常常的演奏。聖桑一生都是度着很光榮赫赫的日子，名滿全世界。於一九二一年死在非洲的阿洛日爾城，(法國殖民地)。

聖氏終身的境遇很好，他的大部份的時間是在工作，但是一半的時間，是在旅行，週遊各地，他除去作曲以外，對於各種的學問都感覺，有興趣，並且精明強幹，勇於作公益之事，曾提唱組織國民音樂會，做過該會第一任的會長，對於該會的建設亦極多。

聖桑晚年的作品亦很多：有交響樂 (Symphonie)；交響樂詩 (Poemes Symphoniques)；神劇 (Oratorio) 一本，名為洪水 (Le déluge)；有美旋律的歌曲 (Melodies)；有合唱曲 (Chœurs)；有鋼琴提琴合奏曲 (Pieces instrumentales) 還有九本大歌劇 (Opéras) 這些樂曲都是異常優美，精緻，的音樂，足以表現他是深刻的藝術家的一種氣質。



— 桑 聖



原件短缺

# 青龍劍

畢基初

青

龍

劍

64

夜深深的掩埋了山野間黃昏的行者。

昏朦的燈光落在讓烟薰黑的壁上。壁間懸着一支劍，劍的光芒與血的痕跡，封閉於年代久遠風塵的記憶裡；劍柄上垂蕩着的紅色的穗子也在遼遠的風砂裡褪色，如同負有過度的疲倦而蒼白的憔悴。

旅店主人在燈下拿起油光光的大酒葫蘆，滿滿的傾了一杯，酒在江西燒的白瓷盅裡盪起了一個浪花，順手推給坐在桌子對面的黑臉的漢子，說：

——喝一口吧！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那黑臉漢子沒喝酒，臉却真的紅了，紅得像透熟的紫茄子，低低的垂下頭，眼光落到了短小玲瓏淨光漆亮，掛在腰裡沈甸甸的「盒子」，感到安慰的用手摸撫着。

——嗚啊！你四叔的酒裡不能下蒙汗藥，別看你現在有錢，我趙四禿子不貪財，啊哈哈……

於是旅店主人哆嗦着腫腫的影子大聲的笑了，笑聲像深林裡貓頭鷹的嗚叫，像火盆裡燒着栗子「必剝」的响，黑臉漢子恍然的站起，密縫的眼睛噴射着火星，一隻手沈靜地按在盒子上，突然，旅店主人止着了笑，慢慢的說：

——怎麼？你想幹掉你四叔？你是你四叔從小拾養大的，也該報恩了。

接着仍又爆裂着嘹亮脆快的笑聲。黑臉漢子迅速的端起杯，把酒一口氣喝下，又頹然的坐在凳子上，把頭埋在手裡，痛苦的閉口了：

——四叔！

——你現在得好缺了，誰不認識你趙江泉，縣裡透紅透紫的人物，你還認得你自己的四叔！

黑臉漢子拔出「盒子」放在桌子上。

——四叔！你痛快的打死我，我受不了這話。

——江泉，把傢伙收起來。咱倆倆趁着今天晚上說說體己話，訴談訴談，你看牆上掛的青龍劍，是你爺一輩子闖東闖西的闖蕩出來的；門外房簷下趙家店的酒旗，是我起四禿子拚着命打下的江山，到如今都讓你給毀了，你毀了你爺爺，你四叔，你自己想想。

旅店主人凝視着壁間的古劍嘆息了。

——說起來，咱們和盜甲山不見得有交情，可是咱們也犯不上和他們「黑道」的做對。實在的，鬍子例比穿紅戴紫滿口仁義道德的做官的有錢的人講交情有義氣，江泉，你忘了你自己親生的爸是怎樣死的，我對你說了有一千遍了，他們有錢的人把咱們看成了看門的狗，你爸偏願受那份骯髒氣，你爸讓他們生生的窩囊死的，一隻翡翠鑲子，那臭婊子翠喜做出的扣，楞說「明火的」給搶了去。爲了這個你爸差一點和盜甲山鬧翻了，你爸一口氣就長了那要命的瘡。後來，還是我帶着青龍劍在砣磯島找到了元福那鬼羔子，才說出了實話，是翠喜給他的「表記」，看家護院的也管不了家賊。陳大戶一口薄皮材把你爸裝回來，你看他們有錢的人有一點情義麼？

旅店主人興奮得漲紅了臉，站起來在屋裡踱着步，悲哀的回憶和憤怒的情緒像火簇地在燒灼着他的心。黑臉的漢子靜靜的倚着桌子，望着燈光默想着。

——你爲了一百兩銀子，就賣了八條弟兄的命。八個人的血買來一個偵緝隊長。你以爲你拾到便宜了，你想盜甲山上的劉星海是好惹的麼！他們不看在青龍劍的面上，你趙江泉的小命早交代了。再說，他們八個人進城也不是做案子，可倒好，你竟心狠意毒的拿他八個人祭了你隊長的印，姓趙的出了你這種「鬆蛋包」，我都抬不起頭見人，我趙四禿子見誰低過下頭，現在別人踩着墳頭唾沫，我都得受。

黑臉漢子茫然的注視着壁間的青龍劍，在朦朧的燈光裡，他又看見滾動着八個血淋淋的頭顱，掛在縣城街旁的電線桿子上，在風裡互相撞擊着吱楞吱楞的響，慢慢的像一陣清煙的消滅了。又湧現出雪亮的銀子，微笑的醉薰薰的笑臉，他無意的手觸到了腰裡的兜肚，可是裡面空蕩蕩的一無所有，浮動在他眼前的幻象就又隱逝了，仍是那黝暗的古劍浮蕩在燈光下，他感到空洞的說：

——事情錯了，已到這地步，那又有什麼辦法？

——你從小在我手裡長大，這一回有我在中間，絕不能難爲着你，從此後，你離開盜甲山下六縣，賣了趙家店這條道，你以後願意怎樣就怎樣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邊混好了，是趙家的子孫，在外邊披麻戴孝門縫打花棍，別提姓趙；可是話又說回來，血盆裡的富貴，你也別給姓趙的顯祖耀宗。

夜色裡田野荒涼得像墓地般的寂靜。

一匹黑色的馬踏着夜色向遼遙的地方急馳去了，追隨着急速的馬蹄是淒涼的狗吠，零落斷續的散佈於原野的僻靜的角落裡。

盜甲山靜靜的矗立於夜色裡，高聳的兀立着如同支起天幕的柱子。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來劍撫摸着輕輕嘆息。

荒涼的藍天上急滑過一道流星，落進了盜甲山。

## 二

紅紗燈投了一個臨別的苦笑在鏡子裡——夜在綉花的枕頭上留下被蹂躪的殘痕。

黑臉漢子疲倦的躺在紅綾被裡。另一個蓬鬆的披着長髮的面龐，嵌着兩粒無光的眼珠子，裂着兩片蒼白的嘴唇，（紅色的胭脂讓夜的魔鬼吮吸去了。）偎倚着黑臉低低的呼着：

——泉！瞧你瞇的，連話也不說，晚上就知道……

黑臉漢子睜開了眼，如經過長途跋涉後的勞累的伸了個懶腰，把嘴放在那像蛇一樣的女人的耳邊。

——又該掀起那掛油瓶的嘴唇了。

——總逗人玩，看你嘴似蜜鉢，心似黑雀，有一丁點良心。

——呦！我的玉姑娘，我又那一點沒良心。

——不跟你說。

女的跳下了床，站在窗前，拉開茜羅紗的窗簾，東方一輪紅的太陽就把閃閃的金箭射落在凌亂的屋裡，暴露了夜的醜惡，有殘棄的煙蒂頭，酒杯裡沈澱的渣滓。

黑臉漢子把密縫的眼睛煞了幾煞，就推開被坐起。

——筱玉！是不是爲了鐺子。

女人回過頭癢了癢嘴，又把臉轉向窗外。

窗外街上有車馬的喧擾。

斑竹簾子外咳嗽了一聲，一個蒼老的聲音：

——玉姑娘！

——嗯！

——玉姑娘！張董事今兒的牌局是頭午十一點的。

黑臉漢子穿着衣服的插上嘴：

——劉七！那個張董事？

——就是化城張湘茹張七太爺，現在是保安籌備會的董事，今兒他老人家請客慶賀。

黑臉漢子沈默了，在他眼前又是八個血淋淋的人頭，自己抹了兩手血，被擲棄在旁邊，等着那血債的償還。然而另外幾隻肥白的手，却拿着慶功的酒杯，在互相的道賀祝福。

——怎麼這幾天隊長也不到局裡玩去，壓兩寶解解悶。前幾天在街上遇見周狗，他還問我趙隊長下鄉回來沒有，怎麼也不到他局上坐坐喝碗茶。

趙江泉靜靜的閉着眼，把自己關閉在紛亂的幻想裡；嫵媚的女人的笑，一疊疊花紅綠綠的鈔票，怨毒的眼睛，血的手，白的刀鋒，空洞的頰，狠毒的咒詛，撐成了一條鞭子一下下的抽擊着他的靈魂，不知是苦辣酸甜，只留下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等到他再睜開眼，屋裡的人已去了，於是他感到了孤寂。

他咒詛錢，又渴求着錢；他恨那微微憂鬱的眸子和紅的嘴唇，然而離開了那眸子和嘴唇，他又感到缺少點什麼的空虛和懷念。

日午，在縣長書房的地中間有兩個影子。

——你想明白點，這是千古不遇的機緣，省裡要大舉剿辦，你要是肯做嚮導，那還用說，頭一功不是你的嗎？包在我身上，做官，發財，都包在我身上，這樣好差事那裡去得；你要是不答應，啊！那可免不了有別的危險，你知道現在有很多人懷疑你，說什麼「心懷異志」，「別有用心」哩，好在我是知道你，可是人言可畏，大家的意見，那我也沒有辦法。

縣長的話在趙江泉的命運裡啓示兩種不同的遭遇，他如同徘徊在歧路之間，他將接受那種賜予呢？

縣長的嘴邊冒出一層白沫。

日光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射在東牆壁上，落在古老的書架上，掩蓋

了書的名字——有忠義傳烈女傳。

古老的青龍劍，趙家店的酒旗，曠野裡的盜甲山，風沙裡雪亮的刀子，都在趙江泉的回憶裡充分的暴露顯示出它們的威嚴。而另一種幸福生活的憧憬，旖旎的紅紗燈，醉人的眼睛，還有在算盤珠上滾動着的錢，都像浪花一樣的一個跟着一個的燦爛的噴發在趙江泉的思潮裡。

終於那醉人的眼睛攝制了他的魂魄。他交出了他自己的意志，看着在他的手底下，青龍劍折斷了，趙家店的酒旗在火燄裡滅亡了，盜甲山上的岩石讓人血染紅了，婦女的血襖都掛掛排樹枝上，熟悉的面孔都在煙火和飛嘯的槍子底下慌亂的擁擠着呼號着。……

——我只有我自己，殺人放火穿紅袍，賣了這個趙字，撈得錢到手。……

於是他幻想着，他帶了玉姑娘，走到像天邊一樣遠的地方去，坐火車也要走三天三夜。在那陌生的地方買房子置地，沒人知道趙江泉是誰，只是一位使鄉里間敬重的有錢的人，那紅的手也變得肥白了。他密縫着眼睛眯着嘴唇的微笑了。

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

他把手放在盒子上，他又看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但，他彷彿記起那位咬文嚼字的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於是展開在他眼前又是一條輝煌絢爛的虹橋，他將一步步的走上去，走到青雲裡。

### 三

荒原上幾次馬蹄馳過。

黑色的計文敲開每個人心靈之門，每個人都顫慄於那恐怖命運。白了頭髮的媽對着女兒說古，說那一年，自己怎樣抹了一臉鍋底灰，爬進牲口欄，挨了兩天餓，想不到這一日又遇上了，於是嘆口氣

的望着自己的女兒，那像受了驚嚇的小鳥，皺起了眉頭，有無限的憂愁。

田野間悠然的响動着騾子頸下的大銅鈴，年輕的女孩子都插了一頭花，滿面淚痕的帶着一個驚惶的心，坐在「騾子」子裡被載到外縣的婆家去。

年輕的男人都從破門後找到生鏽的鳥銃火槍，高興的擦亮，哼着小調的向盞甲山走去。

老實的莊稼人把幾個值錢的包袱埋在土裡，把幾隻雞綁起了脚，提拎着默默的走了。

趙家店破舊的酒旗在風裡飄蕩着。

旅店主人嘆着氣的站在青龍劍前，低聲的祈禱：

——祖宗有靈，姓趙的出了這樣後代；死在青龍劍下的冤鬼聽着，趙江泉也要拿他的血來贖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

他望着那擺在桌子上油光的酒葫蘆，眼裡噙着淚的說：

——趙家祖傳的五步斷腸散使趙家絕後了。

遠處大車的輪子轉動的滾動着，黃色的塵土飛揚起像下了一場黃霧，籠罩着發光的刺刀，和掛在胸前的金牌子。

喇叭响了，還有凌亂的脚步。

田塍間印滿了馬蹄和人的腳踪；原野的處女地又一次地被強姦凌辱，禾苗都被摧殘的躺下了。鄉村裡靜靜的，連狗的叫聲都聽不到。

槍刺在趙家店外築成一道閃光的柵欄。

旅店主人仍安靜的在屋裡默坐着。

——四叔！

是趙江泉的苦笑，肩上披着斜皮帶，胸前懸擺着一個金的牌子。

——啊！江泉！你又回來了。

——我要和劉星海較量較量，看看誰行。

——好！你們狼吃虎，虎吃狼，我都管不了。從此我，帶着青龍劍四海爲家，走那兒，算那兒。我知道你怕我在這裡壞你的事，我走，成不成？

——不，不，我不是逼四叔，實在……

——痛快的說亮話，現在不是你也做不了主嗎？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青龍劍，拔出鞘，冷的光打了個閃，趙江泉趕快把手放在「盒子」上，旅店主人却放下劍，又呵呵的大聲笑起來。

——自從陀磯島回來，願想老老實實的蹲一輩子，想不到又要帶着這劍到外邊跑。江泉！乾了，咱爺兒倆，以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

旅店主人從油光的葫蘆裡倒出一杯酒，放在趙江泉面前，趙江泉對於這酒不免懷疑了，遲疑着的望着旅店主人，旅店主人立刻端起酒杯一口喝乾，又倒一杯，於是趙江泉也端起杯一仰頸的把杯乾了。

又响起旅店主人大聲的笑。

——好小子，咱爺兒倆一道走吧！這酒成全了你，也成全了我，你做官發財把祖宗都賣了，可是五步斷腸散使你走不到盞甲山的後道去了。

趙江泉的面色蒼白了，忽的拔出「盒子」。

旅店主人的手剛摸到劍柄，「盒子」响了，忽的一片血濺滿他的胸前，就重重的仆倒在地下，青龍劍也落到地下。

趙江泉才轉回身，肚子裡像水開了鍋，眼前模糊了，也就癱倒的倒在地下。

遠的地方，槍聲像爆黃豆的響起。

趙家店讓一片火光罩住，黑色的濃煙彌佈在空曠的蒼空裡。

白色的輕煙和赤紅的火花從田野間的每個角落裡升起。

血淌着，滴落在黑色的泥土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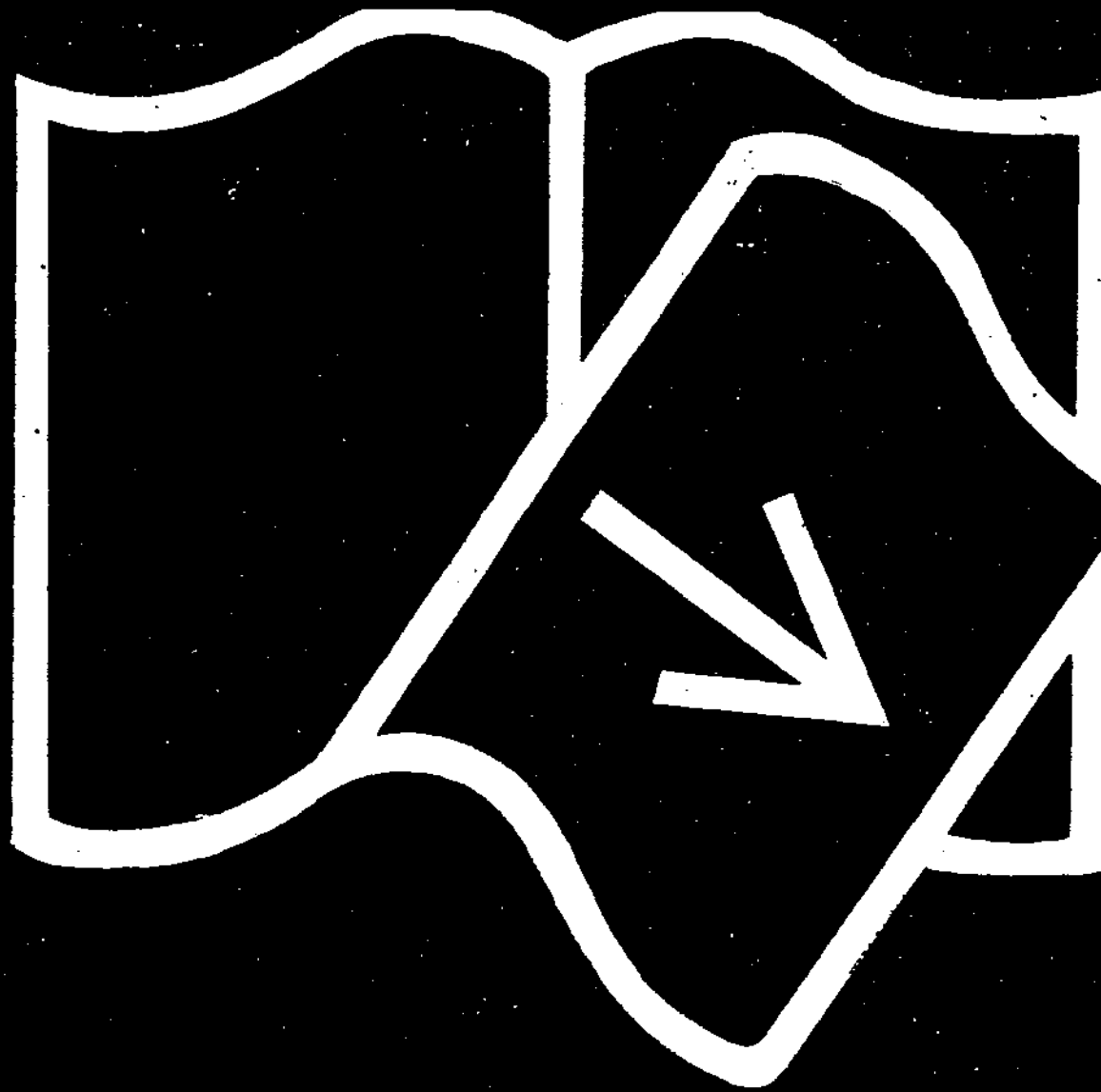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三月。

一、「盒子」：即匣子槍。

二、「表記」：男女定情互相投贈的紀念物品。

三、披麻袋做門簾打花鼓：衣服襤褸沿門乞乞之意。

四、「騾子」：行於崎嶇山路田陌間的交通工具，兩頭騾子馱着一個席蓬擔的轎子。



缺 68—69 页



# 離婚

蘆沙

維瞥了妻一眼，皺了皺眉，在椅裏坐了下來，順手從桌上拉過來一本書，打開便看；但是他的視線總只在數行裡徘徊着，停滯着。

「咕咚：咕咚：」是妻在舂米的聲音。

「她除了會舂米，還懂得什麼呢？……看人家，一双手，誰不是先得在公園戀一戀愛？自己這一個，這該是多麼使人傷心啊！……」

他丟開了書，想在床上躺一會兒，可是那綉缺了一筆的「白頭諧老」的枕頭，突然又從牀裏出現在眼前。

他用力震了一下眼，又聳了聳肩。

「諧老」，哼！毀了我的青春，就夠冤枉的了。那一年父親還說：「人家的姑娘犯了什麼罪呢？」什麼？毀了我的青春，還不是她的罪過嗎？」他這樣想着，假如眼前就是法庭，勝訴一定是屬於他的了。

「老年人多半是不講道理的，他死去了，……也好，倒省得囉嗦！」維的臉忽然發了一陣熱，「固然父親是好父親，不過，理想，時代，新道德，……老人家究竟……」他伴爲打了一個呵欠。

「經自己創造成功的生活才有趣——我可以很容易地，很隨便地抓到一個離婚的口實，那就好了。」

然而他又一些也找不出妻的錯失來，即使儘量地編排。

「天天只是舂米，舂米！」但是他忍不住笑了。是的，舂米也真地不是什麼罪過呀。

「她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是多麼規矩呢！」隣人也常常這樣誇獎着妻的。

維妻，可真也算得上嫻淑；伺候丈夫同新近死去了的公公，總都用了十二分的細心和敬畏。她終天離開針線，便是舂米，離開石臼，

便是磨房。對丈夫總是那樣馴服，那樣溫和。維想不到「戀愛」兩個字的時候，倒很喜歡她。

但，維決不是真真滿足他的婚姻。現在，他參加了一個新式婚禮回來之後，已是傍晚時分，他在地上往復地踱着，尋思着。越走越快，彷彿一停腳就會倒下似的。

「你覺得不舒服嗎，」妻停住了舂米的工作，憂鬱地問，望着丈夫的臉。

「不！」

「外面有什麼難辦的事嗎？」

「不！」

於是妻繼續去舂米：咕咚：咕咚：維也繼續走着，走着，但他忽然滿心歡喜地立定了。——他發現了一種計劃！

「只要我能在她和夥計之間找到什麼可以作口實的，那就好了！」他這樣想。

「喂，我說，讓夥計幫你舂米吧。」他笑容滿面地說了。

「什麼？讓夥計幫我？……妻驚異地望着他，「我自己不能舂嗎？」

「我們一家只我們兩個人。你看，現在你又這樣勞苦；讓他幫你舂，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這一點兒還能累着嗎？」妻反駁地說。

「不！」維急口搶着說，聲音非常堅定，「明天夥計來就告訴他吧。」

「可是……」女人還想辯駁，但他已經大踏步走出屋去了。

從第二天起，夥計也就在房間裏舂起米來。維常常輕步回家，見到耿老六一邊舂米，一邊趕着同妻說話，妻

遠遠的躲在牆角裡，有時用鼻子哼一聲，低頭做針線活。

「妻總是努力的避免老六。」他想。

此外，他也發現不了什麼新的事態。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妻訴苦道：

「耿老六一舉一動，好像不安好心似的！」

維不答話，單是霎了霎眼。

「耿老六說話不規矩；」妻繼續說，「時常還弄那樣的眼色！」

「反正這都在女人自己！」維厲聲地說，眼睛瞪得很大。

妻，把一句剛想說的話嚥回去，也不再訴苦了。

可是過了幾個月，依然沒有什麼新的事態發生，維就離家走了。

妻只道丈夫往很遠的外國念書去了，地點她不十分清楚，別人問她，

她只知道這麼一點：

「他說叫什麼東京呢。」

維妻一連哭了好幾天，每夜枕頭濕了半邊——她時時刻刻掛念着她的

丈夫。但丈夫一去，永沒有信來，誰知道他有人伺候沒有呢？他的

衣服髒了，也不知有人替他洗洗沒有；再，她還心他夜間不蓋被的毛

病，會着了涼：

耿老六愈來愈放肆了。起初她還發狠要辭退他，但當她慮到現在

很需要一個夥計，辦外面事的時候，便又想：

「丈夫的話是不錯的，反正這都在女人自己！」

於是耿老六依舊每天來工作，一切都照常。

「你丈夫不要你了吧？」隣婦有時對維妻說着玩笑話，她的心底

就痛了。

x x x

新穀子需要舂，耿老六便來作夜工。

一天夜裏，維妻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清醒來時耿老六走遠了。

她痛哭起來：「我是怎麼糊塗呵！我給丈夫作了什麼事？……她整

整哭了一夜。天亮了，耿老六一來，她便付清了他的工錢，告訴他：

「不要再來了。」

於是她自己挑起水桶來，到井邊去挑水。剛一出門朱嫂迎頭便問

「喂，你的眼睛是怎的了，像桃似的？」

「給灰迷了，揉的……」

「揉的？——想你男人了吧？」

「不，揉的……」

「你怎麼自己出來挑水？耿老六呢？」

「男人不帶錢來家，家裏的幾個錢，得儉省一點：我想以後不用

人了。」

「那末，你要辛苦了。」朱嫂惋惜地點了點頭，自己進屋去了。

這，總算遮瞞過去了；但是自己的肚子，却不肯替自己隱瞞一點

兒，一天一天的在長大起來。

村裏就散滿了謠言。

孩子們追着她喊：「賤老婆養漢！養漢老婆賤！」接着都跑散了。

村裏的女人也特意找機會問她：

「你爲什麼不用耿老六了？耿老六幹活也好，幹什麼都好！」

「什麼」兩字，語氣特別來得重。

維妻的臉由兩頰直熱到耳根，她急急的避開。但背後的譏笑聲，

還接二連三的投擲過來，鑽進了她的耳腔。

「丈夫把一個壞人放在家裏，是多麼信得過我呵！而我……」她想

着想着，愈覺得對不起丈夫了：真的，丈夫的心是那樣的好的，那樣的

老實，而自己却將要替他生一個丟臉的孩子！

怕要來到的事終於來到了：她腹痛，痛得昏迷了好幾次。有一回

當她清醒過來時，遍身酸痛和疲乏，汗水濕透了衣衫。她無力地抬起

頭來看望，眼邊是一個已死的嬰兒的屍體，帶着血污。她覺得一切都

像夢境，彷彿是不會有的事；但也覺得被人輕蔑的東西已和自己的身

體脫離關係了，於是不久便坦然的在街頭出現。可是村裏人又把這樣

的話送給他：「可惜，可惜，怎麼會死了。不然，一個小耿老六，養

活着多麼好！」

「喂，怎麼還有臉活着呢？」另一個聲音嘻嘻笑着。

「你看，俺不是還捨不得歇老六麼！」又是一個裝着僑聲回答。街上，她簡直不敢再去了。自己的門，也似乎沒有人肯進。朱嫂的兩個小姑娘來玩了一會，去了，不久隔壁就响起了打孩子屁股的聲音，朱嫂的喉嚨嚷着：「你什麼地方不好去？偏要到：看你還去不去！看你！」

維妻全聽到了，痛苦絞着心，想來想去，就下了決心要自盡。好幾次，她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就想一頭鑽到水裏去的；可是人要毀滅自己，是怎樣難能的一件事呵！所以她又想到丈夫嘆出一口氣來：「等一等吧。死在丈夫他自己的手裏，讓他解了恨，也許我的心就會安靜了！」

於是她便一天一天地在輕蔑的眼光裏挨了下去。她的面色也就愈來愈顯得憔悴了。

一天，她把米剛剛下了鍋，門外便走進一個男人來，穿戴的很別致，是外國的樣式。起初她大吃一驚；細看，原來是自己的丈夫維，丈夫的身後跟進來五嫂：

「呢？走了七天？……青島的船也是洋人的嗎？……哈哈，我們心想你不回來了呢！」

維妻本是盼了許久的；現在丈夫回來了，她的心裏却又頓時起了一種莫名的驚恐，身體不禁戰抖起來。

「你回來了？」她用僅能聽見的聲音說着，去接丈夫的手杖。丈夫沒有作聲，手杖也沒有給她，竟同五嫂進了裡屋。

「燒點水喝嗎？」維妻又惴惴地問。

「你燒點就完了！」五嫂像發命令似地替維說。

對五嫂的憎恨，加強了她的決心：「死在丈夫手裏，就算完了心事！」她想着，屏着呼吸靜聽裏屋的話語

五嫂的尖音在說：「一個野小子，生下來就死了！」

維妻的心臟幾乎完全停頓了。她想，丈夫聽了將要有什麼舉動？她呢幻想着丈夫一縱身便跳出來扼住她的頸項，也許抓過那把菜刀來但是她不害怕，這彷彿是她期待了好久的死現在正準備着領受呢

然而丈夫沒有動靜，隨後喃喃地說：「五嫂請您休息一會兒去。」

「怎麼？」她在心底暗叫了這麼一聲。她想丈夫是沒有話好說了，沒有顏面見人了，才這樣說吧？……這使她愈形覺得自己罪孽的深重了

裡屋的話低沉下來，聽不十分清楚。

五嫂敲着尖嘴巴急遽地走了，到門外她噤咕了一句：「我可沒有見過，這新派頭！」

維的妻低着頭走進屋去便跪下了，嗚咽代替了話語。

「有話起來說吧。」丈夫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隨你怎麼辦，我決不埋怨你，現在，咳……」

丈夫歎了一口氣。

「我只想死在你的手裏，」她又繼續着說，「怎麼死都好，我也好折了罪！」

「我可以原諒你；」丈夫緩緩地說，「不過事情已經糟到這個分兒上了，我也沒有方法再和你在一起了。這樣吧，我們從此各自走各自的路。你願意改嫁，也好；不願意呢，你就自己守着這點產業過活吧。總之，我們就算脫離關係。按法律，是不能給你什麼贍養費的；不過我可以饒恕你的過失。」

這「脫離關係」的字眼，她不十分懂；但這處置，她知道：丈夫是個一好心的。

「如果你不恨我，以後我只願給你做一個奴婢；」淚涓涓地流下來

「不，不，現在是不能把人用做奴婢的……」

「不，我是報你的恩；」維妻懇求着，淚，愈來愈多了。

「呢，」丈夫站起身來，提起了手杖，「我得走了。我本來還有事，就便來看一看的……」

維妻驚得痴了。

「你再不回來了嗎？」

「大概：大概不回去了。」

丈夫很有禮貌的點了點頭，水也沒有喝，走了。

是黃昏的時候了，維坐在火車裏咀嚼着往事，和計劃的成功，腦海裏展開了將來的幸福……

「到省城的時候，我該記着買一宗禮物送給密斯楊才是。」隨着，他的心裏便爲選擇禮品而繁忙了，春米的女人對於他，已經生疎得像是前世的一場夢。他微笑着閉着眼睛躺在臥車上；臉上灑滿了月光，非常溫柔，使他生了如同密斯楊在和他偎倚着的快感，他呼吸得很勻調地睡下了。

……

同月的月光，爲那春米的女人照着道路，走近村前的河邊去。撲通一响，水里翻了幾個浪花，就平靜下來，依然同鏡面一樣。

# 追 求

楊 潤 華

是繁華的長安市上。

春風飈蕩的吹送着花香，溫和的陽光，晒得人身子發軟。

金谷酒樓上，正放送着爵士樂。那種輕鬆愜散的調子，好像給人們帶來了頹唐的氣分。

就在這酒樓的雅座裡，浪漫派的詩人李太白先生，今天又喝得醉醺醺的了。

他剛進來時，本來只要了一盤醋炒豆芽，和半斤老酒，便自斟自飲起來。那些伺候慣了潤老們的女招待，對於像李太白這樣的飯座，是看不上眼的。她們只打了一個照面，便走開了。竟把李太白冷清清的一丟在那裡。

別看他只穿着舊竹布長袍，戴着褪了色的呢帽；而實際上他是個「心雄萬夫」的人，不論在什麼場合裡，有人小看了他是不行的，起初對於這冷淡的待遇，他還能強自忍耐着，等半斤老酒快要喝完，盤裡的炒豆芽只剩了些琥珀色的殘汁的時候，他醉了，醉得失掉了忍耐的力量。這時，那不知趣的女招待，還在隔壁的房間裡說笑着，好像根本忘掉了還有李太白這個飯座。

「他媽的！瞧不起人是怎麼着！來！來人！」他大聲的喊着，心裡感到一種酸溜溜的滋味。

「來啦！來啦！」一個燙着頭髮，滿臉塗着脂粉的女招待，僅僅的從門簾縫裡探進頭來，用清脆而流利的北京話說：「您先生吃好了嗎？再添些什麼吧？」

他本來是要發發脾氣的，但看見了這個漂亮的面孔，又聽到了這音樂般的聲調，突然想起了自己總在追求中的那個桃色的夢，不禁押

發脾氣的想頭掉了。

因為，在去年的夏天，他在唐明皇的官邸，當着西洋鬼子的特使，和唐明皇的御駕，由國舅楊國忠打扇，侍衛長高力士「捏腳」，和楊貴妃捧硯的種種的侍奉之下，他憑着自己的意見，代表唐明皇書面的拒絕了西洋鬼子的無理要求，竟把個碧眼黃髮的傢伙給「虎」住了。不過這樣歷史上絕無前例的外交勝利，並沒使他心裡起什麼特別感覺。惟有對於楊貴妃，那美麗的眸子，肥嫩的面龐，曲綫的腰肢，和那雙白嫩的手，每個指甲都用蔻丹修飾得像珊瑚豆子那麼紅潤；使他發生了無限的愛好。當他向硯台上濡筆的時候，無意的碰了一下她的手指，她不但沒有厭惡的表示，而且還把身子背着明皇，向他那麼含情的笑了。自從那天以後，他總不斷的發着桃色的遐想；他斷定楊貴妃是垂青於他了。實在，像她那麼漂亮而且健康的二十多歲的女人，整天伴着那麼衰弱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感到滿足的。他的年紀和他差不多，而且他又具有詩人的風度和天才。她當然是傾心他了。他相信只要和她能夠再見着，兩個人一定會發生戀愛關係的。但是，明皇的官邸不能隨便進去，而她出來時又總是明皇跟着，通信，通電話，又怕被人察覺出來。所以他總想着追求，始終還沒想出個追求的方法來。

「戀愛之路，真比「蜀道」還難行進呵！」他總這樣嘆息着，苦悶着，——在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今天，在醉眼朦朧中，他看到女招待那張粉臉，不禁聯想到楊貴妃那迷人的秀色，雖然女招待和楊貴妃比起來，不論在姿態上，身份上，都是「判若霄壤」的。但是，有好的模不着，只好就拿這不好的

來開開心吧。這樣想着，他不但沒發脾氣，反而取消了嚴肅的臉色，裝出開玩笑的樣子來，向那個女招待說：

「喂！你進來！我這兒沒拴着老虎。」

那個女招待只得把身子也從門簾縫中擠進來了。浮着一臉自然的笑，坐在了李太白對面的椅子上。冷森森的說：

「您再添點什麼吧！」

「添什麼呢？」他覺得要找回心非充一下潤大爺不可了：「就來個紅燒翅根，再開一瓶白蘭地來吧！」

這一下把個女招待弄得莫明其妙了。像他這樣的寒儉，那有吃翅子，喝白蘭地的資格？她覺得他一定是醉糊塗了，不然就是剛來在大都市的鄉下佬，只聽見人家說過酒名菜名，就順口亂要。她怕他吃完沒法給錢，遲疑了一下，竟不客氣的提出了警告：

「先生：白蘭地是五毛錢一杯，燒翅根是一塊六毛錢哪？您……」

「怎麼？你怕我吃不起呀？」到底詩人感覺是銳敏的。他覺得這個女招待太瞧不起人了。登時氣得頭上的筋攏起來，像許多道小丘陵，瞪着浮滿紅絲的眼，把筷子往桌上一擡：「他媽的，老爺有錢，非吃不可。」

「不是那個意思，先生！我是怕您吃着不對口味，並且您也喝不完那一瓶酒，這兒的酒菜向來是不許退的，那您不吃虧了嗎？」她只得這樣和婉的應付他，繼而一想絕不能白受這個鄉下佬的責罵，竟突然改變了說話的口吻：「您大概是初次出門吧？咱們說話最好是和平些兒，我們開飯館是不怕大肚皮的，要什麼都有，只要您有錢。」

本想找開心，反而受了這樣的侮辱。心雄萬夫的李太白那能忍受得下去：

「他媽的！唐明皇都不能小看我，楊貴妃都伺候過我，你他媽的臭女招待敢侮辱我？」

他跳起來大罵着，一脚把桌子踹翻了，接着便向女招待撲過去，要伸手揪她的頭髮，但她很靈活的一彎腰便鑽到門外去了。沒提防竟把簇新的白布門簾扯了下來。只這一剎那間，許多高貴的飯座和別的

女招待都集攏在門外來看熱鬧。有的拉着那個女招待問長問短，有的向屋裡投着鄙夷的眼光。好像在說：憑你這樣窮小子，也敢到這兒來搗亂？

這時，李太白因為那麼一跳動，肚子裡那半斤老酒作起怪來：一陣惡心，又一陣頭暈，身子忽悠悠的好像要栽倒；他只得強自矜持着，趕緊坐在椅子上了。不過口裡還喃喃的說着：明皇怎樣。貴妃怎樣。酒的麻醉力，完全統制了他。

「自來的就是財神爺，你們慢待了可不行！」掌櫃的大嚷着跑上樓來，像是要斥責那些女招待的樣子。但看見了那樁寒儉的李太白，而且傢伙也摔了，桌子也倒了，門簾也扯下來了。他的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先生！她們有招待不週的地方，您找櫃上說話呀！摔了傢伙，沒別的說的，您非賠不可。」

李太白正要惡心得要嘔吐，並沒聽清清這些話。仍然一面呻吟着，一面嘵嘵着：

「唐明皇，楊貴妃，都不敢小看我，你們臭女招待敢……」

掌櫃的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心裡想這一定是個醉鬼，絕不能輕易的饒他：

「您裝醉裝傻沒用，不睜眼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就跑來搗亂。您就是說出老爺爺來，也得先請你到派出所呆會兒。」他越說越有氣，跳起來向樓下喊：「夥計們！到派出所，叫警察抓他來。」

這回李太白聽清了。他有生以來也沒被人這樣糟塌過。一股難以遏止的怒火，在他心裡爆發了，他扎着立起來。向掌櫃的撲過去。但是，只挪動了兩步，一陣劇烈的惡心，使他把剛纔吃的炒豆芽都嘔吐了出來。直噴了掌櫃的一身一臉，而他不由自主的栽倒在樓板上。掌櫃的本想重重的撻他一頓。但見他已經暈倒了，不禁失掉了打人的勇氣。只站在那裡氣呼呼的用手抹擦身上和臉上那種又腥又膩的東西。一面還催夥計快去叫警察。

這時一流綽型的汽車在門停住了。兩個武裝整齊的侍從，跳下來拉開車門，接着一位穿西裝的氣度不凡的老頭，也跳下來了。他們匆

匆的進了金谷酒樓的門，便東張西張的問：

「有一位李太白在這兒沒有？」

夥計們見了這樣的人物，是一點也不敢怠慢的。當下便向樓上大聲的喊着：

「有人找李太白先生。」

在樓板上輪着的李太白，因為嘔吐過了。心裡好像清醒了些兒，正想扎掙着起來，和掌拒的拚命。忽然聽見有人喊他，剛站起來答話時。那兩個侍從已經跑上樓來了。他們看見李太白，便脫軍帽，用立正的姿勢很恭敬的站住了。隨後那穿西裝的老頭兒也跑了上來。他喘吁吁的見着李太白，很急促的說：

「好！我找你足足跑半點鐘了。陛下又要召見你呢。大概是又有什麼重要事情。我怕別人請不動你，所以親自來的。你怎樣還是那麼別致，連身整齊的衣服也不穿？我開給你的支票，莫非都買了酒喝啦？老弟！你真太浪漫了！」他表現着焦急，很惋惜的樣子。看了看李太白的臉色，又看了看屋裡的情形：「怎麼？老弟又要酒瘋來着？」

李太白把方才的情形向他說了。僵立在旁邊的掌拒的，見了這個勢派，早吓得沒了主意。只有一面向李太白賠罪，一面罵女招待不開眼。但李太白像沒聽見一樣，還是要打他。那西裝老頭急了，拉着李太白的手，便往外走：

「陛下還等着召見你呢！跟他們鬧多難為情。」說着又吩咐那個掌拒的：「這次先饒你們一回，以後李先生來了，要好好好的招待，他吃喝不論多少錢都記在我的賬上。」

掌拒的覺得沒挨打，已經便宜多了。只得連聲的答應着。至於老頭的姓名，住址，當下他沒敢問。等他倆都下了樓，他纔仗着胆子悄悄的問那兩個侍從：

「老總！這兩位在那個機關恭喜呀？」

「你渾蛋！那是我們丞相賀知章大人。那位李先是大人的朋友，你沒聽見說過有人代表皇上嚇住西洋鬼子的那件事嗎？那就是他辦的。這回便宜你，不然，這場官司你打不起。」

說着，那兩個侍從也跑下樓去了。掌拒的頭上的汗往下直流，心裡撲撲的跳着，真的像遇了赦的罪囚似的。他也跟着跑下樓去，想再說些抱歉的話。但他們都匆匆的登上汽車走了。

李太白的醉意完全沒有了。這酒樓上的那一幕趣劇，只這一剎那間，好像完全在他的意識圈裡消失了。這並不是這健忘。而是他的思路完全集中在另一方面。因為，他預料着這次的召見，說不定可以造成一個使他向楊貴妃進攻的機會。一朵桃色的雲，好像在他眼前浮動着。他很興奮的靠坐在汽車上，每個神經纖維都充滿了向這一「雲程」躍進的活力。

x x x

在賀丞相的私邸裡，改換了服裝的李太白，比在金谷酒樓上打架的李太白，的確顯得漂亮多了。愛才心切的賀丞相，爲了要把這個詩人拉上政治舞台，來給自己作助手，恐怕他那種寒倫樣子，會引起明皇的嫌惡來，而至影响到他的前途；所以把自己出洋時特製的高貴的西裝送給他了。正好他希望着今天可以見着楊貴妃，而且他想要在楊貴妃面前顯示一些雍容華貴的氣度。所以不容氣的接受了賀丞相的好意。倘若不是爲了想見着楊貴妃，而是單獨的去晉謁明皇，他寧肯不去，也不能穿別人的衣服。脾氣很古怪他的，向來是這樣的。

簇新的西裝，給他增加了風度的瀟灑。他儼然是一個青的紳士樣子了。

「這次晉謁陛下，你可以多發表些政見，倘若陛下要給你什麼位置，你千萬答應下來，青年人只迷戀着詩文，迷戀着藝術，而不建立些功業，是不行的。」

在馳赴明皇官邸汽車中賀知章這樣誠懇的忠告李太白。

但是李太白並不以還話爲然。他心裡想：這個勢力熏心的傢伙，還勸我去做官，假我不嫌做官那種逢迎，應付，太麻煩，太俗氣，恐怕早把你丞相的位置奪過來了。哼！官場中的角逐者，是不知道另外還有一種藝術天地的。不過因爲賀知章是老朋友，他不好意思把這話說出口來。只笑了笑，便算答覆了那誠懇的忠告。

汽車突然停住了。侍從打開車門。兩個人先後跳下車來。

警衛森嚴的明皇官邸，單是輕機槍就擺着兩架，另外還排着兩列佩手槍衛兵。在暴雷似的喊「敬禮」的聲中，賀知章和李太白從容不迫的踏進了官邸的大門。

正向辦公廳走着，侍衛長高力士從裡面氣喘吁吁的跳來：

「好！你來了。陛下和貴妃在花園裡等着呢，請李先生馬上進去，賀丞相先在辦公廳休息會兒，等着陪李先生吃飯。」

李太白聽說楊貴妃也在花園裡，心裡不禁撲撲的跳了。他忙着把帽子正了正，拿手帕把皮鞋擦了一下，便想往裡走。

「老弟！你記着我的話，這次你一定飛黃騰達了。」賀知章拉住他的手，懇切的說。

李太白只微微的點了點頭。

賀知章往辦公廳去了。高力士在領着李太白往後花園去的途中，一面走，一面苦笑着說：

「李先生！陛下和貴妃，剛纔還誇獎你呢，這次准給你個肥缺，沒別的，以後我要多沾你的光呢！」

李太白恨不得馬上就見着楊貴妃，並沒把他的話聽在耳裡，只不過耐煩的點着頭，連說：

「好！好！咱們快快的去見陛下吧！」

這片完全貴族化的花園，佈置得真好極了。但一味的想着楊貴妃的這位詩人，並沒顧得欣賞一下如詩畫的景色，匆匆的便走到沉香亭畔了。

唐明皇真不愧是風流雅的天子，他正和楊貴妃手挽着手，在亭子上觀欄干外面新開的芍藥。他們見李太白來了。唐明皇首先說：

「李先生來了，來！亭子上來，我正看這芍藥花呢，覺得這麼好的花，若不經過李先生題詠，未免太減色了！來！先作兩首詩，我們看看。」

「李先生改穿西裝，更漂亮了！」楊貴妃甩脫了唐明皇的手，一面打量着李太白，一面向唐明皇說：「幹麼先作詩，我聽說李先生喝

了酒作的詩更好，我們先請李先生暢飲一回吧！」

李太白早被楊貴妃秀色吸引住了。美麗的眸子，肥嫩的面龐，曲綫的腰肢，尤其是那兩片善於說話的紅唇；在在都向他表現着無限的魅力。使他連應有的寒暄都忘掉了。只連說着：

「謝謝……」摘下帽子來，幾步便走上了亭子。

唐明皇首先和他握了手，雖然他還帶着手套，但愛才心切的唐明皇，並沒覺得那是「失儀」。

接着楊貴妃也把手伸向他了。他纔趕忙除去了手套。在神經極度的興奮中，那隻溫軟得無可比擬的手，在他手上用力的握了一下，纔鬆開了。

「陛下！就在這兒開一桌酒席來吧！我想不必想請賀丞相了。省得他總談政事，阻了我們的清興。」正好李太白怕老賀來了討厭，楊貴妃好像知道他的心一樣：「酒席擺好了以後，把侍衛們也放了假，我們好清靜靜的看李先生作詩！」

楊貴妃說話是有效力的，唐明皇都點頭答應了。她便照樣吩咐了高力士。

李太白高興極了。一面和唐明皇閒談着，一面打量着楊貴妃。在被芍藥花園的沉香亭上的她，比那次會見西洋鬼子時的她更顯得美麗了。那天她穿着是整齊的禮服，給與人的只是一種華貴的美的印象。今天她穿的是時代化的春季的便裝，滿身都呈現着肉感的綫條。令人看了，不禁的就要發生一種陶然欲醉的感覺；他被這種感覺浸淫着，很切迫的想和她表示一下深刻的親切。然而當着明皇，不但不敢動手動腳的，竟連一句不正經的話也不敢說。不過，他的手是曾經她握過的，那種滑膩而溫柔的感覺，還沒有完全消失，他把那隻手開了開，一種似肉香，又似粉香的氣味，還存在着。他只好開了又開的，聊以滿足感官的需要。

楊貴妃的確愛慕李太白的。自從在那次外交席上分別了以後，她時常的憶念着她，而且還想和她結成暗渡的關係。不過，唐明皇總不許她自由行動，使她沒有發展這種企圖的機會，好容今天會見了他，

她心裡覺得好像得到了一件失去已久的珍寶似的那樣愉快。

李太白清奇骨格，英俊的丰姿，真足以使一般美人傾倒，尤其是在和唐明皇比較之下，更顯得他可愛了。楊貴妃看看唐明皇，又看這位年青的詩人，她倆一個好像老得脫了毛的駱駝，一個好像精力正強的駿馬，她想假如自己有一天能够僥倖在她的懷抱裡，那該多滿足，多麼愉快呢。她的心弦顫動了。恨不得當時就跟他擁抱在起起纏好。但是，因為有唐明皇看着，她連一點露骨的代表也不敢作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她只好轉到唐明皇的背後去，頻頻的向他放送着蕩人心魄的媚笑。

李太白迷惑在這媚笑中了。他的心球劇烈的跳動着，乘唐明皇他顧的時候，也向她飛着眼風。

酒席擺好了。唐明皇坐在上首，楊貴妃和李太白陪坐在兩旁。

這時，李太白早忘掉了賀知章給他忠告，只一面談着自己得意的詩作，一面把楊貴妃可餐的秀色當作下酒物，一杯杯的喝着。

楊貴妃把侍衛們都遣開了。她自己招待着李太白，斟酒，佈菜，像一個十分慇懃的主婦。

唐明皇是一面看花，一面喝酒的。一點也看不出他倆眉目傳情的樣子來。

「陛下！你看那叢粉紅色的花多好呀！」

楊貴妃指着欄外的花圃裡說。等唐明皇回頭看去的時候，她把自己的酒杯送在了李太白的面前，把太白的那杯酒拿過去，一仰頸喝了。

李太白酒，向來是一口一杯的。這次對於楊貴妃喝剩下的這半杯酒，却不得那樣長飲了。他按捺着「受寵若驚」的心，仔細的吟味着曾經沐浴過她的芳唇的餘灑，像是從那酒裡嗅到了女人的肉香，又像是和她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因為這「交杯」的係的形成。楊貴妃幾乎不能壓制她的本能衝動了。她看着對面的李太白，心突突的跳着，渾身也發生了一種似醉，又似酸懶的感覺。手連拿酒杯的力氣好像都沒有了。李太白也和

她一樣；他不斷的向她看着，那種女性春情衝動時所特有的紅撲撲的臉，和笑迷迷的眼，引得他全身像通了高壓電流。

「這花真太好了，貴妃給李先生再滿上一杯，我們聽李先生清新的詩調吧！」唐明皇表示期待着的樣子。

「是！陛下！」楊貴妃拿起酒壺來給李太白斟了一杯：「就請李先生作詩吧！」

李太白把酒喝下去，一隻手扶着酒杯，看看欄外的芍藥，又看看對面的貴妃，神情恍惚中，好像名花和美人混合成了一體。使他不知道這詩該咏什麼好了。然而爲了在楊貴妃面前，顯示自己的天才，只得不加思索的長吟起來：

「想像」張着緋紅色的翅膀，

在我的意識裡，自由飛翔；

雲彩是她輕軟的衣裳；

名花是她鮮艷的面龐。

我願化作溫柔的春風！

我願化作濃重的露漿！

在她的身上親吻；

在她的心中浮蕩。

羣玉山的密林幽靜；

瑤台下的月夜悠長，

那正是適宜於偷情的環境，

但不是我能涉足的地方。

在萬紫千紅的花叢，

我只愛那濃艷的一莖，

就是那上面的露珠兒，

也沾染了芳香濃重。

我還不如那露珠兒幸福，

空懷着雨意雲情，

惟有遠望巫山，



感到斷腸的苦痛。

但我仍要對她讚美：

趙飛燕可算她的象徵？

不，那細瘦的身子太可憐了，

怎比得上她這健美的儀容。

名花的艷色；

美人的嬌顏，

在我的視覺中，

結合成迷離的一片，

只見她向人飛着笑眼，

還散佈着欣歡，

這怎能不獲得至尊的愛寵？

警冠名苑。

春風呀！你總搖曳着她的嬌軀，

怎會有半分遺憾？

我是可憐，不可愛玩，

看！看她在沉香亭北斜倚欄杆。」

像唱詩會的選手似的，他曼聲的，按着自然的節拍長吟着，結果把他心中的隱秘都表現了出來，纔沉寂了他的詩喉。

唐明皇仔細的吟味着詩裡的語句，覺得有的地方似乎戀歌，有的地方似乎對女人的讚頌。又有的地方是咏花的，但好像用的是象徵派的表現法。他摸不清這首詩的意識究竟是什麼了。不過，她覺得是咏花也好，是咏美人的更好，因為自己的愛妃受到詩人的讚美，也算是一種絕大的光榮。只是他沒想到那似乎戀歌的地方，是爲楊貴妃纔有的。

「這詩真太好了！但不知是咏花的？還是咏美人的呢？」他只得表示着讚美，同他又表示着疑問。

「陛下！名花就是美人，美人就是名花，在詩人的眼中，人和花

好像就是一件東西，這是沒受過藝術陶冶的人不知道的。」本來就很狂妄李太白，在名花，美人，和醇酒的陶醉中，更增加了狂妄的成分。對明皇竟報下了藐視的話頭。

一種佛然不悅的形色，突然浮現在唐明皇的臉上。皇帝的尊嚴，豈是詩人所能藐視的？但她還懷念着去年那種外交上的功績，不好意思的對他怎樣。

楊貴妃完全領受了李太白的意思了。她被春情激動着，被那種光榮的讚美，和熱烈的愛戀激動着，並沒有注意到唐明皇那種不高興的樣子。只是她怕唐明皇總追詢着詩的內容，發覺了李太白的隱秘，於是她接過去說：

「不管是咏的什麼，名詩人的作品，當然是好的，那麼就請李先生給它定個題目吧！」

題目是有的。「獻給我至愛的女神」就是個很恰當的題目。但李太白並不敢這樣決定。

「現在正是國家清平的時候，就叫作『清平調』吧！」他沉思了一下纔說。

「很好！很好！貴妃把它寫出來，叫歌劇學院去製譜，預備在電台上廣播幾次，好叫大眾也領料些新鮮的詩調！」唐明皇覺得很合自己的心意，把不高興的樣子取消了。

楊貴妃拿出小巧的日記本來，揮動着派克金筆，便開始記錄。有忘掉了的句子，就李太白重述着。好在他的記憶很強，對於自己吟過去的詩，一字一句都會記得很清楚的。不像一般詩人那樣隨口詢出來，隨時就忘掉了。唐明皇因此更佩服了他的天才。同時還想起了一件大事：

「太白！他取消了客氣，很親切的說：『那次我們的外交勝利，完全是你的力量，現在還要借重你，你就去幹那個文學部長吧！』」

這時，楊貴妃把詩抄完了。一個令人神魂顛倒的眼風飛過來，挑逗得被酒和色麻醉了的李太白，更完全失掉了理智：

(未完)

# 中學生日記 (續完)

寒 流

十一月十七日

今天以十六元買了一雙冰鞋，回到家去我興奮地向他們講論我的冰鞋，但是他們都不及我的熱心，尤其父親以薄弱悲哀的笑容凝視着冰鞋，誰說他不是正在想着這是在人前低首忍受換得來的東西，而在品味着他的此種感情嗎？我後悔我會買了它。

十一月二十日

許多同學都着手預備考大學的事了。徐燕謀是專喜歡科學的，近來更專研究智力測驗，他叫我一同研究，但是我討厭那智力測驗。

這種智力測驗絲毫不令人起智慧之感，反使人腦力思考的範圍更狹仄了，我拿它比作中國的二十四孝，二十四孝有一半是不近人情的；這好像給你一個題目，你能證明一加一等於三你便是孝子，靈感與智慧應該是由心靈真快樂地流出如同一隻歌兒一樣，總不是像從外面刻進腦內的東西罷？如其此為智力便猶之文學有彫蟲小技的文學而它為彫刻的智力。我寧願是一無智的人，而不情願智慧非由快樂的情感中體驗到。心情閑適的微笑與艱澀的苦笑那一個更令人自感到聰明呢？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午間馮慧根到學校找我，她誠心在同學面前對我顯出親熱，我真恨她不過，我一點不愛她却又不決然拒絕。和她在一起我確感到彷彿脚踏到泥塘裏去的苦腦，時時驚覺着我的負罪的感覺，尤其在我對家裏人有點內心的傷害以後，我就更覺得是我的罪過。我真願有一枝文學家的筆將她描寫一番。

她的服裝及一切婦女瑣碎用品，上自頭髮下至鞋都是極盡奢華與時髦的，雖然那些對她一點也不美麗，然她尚說學校不讓她們穿這個不讓她們穿那個，不讓她們作這不讓她們作那，而她們不得不尊照着，可是依我看她沒有一件她想穿的衣服未穿，沒有一件想作的事未作，她愛曬曬，愛怪聲叫喚，慣於說看不起人及自大的話。她對於功課也是這樣趕時髦；大家都公認重要的功課她便不落後地對這門功課致其傾慕。她最喜歡的是英文，可是她的英文糟不可言，她却不管這些，而從書包裏拿出一本一個中國字也沒有的英文書來揚揚自得地說：

『我是我補習的英文書，是我特別託人

從英國買來的，中國買不到的。跟着即說明這書值幾先令幾辨士，合中國錢若干，而這幾先令幾辨士便是她的學問，假使她的富誘惑性的手巾印上字可以讀的話，那末那塊手巾一定也進了學問的領域罷？

我看見她書包內有一本小說『一天的工作』我問：『你也愛看繙譯小說嗎？』

她說：『不是愛看，大家都看便不得不看，有時絲毫都不懂也得裝作懂地看下去，真是痛苦。』她所說的話中我要以為這一句是最聰明的話。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先父親和我高興地談着，說到一個議論分歧地方父親這樣主張：假使你有錢為什麼不能幫助窮苦的親戚呢。父親幫助窮苦的親朋已經太多了，每月給他們一定數目的錢，這使得他們視為應當的了，若再不給，他們簡直以為侵犯了他們的權力。我便說我們不應輕易幫助人家以造成有倚賴性的人。父親突然暴怒勃發起來：

『真可笑！我的兒子永不向着我而向着別人。我就是這樣；你不讚成我便愛到那里到那里，現在你既仍不能獨立，便我說什麼

是什麼？」

我也生氣起來，我固是人的兒子，但意志是自由的，並且我只按原則說話，我若愛父親便希望父親是正直的人而不是暴君。平常我說了比這次更厲害反駁的話，父親也很少發脾氣的。

許多年來父親為家中奔波，感覺早已遲頓起來，感情也機械化了，一家人都能找到適於自己的娛樂，每當閑暇或放假日子各人全忙着自己快樂的事，只有父親已找不到能令自己沈醉的事了，看看各人所沈醉的事都加不進去，那樣子猶如一隻失巢燕子飛到別的燕子的巢旁發現不是自己的一種無家可歸的悲哀相。這時我不期然想到父親所要的並不是意志的辯白只是感情，我心中有一種聲音叫道：「爸爸我錯了，不要拿我說的話當回事」。但是我的嘴却無勇氣說出來，我的憤怒早已消失了，深深地慚愧於自己的懦弱。我偷眼看則見父親極力平抑他喘息的呼吸，臉相則愈益蒼白瘦弱了，交叉着兩手，此時房中只有我們二人，他來往蹣跚着離我越來越近，終於停在我近傍，這樣說了：

「問你你不是要作一身西服嗎？」

「我並不想作什麼。」

父親祈求地說：「好孩子不要那樣說，你確是要作那身衣服。就是爸爸說了什麼不好的話，也總不是願意說的。」

我的悔愧益發使我無向父親悔過的勇氣。「就是作也不能立刻去，我一點也不想

出去。」

「爲什麼不能？聽話走罷，散遊散遊得了。」父親見我有意去，帶着漸見增加的向我道歉的熱情勸誘着說。

在一家西服店我定作了一身藍色呢西服，付了定錢走出。父親以爲他已作了他能作的了，儼然他已補償過了，假如他真有應該去補償的事，便重迷失於一種茫然的感覺中了。從此就是這衣服作來父親也再想不到關於這身衣服的什麼事了，僅不過意識到這是他血汗掙的錢所換到的東西罷了。

我已決定年刊上的相片穿西服照。這身衣服我是以全心悔罪的感情去愛護它的。

十二月一日

馮慧根約我今日午後放學到英林號咖啡館去，真莫明其妙，她有什麼話要說呢？這些女子慣於在瑣碎的事上加些驚訝便以爲是神祕了，他們腦中儘是玩藝兒的念頭，值不得去想。

馮慧根已先在英林等我，她滿臉有嚴重事情的作做表情，像極了在演什麼戲，我吃了一驚：「發生什麼事了？」

她滿臉悲苦地說：「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不要驚訝還要原諒我！我已和人訂婚了，可是我是愛你的，我知道你也和我有感情，讓我們以後仍維持友誼好了。」

「誰告訴你我和你有感情？我和你在一起不過是可憐你！」我跳起來說。我自己都莫明其妙當時怎麼想到這些話的，「你若以

由此剪斷

定單

茲定閱 中國文藝 第 卷第 期起至第 卷第 期止  
共 冊計洋 圓 角 分整隨函附上  
即希查收按期送寄爲荷 此致

書寄至

訂閱者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由此剪斷

爲我和你同臺作戲，作你浪漫戲中的一個傀儡，你大錯特錯了，我和你在一起不過像你帶着你的皮包一樣。」

她氣急敗壞瘋狂地站立起來，我也嚇昏了，以爲她必向我撲打過來，但她僅急促而嘆聲說：「問松，你敢！你敢！……」便抵抗不住自己的憤怒悲哀坐下來哭了起來。真像要起一場暴風雨，誰知只有暴風雨的一個兆頭，便又過去了。

我趁機走了出來，連一刻鐘都沒有而把我心中隨時都在想着應該停止的事停止了，把我一向以爲累贅的重壓擺脫了，從此我對家裏人不再有負罪之感了。

十二月七日

今日開始練習溜冰，我儘跌跟頭了，也沒注意有人叫我，男明星趙樹森從我身旁溜過時向我說：「有人叫你呢」我才聽見一種熟膩膩的聲音。馮慧根穿着學校制服，上面罩着一件猩紅色短絨毛衣，手帶着紅色大邊手套，腳上穿着同樣顏色的短襪頭，這麼一個又矮又胖的人穿着一身紅，十足像一個洋娃娃，我簡直要笑出來。她臉上的神氣就像我們之間未發生過什麼事一樣。別看她身軀肥胖運動起來倒很自如的。她把一個正在溜冰的高大男子介紹給我說是劉先生，一定是她的未婚夫了，她的態度像突然站得比我高大了，我作了一個極不屑的姿勢，自然我是毫不在乎的。他們兩人都顯得彼此需要的樣子，不過他太高大而她太矮胖，兩人在一起

有些滑稽相罷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許多日未記日記了，每日看見它便彷彿對着應得應付的功課那樣。

我們無論對於什麼問題學說及意志——已經實行的及未實行的都是略具雛形，我們惟恐落人後呀，便形成這樣一個略具雛形的社會，而我們便以這雛形爲得意了。人家告訴我們這個學說已成過去，現在已進到別的階段了，好，我們便直接追那當前的潮流。表面上我們似乎在走捷徑，其實只是飄忽的懸空的從上浮過去，一步也未走。我們缺少那成爲進步社會的基礎與原質——就是需得完成的社會進化之歷程，於是社會便成爲病的了，猶之人缺少某種維他命一樣。我和馮慧根的情形是可笑的，可是我們社會的諸種情形並不比我和馮慧根的情形強得多。

據說現在個人的自我意識消滅於更大的集團意識了，可是我們尚未經過自我及個性發達的時期，我們既沒有個人的自我意識也沒有團體的意識，並且我們的環境也沒有培養，所謂「自我」、「個性」及「團體」的意識所需要的那種氛圍氣，我們只是被擁擠着自己也不知道走的那一條道路。中學生的情形就是如此呀。我已決定了不管暑假能升學否我要休學一年，以便認識我自己及四圍，兼修養身體：近來我是覺得我的身體在衰弱下去。戀愛與上進都是健康人的事。承認自己是病了才有痊愈的可能，以上的一些日記不過是一個病的記錄而已。

# 中國文藝

## 國內外各埠代銷處

本市	外埠	滿洲	日本	朝鮮	合
北京：各大書店書攤	天津：市內各書局 法租界大業書局 青島：敦源書店·泰記書報社 南京：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部 上海：三通書局 濟南：新民書社·東方書社 保定：志榮齋南紙店 唐山：榮新書店 漢口：中聯社事業部武漢總分銷所 廣州：市內各大書局 廈門：市內各大書局 通縣：震英書局 張家口：蒙疆文化書局	錦州：朝陽盛京時報分館 連州：大阪屋號書店 旅順：北京實報大連分社 奉天：大阪屋號書店 吉林：裕興書莊·松江書店 營口：豐樂商店 新加坡：大阪屋號書店 明文社 益智書店 哈爾濱：滿洲書店 齊齊哈爾：康德商店 金洲：振化文具店	東京：三省堂 大阪：大阪屋號書店	京城：人文社·日韓書店 釜山：吳竹堂書店 平壤：積文堂書店	台北：日光堂書店 台中：中央書局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隨筆，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二元至六元，特殊稿件另議，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號七 八 字 民 證 記 登 部 政 內 刊 本)

### 目價告廣

附註	普通	裏封面及目錄前	底封面		地位			
			一	二	全	半	四分之一	面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套	套	套	套	套	套
	四〇元	六〇元	一〇〇元	一二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三〇元	一〇元
	二〇元	三五元	七五元	四五元	四〇元	二〇元	一〇元	五元
	一二元	二〇元	三五元	四五元	四〇元	二〇元	一〇元	五元

本刊郵費：北京城內一分，城外一分半

### 刊月藝文國中

號三第 卷二第  
行發日一月五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編輯人 張深切  
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中國文藝社  
電話 東局六三九九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宣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人書店  
電話 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 西局二一三〇號

### 價 定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零售	一	三角五分	一分半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二元	在內	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四元	在內	一元三角
每月一册 一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本刊所登載之各種廣告均由北京華洋廣告社供給

# 平 平 治 鞋 院

履 革 女 男 西 中 補 修 器 機  
起 即 補 即

PINPING SHOE HOSPITAL PHONE (E. O.)  
1 2 1 MORRISON STREET 2603

Shoes Repaired While You Wait.  
We Repair Your Shoes by Modern Lock-Stitch  
Long Wear, Great Comfort.

號 一 十 二 百 一 街 大 井 府 王

**北京華洋廣告社啓事**  
本社承辦中國文藝月刊廣告事宜  
請各廣告刊戶逕與敝社函洽爲荷此致  
△本社地址前內司法部街鑾與衛夾道二十八號  
△本社專登電台電影各種新聞報廣告繪畫精美廣告。  
附告  
翻譯廣告迅速價廉約期不悞。  
經售加來斯自來水鋼筆。美術名片。函購加郵五分。

**京北小峰醫院**  
▲內科 ▲性病 ▲小兒科 ▲戒毒科  
院址 北京王府井帥府園西口  
六八五二局東話電

**北 京 唯 一**  
**知行書紙文具商行**  
西 單 北 大 街 電 二 五 九 二  
經營各種書籍  
自運歐美文具  
承辦鉛石印刷  
發售中西簿記  
教育用品齊全  
體育運動器具  
承蒙諸君惠顧  
取價特別克己

**雙 眞正立止醫癩無**  
**瘋羊癩**  
羊癩瘋原分五種風火  
驚氣痰氣鬱橫解怒忿不  
舒痰迷心竅犯時項歪斜  
洽從後脊上沖頭昏忽然  
倒地四肢抽縮不省人事  
口吐涎沫怪聲有每月犯  
一二次者每年五六次者  
服此丸一料立愈重者兩  
料除根治淨永保不犯每  
料二元各界如有癩瘋  
大症 耳 聾 年 新 多  
定日 耳 鳴 年 老 多  
保好 耳 鳴 年 老 多  
雜音經過千方百藥久治  
不愈做堂一元保好重者  
三元除根聽普  
清亮每盒一元  
底 元 每 料 三 元  
油 底 元 每 料 三 元  
八角保愈準好重者一元  
二角除根不犯每瓶四角  
外埠函購加洋三角滿洲  
國加五角▲總批發處會  
賢堂北京和外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梁家園東口外  
路西

**正風打字科**  
職業補習學校  
招男女生  
隨時報名上課  
男女分授  
附設  
簿記班  
同胡才關單西：址地

介紹北京  
專門打字  
學校  
校址：  
宣武門外  
德勝門  
九號

**青 年 皮 鞋 商 店**  
專做男女皮鞋  
特色 經濟 美觀 耐久 修理 舊鞋  
地址 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路北  
乙字十七號



**恒陸線花店莊**

自運華洋雜貨織物香品  
 針線縐帶花邊繡線繡絨  
 杭絨金線金邊光片花邊  
 鑲嵌珠石戒指耳鉗童裝  
 繡枕鞋面各種禮物禮盒  
 禮券凡居旅各界用品無  
 不精美齊全歡迎試購參  
 觀貨高價廉

北京前外大街同口

**明 明 公 司**

譽滿全國  
 眼鏡大王

西單北大街  
 規模宏大  
 設備完善  
 誠實賤賣  
 配鏡準確



全國紙店書局均有代售

廠址  
 北京 濟南  
 安內 魏家莊  
 東三三五八  
 電話七九〇

經售本日書籍雜誌

**人 人 書 店**

北京宣內大街九二  
 電話三〇五三

張我軍著  
 標準  
**日文自修講座**  
 前期四冊(口語) 定價各一元  
 後期一冊(文語) 定價各一元

洪炎秋著  
 英文法比較  
**日本語法精解**  
 定價二元

**現代日本語法大全**  
 分析篇 定價一元二角  
 運用篇 定價一元一角

# 長壽自威



胃腸榮養

# 素若

未物「神帶春日親愛  
 來若素給日之神愛  
 有的幸福，你們的孩子  
 將良好的一種件長春們  
 事將來做的發育，種素把命百春日之  
 中春業日的人個健全，敏在的未來歲日之  
 若各瓶地若的快。現全的敏捷的的的的  
 北製各藥房均元藥！在的更祝福偉大，希禮  
 新開東藥房均有代售  
 路單公司代售





張小姐造象

高級大攝影室  
最新採光最柔  
京市唯一佈置

君之美點

請到

藝術宮攝影

愈增明顯

地址：北京東單三條東口內

長命牌

# 維他賜保命

九注射劑

本品係動物之辜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 Vita-Spermin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